

卷五 上告御状

为儿女，决雌雄。理在手，当太公。

王乾为了儿女事，要和亲翁决雌雄。

人间讲的情和理，有理重孙当太公。

上册讲到元阳真人把慈贞小姐度到北海浮山修道，金宝老丞相张贴告示寻找儿媳，此话丢开不表。单说王乾在广南上任三载，复任三载，六载完满，一心谢事打转。当地百姓见他为官清正，又再三挽留不住，就不迎新官，先送旧官，将王老爷送上舟船。众百姓依依不舍。

好一个清官王老爷，倒贴银子坐衙门。

真是夏至难逢端午节，百年难逢王大人。

王老爷站到船头摇摇手，嘱咐大众转回程。叫他们乐守田园，细作精耕。

三十六行总好做，不要做违法犯人。

父慈子孝千古道，忠君爱民牢记心。

众百姓打转，想起王老爷在此为官公正廉洁，爱民如子，就在东门外造起一座王乾庙，用檀香紫木雕起王乾金容相。

百姓不忘老爷恩，初一月半去了心愿。

王老爷带了百姓赠给他的万民衣、万民伞，乘船回转。

船头分开千层浪，水路滔滔转回程。

陆氏夫人见王老爷回来，吩咐安童、梅香拈香执帖，出门迎接。陆氏夫人走到滴水檐前，一把搀住王乾。二人携手同行，来到高厅，先茶后酒，讲不住口，叙述六载离别之情。忽听门外人声喧哗，老爷问：“夫人，门外怎有许多人的？”陆氏说：“这是左邻右舍听说你老爷回转，那些张家侄男，李家侄孙，都要来看你。”老爷一听，就说：“这些侄男、侄孙都已长大成人，我不认识了。”随口就吟——

老夫六载在他乡，岸边杨柳长成行。

陆氏亦道——

门前红梅多结子，宅后绿竹添新篁。

王乾听了这一声，腮边不住泪纷纷。

陆氏问了：“老爷为何眼泪珠抛？可是遇到不顺心的事？”王乾连声叹气：“咳，看到隔壁顽童多得很，就想起你我没得后代根。”陆氏说：“啊呀，老爷你六载不在家，我倒忘记我家金福小婿和慈贞小姐的事了。”夫人提到这话，王乾问：“他们生到几位甥男，几位甥女？”陆氏叫声：“老爷！”

小姐出嫁六载整，不来不往到如今。

老爷说：“夫人，你的心太狠。小姐嫁到相府六载，你总不接他们回门？”陆氏说：“老爷哎！

我本想接她回门转，又少支宾待客人。”

王乾说：“既是如此，我不回来则已，既已回家，一定要把婿女接回门才是道理。”随手吩咐安童备四道名帖。安童说：“接姑娘、姑爷用两道名帖就算客气了，为何要备四道？”“安童，你不晓得，我家这门亲是一倍亲来几倍亲。一道名帖到东门拜请熊总督；二道名帖到西门拜请桂翰林；三道名帖到相府拜请亲翁母；四道名帖把女婿、女儿接了转回门。”安童说：“老爷言之有理。”连夜备起四道名帖。老爷一早梳洗完毕。用过早膳，整整衣帽，备了两项

轿子，辞别陆氏夫人——

王老爷乘轿就动身，去接婿女骨肉亲。

路上行走来得快，祠山殿对过是城门。

老爷来到城门口，城里城外闹盈盈。

王老爷来到东门辰光虽早，上街的人竟也不少。挤如也，抑如也，推不走，轧不开。安童放声就喊：“让开，让开，让我家老爷上街。”旁边就有人说了：“啊依喂，吓煞人，大不了是个四品谢事太守，摆出这种排场来吓唬哪个？不要睬他。”老爷一看：“安童，抵不得我在广南，当方土地当方灵。这次回到老家，对乡亲故里要放客气点。长者叫伯伯，少者叫叔叔，和尚叫真人，道士叫先生。”

嫁过的少妇叫贤嫂，高楼上小姐叫千金。”

这遭，安童忙向前，对街上的人打躬作揖，招呼不歇。大众一听，倒蛮开心。众人忙着让车子，顺担子，搬摊子，腾出一条路来让老爷轿子进城。

老爷轿子进东门，乌鸦在头上喊三声。

老爷进东门抬头一看，望见城墙上贴的金相府告示，随即吩咐安童住轿。安童把轿帘落平，老爷步出轿门，摸出二铜钱眼镜一戴，看看金相府出的底高告示？只见告示上写道：“当朝一品。”“唔，亲翁官高极品，口气不小哇！”“同缘钱氏。”“嗯，拿亲家母出来摆架子。”“终年所生三子。”“亲翁，你哪里还有三子？我有半子份哩，你只有两子半。”“长子习文。”“嗯，金家长子莫非科相啦？”“大夫接本。”“哦，还是个接本御史。”“次子习武。”“大概次子封了侯位？”“边关总兵。”“唉，还是总兵之职。”“三儿年轻。”“啊呀，我的小婿可能中了状元？我不曾带贺礼来呀！”“一不学文。”“倒是能够吃苦，跟他二哥习武。”“二不学武。”“作兴他的发财心重，走商贾之道。”“懒读诗书，吃素修道。”“……啊呀，小婿你年纪轻轻，不帮皇定国，为社稷出力，反替佛面增辉，这就奇了。”又往下看：“被父责打。”“打得有理，养儿不教，父之过也！”“关进马房。”“啊呀，这就错了！”

不是盗来不是贼，因何押进马房门。

“受刑不过，黑夜私盗库中金银，贿买安童，带妻逃……”

一个“走”字不曾念出声，急得头上汗淋淋。

老爷一想，不能有失官体，揩揩眼泪再往下看。“带妻逃走，不知去向。送信者赏银五百，送人者赏银一千。若藏匿金家儿、媳，一旦查出，满门抄斩……”

王乾将告示看完成，鞋尖蹬破两三针。

王乾说：“安童，替我打点烧酒来。”安童打来烧酒，王乾用酒对告示上一涂，就润潮涨糊；酒对告示上一喷，告示从墙上起身。叫安童细心点，从四角上对中间掀，整整端端不破边。王乾把告示折好，当个宝，对拜盒里一塞，打发安童将轿子抬了打转。安童说：“老爷接姑少爷还不曾进他门，怎又叫我们转回程？”老爷说声——

安童哎，我今轿子进东门，乌鸦在头上叫三声。

金家私杀儿媳妇，这件冤枉海能深。

俗话说：人来投亲，鸟来投林。

我女儿、女婿总不在，我到相府里会何人？

老爷乘轿回家转，一路啼哭泪纷纷。

王乾来到自家门前，陆氏夫人老远就喊：“老爷，可曾接到女儿女婿？”王乾不作声，走出轿门来到高厅。陆氏又问：“女儿、女婿怎没来的？”王乾说——

夫人哎，要知婿、女今何在，拜盒里面看分明。

陆氏打开拜盒，拿出告示从头看起，一直看到底。

一张告示看完成，哭死过去又还魂。

陆氏说：“老爷，你说我家婿女还在不在世？”王乾说：“看那告示口气，十有八九是被金家杀害了。”陆氏一听，又放声大哭——

老爷呀！我的婿女死得苦，你要替他们把冤伸。

宾州城里告一状，伸不到冤枉不休兵。

王乾说：“夫人，金丞相官高职大，别说县里，就是州府衙门也告不动他。夫人哪！到六部三司去告状，也等于告诉面糊盆。”

陆氏说：“我家婿女死得不明不白，伸不到冤就这样拉倒？”王乾说：“夫人！要替婿女把冤伸，御状要告到午朝门。

只恨我官职还嫌小，不敢闯进帝王城。”

陆氏说：“就这样轻放他，我们不气死他金家脚丫里！”王乾一想：“罢、罢、罢！不提伸冤也就算了，提起伸冤，就要拼得一死。不然，人命不如畜生，下官还有日子过？夫人，叫安童搬块门板搁在高厅上。”安童搬来门板搁好。王老爷梳梳头，洗洗脸，整整衣冠，跑过去直笔笔对门板上一躺，叫声：“夫人，你替我头边点上一盏火，脚边点上一盏灯——

进京告状未知死来未知生，你望我面耳鼻舌根。

赢了今天是再生日，死了就算是周辰。”

陆氏说：“啊呀，老爷你还不曾进京，怎做出这不祥之事的？”“夫人，你要晓得，我官卑职小，动御状告金宝，就等于庶民告县官。如果万岁明察秋毫，依理而断，还能赢得金宝；倘若皇上徇情，包庇丞相，我就难有性命打转。所以，我今朝出门，生死难料！”

我拼一个五十六岁王太守，碰碰他当朝一品官。

陆氏说：“你进京我有几句话奉禀：

得收头处且收头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

话到嘴边留半句，理到七成让三分。

不要让天子审翻了案，我王家就无人把冤伸。”

老爷吩咐安童请来三代宗亲牌位，跪下灼化纸钱，告别祖灵。他一边化纸一边哭——

叫一声宗亲呀，你在则为人死则为魂。

我到皇城把状告，宗亲要做领头人。

又叫声金福和慈贞，你们阴灵跟我上皇城。

恐怕我在殿上“冤枉”二字喊不出，你们要照应我二三分。

白纸钱灼化蓬蓬飞，王老爷越哭越孤凄。

王乾别了祖，备了银子，上了轿子。陆氏送他动身。送到门口，陆氏说：“老爷哎——

我理当送你二三里，鞋尖足小步难行。”

老爷哭上阳关路，夫人哭回绣楼门。

老爷在路行，沿途莫稍停。

为了伸冤事，连夜赶进京。

在路行程数日整，赶到天子外罗城。

皇城景致无心看，要寻招商店堂门。

安童说：“老爷，外面辰光不早，我们肚子不饱，要寻个饭店才好。”

穿街过巷来得快，到了招商客店门。

安童对老爷说：“俗话讲：生处好赚钱，熟处好过年。老爷前年进京求官是歇在张都司饭店呱。那时你官运不丑，升到皇堂太守；这次进京告状，我看还是住宿在张家为好。”老爷答应。随手来到张家门口，恰逢堂倌出来拉生意。口中唱道——

可有伸冤理枉人，来到京都帝王城。
外面已经夜黄昏，歇宿我家店堂门。
状纸呈上金銮殿，打赢了官司转家门。

王老爷一听，喜之不尽。这叫来得早，遇得也巧，第一个吉兆讨得蛮好。就吩咐安童住轿，把铺盖行囊，搬进店堂。

流水簿子登过号，客堂里面暂安身。

张都司老板见客人一到，眉开眼笑，倒杯香茶双手奉上：“请问客官尊姓大名，家住何处？”老爷说：“店主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是广西宾州王乾。”“啊呀，原来是王老爷，久违了。王老爷，你那年进京科考是白面书生；前年进京求官的时候，胡须儿才露根；今朝见面看你额角上露筋，想必在广南为百姓操尽了心！”王乾一听，凄然下泪：“店主呀——

这次进京非别事，只为婿女把冤伸。”

张都司说：“王老爷，你且住下休息休息，这事么，须从长计议。”王乾吩咐安童拿出散碎银子，到街上买三尺六寸黄绫来写状子。安童对老爷说：“我们不要乱用钱，这场官司弄不好要拖好几年。写状子么，买张呈文格式纸就好了。”老爷说：“安童，你们不懂，对官府衙门里送的叫稟单，对金殿上奏的叫本章。写本章一定要用黄绫才好。朝中三百文官，二百武将，八大朝臣，九卿四相，大家总要看的。这遭，你一看，他一转，转到万岁手里就成破纸。状纸不好，皇上见恼，挨他撕掉，只好拉倒。”安童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即刻去买。”一歇辰光，安童把黄绫买进店堂，交与老爷。王老爷取出文房四宝，磨磨“大阁香”，笔头掭掭尖，想上大半天，状子草稿才成篇。安童说：“老爷，慢点眷正，先念给我们听听。道理说透点，证据摆足点，一字入公门，千斤拔不出。”“安童，你们懂底高？”“老爷，你为官虽好，在广南办案子也有时候弄错了呱！那时，小人不敢作声。”王老爷哈哈大笑。心想：“这倒也是。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，愚者千虑，必有一得。”就说：“好的，我就念给你们听听：‘具状人广西宾州极乐村人氏，姓王名乾，状告金宝私杀儿媳一案。罪臣王乾，同缘陆氏，终年所生一女，名唤慈贞，许配金丞相的三子金福为妻。太师亲口所准，将金福送进王门招婿为嗣，在则养老，死则殡葬，传接王门香烟后代。不料丞相倚官仗势，硬将小女娶过门庭。过门六载，不准婿女回转王门。罪臣蒙皇恩浩荡，升到广南为官六春，官任圆满，回归故里，迎接婿女不到，只见金府告示张贴四城，假言寻找儿媳，诬其私奔，实则谋杀已久，掩耳盗铃。金家杀其一子，尚有两子，而杀其一媳，便绝我王门九族宗嗣。伏乞圣天子作主，在要还人，死要还尸，埋入土中要还坟墓。或见其人，或见其尸，方可结案。’”安童说：“老爷写得不丑，言短意达，着实好眷正了。”

王老爷提笔忙眷正，心里像插进万根针。

安童倒杯香茶，劝劝老爷：“不要着慌，眷写清爽。”

一张御状写完成，专等五鼓进朝门。

东天刚刚发白，王乾就来到午朝门外。这时正是皇上坐早朝。

王乾舍死忘生，歪歪斜斜爬上金銮殿，冤枉喊得不绝声。

众位呀，王乾告状运气丑，状子偏偏落在金宝长子接本御史的手。金大夫逢三、六、九日接本，那天正是初三日子。这天他接到四道本章。第一道是东台御史报旱荒；第二道是西台御史报水荒；第三道是罗大夫告宋大夫吞吃皇粮；第四道是王乾的状子。他不知道王乾告他的父亲。翻开来看，上面写道：“广西宾州人氏。”心想：啊呀，是我同乡人。再看“姓王名乾。”啊呀，此人是我三弟的岳父。他不晓得我在京里做内京官，有什么事怎不与我讲讲？我不但能准，而且受本。再看他告何人？是金宝私杀儿媳一案。“不好了！”

爹爹在家闻了祸，御状告到紫禁城。”

金大夫想：我要是尽了忠，就不得尽孝；尽了孝就不得尽忠。尽忠的话，我就要忠心耿耿将御状呈上殿前，我父亲就要吃人命官司；尽孝的话，我就要将状子抽掉，那王乾又要枉吃辛苦。

金大夫一时难转弯，横也难来竖也难。

金大夫想：我必须做到忠孝两全，暂时抽掉状子，回到自己朝房用轿子将三兄弟的岳父接过来，然后再将父亲接得来。

请六部大臣说场和，省得两个亲家动干戈。

金大夫随手把王乾的状子并并折折，对靴筒里一塞，用手一指：“王乾退后，午朝门外候批！”王乾心想：乖乖，还算运气好，不用坐罪。回转客店不提。再讲金大夫将那三道本章呈上龙案：“万岁，本章在此，请我主观看。”圣天子接过本章一看，第一道报旱荒千里，除六准四；第二道报水荒六县，除四准六；第三道报罗大夫告宋大夫吞吃皇粮。万岁说：“金爱卿，宋大夫可能有些账目不清，人家猜疑，你奉孤家旨意到六闸京口去整饬宋大夫的账目，速速毋迟！”金大夫谢主隆恩，到六闸京口查账去了，却忘记了王乾告他父亲一事。再讲王乾回转饭店等候批文。眼睛一眨，到了初八，立即启脚，来到午朝门口一看：东台报旱荒，除六准四；西台报水荒，除四准六；宋大夫吞吃皇粮，派钦差大臣去六闸京口算账。左望右望，没得对自己状子的批文。心想：啊呀，莫非下任官告任上官要压下期？一期是五天，王乾仍然回转客店等候。眼睛天天翻，指头天天扳，等到十三，又到午朝门张看，还是不见他的批文，就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万岁，我川资带得不多，不要看我不化多少钱，经不起你拖几年。”没法，只好又回转客店。眼睛一眨，又到十八，王乾又到午朝门口去望，仍旧没有对他的批文，依还又回客店。王乾想想伤心，眼泪倒抛下来了。叫声：“万岁呀，自古有言——

求官不到还文章，告状不准还禀单。

御状呈进三期整，是凶是吉没下文。

恨不得爬上金銮殿，拼得不要命残生。”

王乾来到午朝门口看看，又没下文，就放声喊冤。这时，正逢吏部张天官退朝打转，经过午朝门口，听到有人喊冤，就吩咐脚夫住轿，问：“谁人拦轿喊冤？”众位，王乾虽是张天官的门生，倒有七年不曾见面了，也不晓得轿子里坐的哪位大官。随手上前叩头，叫声：“青天哎——

小人有件不平事，要请大人把冤伸。”

张天官问：“你家住何方，姓甚名谁？”“大人，下官家住广西宾州，姓王名乾。”“啊呀，他是我的得意门生。”便说：“王乾，抬头看我！”王乾叫声：“青天大人哎——

雷阵渥闪我常常见，不敢抬头见青天。”

张天官又说：“恕你无罪，抬头见我。”

王乾抬头眼一睁，恩师连连叫几声。

张天官说：“门生你何苦哇？别人有冤难伸，你愁底高？你的同乡金丞相是当朝一品，就是他们父子三个不帮你忙，还有我呢！告诉我听听，你究竟有什么冤枉？”“先生，我是要跟你讲讲哩。又怕要连累于你。我不告别人，告的就是金宝。”“啊呀，你告金宝？真是老鼠想娶猫——胆子倒不小。你告他何来？”“先生，我告他私杀儿媳。”“错的。儿子是他养的，媳妇是他娶的，关你何事？”王乾叫声：“先生呀——

他杀一子我有半份，杀媳是灭我后代根。”

张天官说：“如此说来，金家儿媳就是你的婿女唷？”“先生，你倒忘了，当年我到相府朝房求官，他请你为媒，我不敢推违。”“啊呀，如此一提，我倒想起来了，当初不是说好太师的三子送到你家去招婿为嗣的？”“先生，当时是这样提的，你也这样讲的，他也这样允的。后

来，他仗官高势大，硬将我家小姐娶过门庭。过门六载，未回娘家，竟被他私害掉啦。现有他家告示为凭。”“门生，你进京几天啦？”“有半个月之多了。”“你的状子何时呈上的。”“先生，已有三期了。”天官屈指一算：“一四七、二五八、三六九……啊呀，门生，你的状子落在金家长子的手里了！”王乾一听，不好了，急得困下来就滚——

抛三抛来滚三滚，告示失落在地埃尘。

张天官说：“门生，你不要哭，你第一张状子不准，第二张状子可曾写好了等？”王乾随手把告示捡起来，双手捧给张天官——

先生呀，这是我婿女阴灵来送信，要请大人把冤伸。

张天官接过告示，从头看起。看完以后，说：“门生，没有这张告示没办法，有了他丞相这张亲笔告示——

白纸黑字作为凭，海底里的冤枉总理得清。”

“门生，你不晓得啊，金丞相父子三人在朝做官，目中无人，一手遮天，哪个也不放过。去年外罗城有场人命官司，不曾经他父子手，他老老诚诚揪住我吼，险险乎要摘我的乌纱帽。”说到这里，天官用手对告示上指指：“金宝咬金宝，你终究也有这一天！”

只说你金家永世挂了无事牌，今朝也碰到我手里来。”

师生二人来到天官朝房，天官问：“你的御状草稿可在身边？”“先生，在身边哩。”随手摸出来送到天官面前。天官上下一看：“门生，状子写得不丑，就是还差一点点：上面少个锥子头，下面结尾不得劲，中间少两句紧要话。你看，还是你重写一张，还是我帮你写？”“先生，就劳你大笔。”“不过，门生，我只能帮你起草，誊正要你自己来。要是让金大夫认出我的笔迹，他要记我的仇，跟我做对头。”“好的，先生你写我誊正。”张天官说：“这张状子一开头就要用锥子头锥住他。开头这样写：‘救死拯命，替鬼伸冤’。万岁看到这样开头，一定要说：‘替鬼伸冤是为民不为己，告得在理，断不怪你。’接下去再写：‘具状人广西宾州人氏，姓王名乾，含冤负屈，控告金宝私杀儿媳一案’。这样，你告的是谁，状纸上就清楚了。下面写：‘罪臣王乾，受恩广南太守，同缘陆氏，终年所生一女，名唤慈贞，许配金家三子金福为妻，由张天官为媒，此为人证；金丞相亲口所准，愿将其三子送进王门招婿为嗣，在则养老，死则殡葬，传接王门九族宗嗣。岂料丞相不尊皇道，倚仗高官大势，硬将小姐娶过门庭。过门六载，未许小姐回门省亲。下官受皇隆恩，在广南连任六载，官任完满，谢事打转，回归故里。迎接小姐不到，只见金府告示张贴四城，名曰寻找儿媳，实则谋杀已久，以此掩人耳目。他杀子是轻，杀一子还有二子；害媳是重，杀一媳便绝我王门后代。谨兹仰求皇恩扶法。他金家对我婿女，在则还人，死则还尸，埋入土中，还我坟墓。或见其尸，或见其人，方可结案，微臣拈香奉禀，伏乞我主龙笔超生。’门生，这张状子你看可好？”“先生，你才高识广，门生所不及也。”“门生，状子写得虽好，还要把这张告示贴附在后面作为物证，它是丞相的亲笔，到时候他要赖也赖不掉了。”

第二张状子写完成，告示一张紧随跟。

师生作了大半夜，只等五鼓进朝门。

次日清早，师生二人一同来到午朝门外。一群上朝的大臣就问张天官：“这是你的何人？”“众位年兄，他是我门生王乾。”“他跟你上朝做底高？”张天官说：“告御状。”“告哪个？”“告金宝。”大家提到告金宝，总说告得好；听说告金宝杀儿媳，个个都愿意帮王乾出力。天官说了：“众位年兄，不要你们助钱，只求你们帮言。”

耳听一声钟鼓响，大开龙凤两扇门。

张天官说：“门生，你在门外看好我，我对你一相，你就喊冤。”张天官和众大臣徐徐步上金殿，二十四拜，参见礼毕，各自分两边站立。高祖皇开金口：“众爱卿，有本早奏，无本退

朝。”王乾在午朝门口对里一望，金殿两旁刀枪剑戟，雪亮堂堂；文官像菩萨，武官似虎狼，他吓得不敢上殿！张天官想：王乾如果再不上殿，马上就要退朝啦。他随手转过身，头对外一伸，眼对王乾一相，王乾随即整整衣襟，壮壮胆子：“冤枉呀！”

战战兢兢爬上金銮殿，冤枉喊得不绝声。

今天正好是张天官值日接表。王乾对张天官面前一跪，双手呈上状子。这张状子张天官一手所造，他不用看就呈到高祖案前：“万岁，广西四品太守王乾喊冤，有本上朝，仰乞龙目观看。”开头是“救死拯命，替鬼伸冤”。天子说：“替鬼伸冤不是为己，告得有理！”天子又往下看：“具状人广西宾州人氏，姓王名乾。”天子说：“嘿，你王乾在广南为官，为何来替鬼伸冤？你到底是阳官还是阴官？”万岁又往下看：“含冤负屈，控告金宝私杀儿媳。”看到这里，万岁把状纸对下一搁：“岂有此理，金宝乃当朝宰相，有功之臣，哪有杀子害媳之理？”说着，将状子对前一推——

以下犯上告不得，状子拂落到地埃尘。

众朝臣看看高祖皇不纳本，就怕告不准。你对我相相，我对你望望，没人敢上前捡状子。张天官今天值日接本，只有他去捡状为宜。张天官没法，只好自己上前捡起状子，一跪三叩首：“万岁，还望龙目细看，王乾他究竟受了哪些冤屈？”高祖皇又往下看，一目到底，觉得此状不可受理；如果受理，不但金宝要挨斩首，还要连累到两个儿子——

孤家失落他父子人三个，似失擎天柱三根。

万岁将状子一拂：“下官告上官告不得。”他惟恐朝臣还要奏本，又重申几句：“告不得，告不得，告不得！”众朝臣面面相觑，各自心中有数——张天官说的，不要我们帮钱，只要帮他一言。于是八大朝臣一齐跪在殿前：“万岁息怒。下官告上官只要告得有理，就可告得。”这遭，东殿文官，西殿武将，大家齐心，异口同音：“皇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，小官告大官只要告得有理，告得、告得、告得！”

万岁坐在龙椅上，横也难来竖也难。

天子一想，天有六空，地有六水，君有六部，臣有六房。没得六部大臣帮忙，孤家怎好为皇？张天官顺势又将本章捡起，呈上龙案：“请万岁三思，王乾敢动御状，其中必有深冤。”万岁将状子一翻，反面还有一张。众位，反面一张是附的金家告示。万岁将告示看到底，也觉得王乾告得有理，自觉于心有愧。先命左右殿官听令，将王乾送刑部关押坐罪！再御笔一批，唤出张千、李万、陈龙、赵虎四员校尉，立拿金宝，限七日到京受审。火速！火速！

有了火速两个字，哪还敢耽搁片时辰。

万岁龙袖一拂，文武官员退朝。张天官来到刑部大牢向牢头禁子打个招呼：“各位兄弟，我家门生王乾，含冤负屈暂住几天，有烦众位之处，我日后定当补情。”又对王乾说：“门生，状子已准，就等金宝一到立即对审。如果他矢口否认，你只要向他要人。如果你一时惊慌，想不到话答，只要对我袖管里一看，你就会想到话该说的。”王乾说：“多谢恩师指点，我王乾一定留心。”天官回府，暂且不提。再讲四个校尉到御槽牵出快马四匹，将召旨用黄布打成包袱，十字花对肩背上一捆——

翻身跨上银鬃马，不分晓夜赶路程。

蹄声得得快如飞，沙灰卷起赛腾云。

一路行走数天整，到了宾州北城门。

四个钦差来到金相府门口。以往差官到相府要等安童对里通报，今朝只喊“立召”。安童晓得不好，连忙进去对老太师说：“老太师，你……你不好了！”“大胆奴才，我有底高不好？”“太师哎，不是你不好，是皇上圣旨到了。”“奴才，大惊小怪，圣旨到我家来，是叫花子吃冷棍子粥——家常便饭。你怕底高？”安童说：“老太师，今朝不是圣旨是召旨。外面四个

大汉子，满脸络腮胡子，头戴将军帽子，身穿黄布马褂子，肩上背个黄袋子，里面‘悉哩索落’像有铁链子，就怕要锁太师的颈脖子。”太师怒喝一声：“快去开门！”门一开，四个钦差一拥而进。

金丞相整整衣冠，正要跪读圣旨，被张千、李万一把拦住：“金太师，今天用不上你开读了。且听着——

金宝金宝，触犯天条。
杀子害媳，罪责难逃！”
召旨听完成，三魂吓得少二魂。

太师他往常架子比天大，今朝竟比校尉还矮三分。随手叫安童到厨房置办酒菜，对张千、李万等四个校尉好好款待。太师手把壶头，身坐右首，送了一杯又一杯，杯杯盏盏不推诿；先送几个接风盏，又送几个上马杯。酒过三巡，太师心里盘算：“自古说：先去挨打，后去挨骂，不去也罢，买上不如买下。”随即吩咐安童封出四百两银子送给钦差大人，打发他们先走。安童捧出四百两银子，然后提醒太师：“太师，乡间有句俗话，叫‘酒肉灌皮袋，公事仍在外’，就怕你这四百两银子掉在水里总不响。”太师只当没有听见。叫声：“四位年兄，这一点小意思，你们买饭吃不饱，买酒喝不醉，只好买杯茶解解渴。”四个校尉用手一推：“太师你不要弄我们受轧，我们不能得钱卖法！”

不要你的雪花银，只要你跟我们一同行。

太师说：“年兄，这又何必。不要说是为我的事情而来，就是四位路过这里，也不应让你们空手而过，你们说我出钱买法，难道我有什么把柄在王乾手里不成！”随手吩咐安童备轿，又到暖阁高楼跟钱氏夫人告别。太师来到暖阁高楼，叫声：“夫人哎——

马房里逃走主仆六个人，我告示贴到四城门。
谁知亲翁回家转，他竟然不是省油灯。
金殿上面告一状，圣旨召我上皇城。
夫人哪，金殿上面来质审，我袖管里抛不出儿媳两个人。
夫人哪，我是哑巴吞吃黄连药，心中苦难对谁言。”

钱氏夫人说：“老太师，你不用怕。

我二子朝中把官做，一文一武有名声。
你朝中还有三十六个干儿子，一朝倒有半朝人。
就是王乾有冤屈，金銮殿上也没处伸。
如若他告诉你杀儿媳，你叫他当面拿凭证。
你胆大心宽上皇城，稳操胜券转家门。”

太师由夫人陪送到府门外，夫人回转不提。再说太师身坐一顶轿，随同校尉走了。到京都外罗城，四个校尉对轿子前面一站，口中就喊：“金家安童住轿！”太师说：“你们不要吼，我这里有二百两银子送给你们吃老酒。”差官接过银子，私下说了：“他平常死捞别人的钱，我们今朝捞这几个钱是从油锅里捡出来的——烫手呢。”他们依还押轿动身。穿街过巷来到里罗城。又叫金家安童住轿。金丞相说：“众位年兄，刚才吃过酒，怎又捉住我吼？我哪有许多银子？”钦差说：“太师，你睡到五更天摸摸心，开口银子，闭口银子，我们究竟得你多少银子？现在不是向你要银子，是要和你分个界限。我们和你犹如合种二亩六分田，在滨州地内，是你的一亩三分地方，我们客客气气让你坐八人大轿；现在到了皇城，是在我们的一亩三分地内，要公事公办，请你替我们把面子顾起来。”说着，随手拿紫金链子对轿门前一摆。校尉官可是要锁老太师？不是的。金丞相是四大金刚的帽子，城隍老爷的胡子——碰总碰不得。他们只是用紫金链子做个锁人的样子，对轿子四周一箍，中间绕个扣，拦门一把

锁。张千说：“恭喜老太师万福，这叫鸚哥衔索。”

丞相坐在轿子内，恨不得气死又还魂。

只为儿媳人两个，鸚哥衔索入朝门。

来到午朝门口，陈龙、赵虎看住轿，张千、李万上殿见驾交差。

万岁听见金宝到，撞钟击鼓召众臣。

天子出赦文一道，释文一纸，赦文到刑部放出王乾上金殿；释文到午朝门外释放金宝入朝。王乾走进午朝内，看见金宝坐在朝房，脸上青胖，像个五殿阎王。王乾上前双膝一跪，叫声：“老太师！”

我们亲翁对亲翁，不是冤家对头星。

今朝皇上审御状，你要让我二三分。”

金太师一看，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。用脚一梗，王乾对旁边一滚。太师大骂：“哪个是你亲翁？”

既看亲翁情和面，何必告我见当今。

金殿上面来对审，决不饶恕半毫分。”

这叫钉头与秤勾，钝斧头遇到硬木头，死黄泥遇到秃犁头，破畚箕遇到坏扫帚——

黄鼠狼遇上叱嘴狗，前世里冤家与对头。

张天官一见，“门生哎，你何苦啊！真是烂障好扶，烂汉难帮，你与他已经做成冤家结成仇，还在长他的威风，捧住他下巴撼？不要怕，到殿上你是原告，跪他的上首。”众朝臣站在两边，王乾跪在金宝的上首。金太师一见，干脆立而不跪。万岁问：“王乾，你有多大的官职，竟敢跪在太师的上首？”六部大臣一齐启奏：“我主万岁，今朝执审御状，不分官职大小，只论原告被告，理应原告在上，被告在下。”万岁一听，不好再贅。

东边跪的王太守，西边跪的金大人。

天子拉不下情面，有心袒护金宝。他不先问原告而问被告。叫声：“金爱卿，你家亲翁告你私杀儿媳，可是事实？说与孤家听听。”金宝爬上一步：“我主万岁哎，

麦芒挑刺肉也疼，哪肯钢刀割自身？

虎毒尚且不害子，我哪肯将儿媳丧残生。”

天子朝东边一看：“王乾，你亲翁说的不错，谁肯杀亲生儿媳，你有何说？”王乾一听，对那一定。

王乾跪在金殿上，默默无言不作声。

金宝趁热打铁，又奏道：“万岁，王乾告我私杀儿媳，是刀剑为凭还是血迹为证，有何见证？诬陷好人是有罪的。”天子对王乾说：“你亲翁说得有理，你告他私杀儿媳，如拿不出凭证，该当何罪？”王乾一吓，更加想不到话说。

王乾吓得两腿抖，就像鱼胶粘嘴唇。

金宝见势又紧追一步：“万岁，王乾诬告是实，请万岁作主。”天子大怒，拍动“镇山河”：“大胆王乾，你还有何说？”张天官在旁发躁，急得心肺直跳——

不好了，十成情理他说不出，谎告御状罪难逃。

于是张天官咳嗽一声，衣袖一动，袖管里露出一点梅红纸。王乾一见，顿开心窍。随即跨上一步：“启奏我主万岁，我告亲翁私杀儿媳——

没有别的中和证，有他亲笔告示可为凭。”

万岁说：“告示何在？”王乾说：“万岁呀，告示附在状子后面。”但万岁还是袒护金宝。便问：“金爱卿，这告示可是你写的？”金宝只要说声不是，万岁也就不追究了。但金宝晓得，八张告示中有一张是他亲笔写的，其它七张是他的能作安童眷的。他又不知哪张告示被王乾

揭下附在状子后面，如果他的亲笔一张在万岁之手，又怕万岁识得他的笔迹，弄不好要犯欺君之罪，遭满门抄斩。

金宝他左也难来右也难，好像鱼骨卡在上腭间。

天子一看，心里想，我也护不住了。但还想提醒金宝：“你亲翁揭的告示，倒底可是你写的？你应该说一声呀！”金宝说——

万岁呀，说我打来未动手，说我杀来未动刀。

我实在不曾杀儿媳，儿媳逃走是真情。

万岁问：“怎样逃走的？你从实讲来！”“万岁，三年前儿子金福逃走，三年后——今年，媳妇不见。”万岁对王乾说：“金家并没有私杀儿媳，而是三年前逃走一子，三年后逃走一媳。你还有何说？”王乾叫声：“万岁，金丞相的口供与他写的告示不符。这张告示上说：‘黑夜盗库金银，买嘱安童，带妻逃走。’依他说，是一次逃走的，依我说是一次挨杀的。格么，是逃是杀，他在要还人，死要还尸，埋入土中，要还坟墓。伏乞万岁明鉴！”

万岁想想这话有道理。随即对金宝喝道：“金宝，金宝，你胆倒不小！

你口供与告示不相同，是逃是杀说不清。

自己儿媳总管不好，枉吃俸禄到如今。”

天子大怒，立即吩咐左右殿官，将金宝摘去纱帽，剥下蟒袍。

官职削得干干净净，永世不要他入朝门。

天子又问金宝：“你犯下杀子害媳嫌疑罪，是愿责还是愿罚？”“万岁，愿责如何，愿罚怎讲？”“愿责，四十皇封御板；愿罚，一千两银子。”金宝叫声：“万岁呀！

罪臣年老责不起，愿罚千两雪花银。”

万岁问：“何时交银？”“万岁，我不晓得御状输绝了气，随身未带千两银。我想同亲翁相商，等我回宾州，将一千两银子送上王府。”万岁说：“你有这样好说话？等你回到宾州，赖账不把，王乾还是要来告你！”

你不交千两雪花银，押入天牢做罪人。”

张天官想：“让他天牢坐罪，我对不起他两个儿子。我不如做人情吧。”随即启奏万岁：“万岁，金丞相确实不曾随身携带金银，准备挨罚。依微臣之见，他的长子在朝为大夫，次子边关做总兵，在他两个儿子名下各扣五百两俸银，让他赎罪回转吧。”天子问金宝：“依天官之奏如何？”金宝当然求之不得，随即谢主隆恩，下殿去了。

王乾想想御状虽赢，又不曾要到人啊。叫声：“万岁呀！

我不要千两雪花银，只要婿女两个人。

婿女叫他声声应，金银喊它不作声。”

万岁说：“王乾，你不要再追究了。你告他私杀儿媳，他说是逃走的；你们在明处，孤家在暗处。不管是杀是逃，现已将他削职回乡，罚他千两银子，也就够了。”

孤家就将他一刀分两断，也还不出你婿女两个人。”

天子站起身，龙袖一拂转宫门。

张天官说：“门生，御状审到这种地步，你也就算全胜全赢了。恐怕你婿女死得不明，把银子带回去，用五百两超度你小婿，五百两超度你小姐，越快越好。如果等金大夫从六闸京口回朝，在万岁面前奏准了本，那就糟了。”

金殿上面再翻案，你就难得转家门。

师生两个下殿去，文武也各自转回程。

众位听到这里要说了：金宝恶处儿媳，押在马房遭难，应该责打他四十大板，让他尝尝受折磨的滋味。格么，大众要晓得，皇上责打朝廷大臣，不像官府衙门责打一般罪人，一二

三四五，慢慢对下数，一刻工夫就打完。打御板可不容易呀，一板一板都有名堂的：打第一板叫龙摆尾，从东殿上爬进来；第二板叫虎翻身，再从西殿上爬过去。打一记讲经的还要发一个和声，大众要念几声“阿弥陀佛”，这样念下去，三茅祖师要见怪了：你们见我父亲挨打，还念“阿弥陀佛”，这不是笑话他吗？

免打四十皇封板，念佛功劳似海深。

大众又要问了：“御板免打，二人的官司可算结案啦？”众位，本来这场官司就很难结案。王乾告金宝杀子害媳拿不出真凭实据；金宝申辩说不曾谋子杀媳，他又还不出人来，所以——

金殿上面审不清，敝案官司到如今。

此话丢开不表。再提金丞相走到门口，正好遇到他长子金大夫从六闸京口回来，看见父亲垂头丧气，晓得王乾告了父亲的御状，就问：“父亲，御状审得怎样？”金宝喊声：“我儿哎！”

我今御状输绝了气，革掉官职又赔银。”

金大夫说：“父亲，你太性急了，何不拖两期，等我回京与他对审。”金宝说：“不要提，一路上差官催得狠，到京就对审。”“啊，既然如此，你先到我朝房里休息几天，然后我送你回去。”“儿呀，我无意再登京里了。这遭，天天你来张，他来看。

表面上跑来劝慰我，骨子里羞辱我老身。”

父子来到朝房，金宝对金大夫说：“儿呀，这场官司幸亏张天官，若不是他与我知己，我就倒大霉了。

不是天官保一本，我要到天牢里做罪人。”

金大夫说：“父亲，你想错了。张天官与王乾是师生之情，说不定这内中是他出的主意，坏了我家的事体。

他场面上帮你保一本，暗中他里外做好人。”

金丞相说：“这也不管他了。我已年过半百，也好回家纳福，犯不着再在朝中操心劳碌。不过，儿呀，我不在京里，你凡事要小心啊！”

在朝做事须谨慎，我在宾州才放心。”

不提太师回家转。再提王乾将一千两银子带到张天官朝房，叫声：“先生，这点银子我也不往家带，送给你先生补养补养吧！”天官说：“门生，你赶紧拿走，不要害我。等金大夫晓得，说我得你千两银子，包打他家官司，这还得了一千两银子莫看轻，牵动了多少人的心。

赶快动身回家转，超度你婿女二亡灵。”

王乾随即谢过先生，来到张都司饭店算清吃宿费用，吩咐安童备轿两顶，一轿抬银，一轿坐人。众位，一千两银子用十六两秤称了算，净重就是六十二斤半，非用轿子抬不可。次日天明，王乾辞别店主回转宾州。在路上王乾与安童讲了——

我这次进京告御状，犹如王子去求仙。

遇到天官张大人，一颗仙丹入心田。

天牢里关押方七日，金殿上对审像过几千年。

赢得御状回家转，就像升入九重天。

不提王乾在路走，再提太师转家门。

一路安安稳稳，太师来到宾州北门自己的府上。轿帘落平，钱氏夫人接到滴水檐前：“恭喜老爷，平安回转。”太师说：“夫人，总算平安回家，不曾坐天牢。倒霉的是——

虽然免打四十板，罚掉千两雪花银。”

钱氏夫人又问：“王乾可曾要到女儿女婿？”太师说：“他到哪里去要？”夫人说：“太师哎，这场官司还是我们赢的。”“怎算我们赢的？”“这叫拎到头么顺算，拎到尾巴倒算。革去官职么，我们已年过半百，正好在家纳福；罚千两银子，在我们家是雁身上拔根毛，照样飞，照样跑。他王乾失去女儿女婿，倒是永世绝了后代，我们不是赢了他几分？”

太师听说这一声，悔恨当初欠思忖。

我一不该保举王乾去上任，也不该不准三子诵经文。

三十载官场如一梦，丢名失利毁自身。

老太师，在高厅，扪心自问，

叫一声，我夫人，细听分明。

我三儿，年虽轻，心境磊落，

他总说，做高官，没好收成。

我们从此守清静，不如及早也修行。

钱氏夫人说：“对的。我们也到三清寺抄部《三官经》，到观音寺抄部《观音经》。”

二人在家也诵经，把一场烦恼丢干净。

不提金宝夫妇修道。再提王乾在路上行走多日，到了宾州南门极乐村。陆氏夫人听说老爷回来，连忙接到门前：“老爷，御状可曾全胜全赢？”“多谢夫人，御状总算告赢了。”“可曾追到女儿女婿？”“追到了，你看哎，在后面轿子里。”陆氏夫人一看，轿子只有一顶，只当轿子里坐的女儿，就说：“我倒不是怪你，怎不把小婿接回来？”老爷说：“总接回来了。”陆氏说：“你怎打小气算盘，八百个钱雇一顶轿，两顶轿子不过一千六百个钱，你总舍不得化，还让他们一个坐轿子一个步行？”“夫人，你错了，他们小夫妻俩情愿一处坐，我怎好叫他们分开来。”

陆氏一听笑颜开，难得婿女一齐来。

随即来到轿子面前叫声：“小姐下轿。”一次不作声，二次又叫：“慈贞，下轿！”仍无回音。三声小姐不答，四声小姐不应。陆氏说：“六载不曾接你回门，可是生我老娘的气啊？”陆氏扶住轿帘，安童抬到高厅，将轿帘一撩，安童将银子包袱重重地对台上一搁，陆氏夫人眼泪往下扑落索索。叫声：“老爷，

你进京不为婿女把冤伸，为几个锞儿买路文。

千两银子有何用，难买婿女后代根。”

王乾说：“夫人，你且坐下来，让我细细说你听——我告金宝私杀儿媳，他说小夫妻俩黑夜私逃，我和金宝双方都没有凭证。万岁说不管是杀是逃，总怪金宝管教不好。

削去他当朝宰相职，罚他千两雪花银。

夫人哪，千两银子你莫看轻，还费了我先生许多心。

不是先生照应我，哪有性命到如今。”

当今天子说呱，五百两银子作小婿，五百两银子作慈贞。

我得收头来且收头，理到足色让三分。

陆氏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叫安童用秤来称，五百两银子供在上首作小婿；五百两银子供在下首作慈贞。午时供饭，早晚供粥，让我天天来哭。”王乾想：这一千两银子倒成了祸害啦，等夫人看见就哭，哭坏了身体不要陪女儿女婿？我看不如请和尚、道士来把这一千两银子敲掉吧！王乾随手叫来安童：“替我到三清寺里请道士，报恩寺里请僧人。

做它七七四十九天斋，把婿女灵魂召回来。”

安童来到三清寺请道士，道士经担一挑，一请就到。又到报恩寺里请和尚。安童见正门关闭，就从廊门进去，只见老和尚敞开胸，捉“半风”，撂口中，一嚼“乓崩又乓崩”。叫声：“师

父,你往常出门一天收铜钱八十,今朝怎在家捉虱?”老和尚一吓,手一松飞掉一只白虱。赶紧起身说:“安童哥哥,请进去坐坐,你做底高的?”“我是极乐村王老爷家安童。老爷叫我来请你……”“是唪经?”“不是。”“是礼斗?”“不是。”“是放焰口?”“也不是。”“今天是廿四,请我念灶经?”“更不是的。”“这也不是,那也不是,总不会请我去薅棉花草吧?”安童说:“不,是请你去做道场。”“可是一天头忙丧道场?”“不止。”“三天?”“还要增加点。”“七天?”安童有点口吃:“不、不、不,是七、七、七,七七四十九天哩!”老和尚一听,喜之不尽。一把搀住安童手——

老和尚笑嘻嘻,叫声安童小弟弟。
王老爷请我做交易,先同老爷来商议。
要预付铜钱三千二,好到东门典当里。
赎回铛铛铙钹共法衣。
再同老爷来相商,先付铜钱三千三。
好到城里西水关,小押店里赎经担。

安童一听,浑身松劲。心想:何苦,何苦!竟被我家梅香妹妹说应了。她说——

报恩寺里霉和尚,头发不剃像罪犯。
脸上不洗像黑炭,眼睛睁得像油盏。
一天到晚关灶上,肚子吃得像炮仗。
没得一副好经担,不要请他吃素饭。

安童说罢,回头就走:“不请你了,经担总没得,倒要先付铜钱六千五,我家老爷不吃你这个苦。”老和尚没法,小和尚在旁边说:“往常没交易做么,四面八方去打听;今朝上门来请,你又回他做底高?如果把王老爷家交易接过来,铜钱银子好对寺里用箩抬哩!”“徒弟,你不要说得轻飘飘,总不好用铜勺铲刀出门敲;没得经担,怎好到王老爷家去拜忏?你有办法你去哎!”小和尚赶忙来到山门口,对外招招手:“安童哥哥慢点走,没得经担总有我。我家师父是个老好人,每次陪人家吃酒,总不让人家掏兜包口,钱用光了就用经担抵押。我跟他后头帮赎,赎回来收寺里不放心,寄存在我师叔家里哩。不要说一副,三副、四副我总有,只需一刻工夫,我们就到王老爷家来的。”

安童一听笑盈盈,小小和尚真聪明。

安童说:“小师傅,既是你有经担么,就请你当手。不过,我还得要看看你的经担里东西可齐全,挂绿可漂亮。”小和尚说:“不是吹,我们的经担要用车子推;不信,我们一同去看看。”小和尚前头走,安童后面跟,一刻工夫到了东岳庙门口。小和尚说:“安童哥哥,你在门外稍等片刻,我进去望望我的师叔可在家,经担是我亲手交给师叔的,非我来取不可。”小和尚叫安童山门外等候,自己来到禅堂拜见师叔。老和尚说:“徒侄免礼,一旁请坐。今日你来有何要事?”“师叔容稟,今有南门极乐村王老爷家要做七七四十九天道场,我们人手不够,经担不全,故此来请师伯、师叔、师兄、师弟,还要配上一副好经担。”“好的,他家可有人来?叫他进来看看。”

当家师傅开清单,香火人忙着搬经担。
一点欢门共彩幡,二点挂帘穿牡丹。
王老爷家要行香,带上八件大鹤氅。
铛铛合子共绰板,大锣小锣装进担。
笙箫唢呐样样带,胡琴笛子拿手上。
整整齐齐动身走,赶到王府做道场。

僧、道两班来到王府高厅,拜见王老爷。和尚说:“我们的经堂要设在东边,如来佛要坐

上首。”道士说：“我们三清玉帝、太上老君是道家祖师，也要坐上首。”王老爷说：“我家房子多哩，不分上下首，每家各用一个厅堂。”

前厅上面供佛像，后厅堂中设道坛。

这遭，管香火的摆场子，小和尚忙着挂幕子，吹唢呐的装叫子，吹笛子的贴膜子，拉胡琴的紧弦子——

敲起来，唱起来，如来佛袖子供起来。

道士也忙，设立忏堂。铃具叮当，灯烛辉煌。洗手漱口，走进忏堂。锣鼓喧天，婆螺汪汪。召唤亡魂，速回家乡。志心朝礼，口称“玉皇”。

三清三境朝南供，太乙救苦大天尊。

僧道两班设经坛，唪诵真经拜大忏。

吹的吹来唱的唱，锣鼓家伙打闹场。

一班道士一班僧，拜忏诵经文。

“延生”添阳寿，“往生”度鬼魂。

一班道士一班僧，念经又拜忏。

拉的拉来唱的唱，铺设下来吃夜饭。

功课一歇，夜饭一吃，香火人打铺，客师安睡。睡到鸡叫三遍，大家起身，洗过手脸，道士敲家伙，和尚念弥陀。早课完毕，用过早点，客师上忏。老和尚一手拿一支羊毫笔，一手拿搭表黄纸，走上高厅，叫声：“王老爷，你家做‘延生’还是做‘往生’？将你庄名图甲报出来，年庚生辰开得来，我们要写疏出榜文哩。”王乾说：“我家要做‘延生延延生’，‘往生往往生’。”老和尚问：“可是廿四天‘延生’，廿五天‘往生’？”“不是的。”“三天‘延生’四天‘往生’？”“也不是的。”老和尚说：“老爷，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我们功课疏文怎样写，升天榜文又怎样出？”王乾说：“师傅，我家要做‘故现’道场。”和尚说：“故呀现，我会写师傅们也不会念。”老爷说：“会写不会念，请你们来做底高！”王老爷来了火，老和尚立起身来就走。来到经堂对众师傅摇摇手：“你们不要吹，不要唱，收收经挽回庙堂。

我老僧活了六十春，不曾做过‘延延生’、‘往往生’。

别人家佛事总好做，王家的素饭吃不成。”

小和尚说：“师父你息怒哎。我们出门做交易么要客随主便，随他家烧粥煮面。王老爷不好惹呱，我们来倒来得，去是去不得。不要发无名火，不送了菩萨我们不得走。这样，你来拜忏，让我去一趟。”小和尚来到高厅，拜见王老爷说：“我家师父好贪杯，昨晚你家铺设酒不丑，他多喝了几口。他酒后失言，冒犯老爷，我来赔罪。”王老爷说：“小师傅你坐下来，我将根由说给你听。我家所生一女，名唤慈贞，许配给金丞相三子金福为妻。过门六载，我从广南任上回转，迎接婿女不见，我告了金宝私杀儿媳，他说是黑夜逃出家门，不曾杀害，故而生死不明。现在如果做‘延生’，婿女死了有何用？如果做‘往生’，婿女不曾死又有何用？所以要做个‘故现’道场。”小和尚一听：“老爷我明白了，做‘故现’道场先要做个‘故现’牌位，用半边红纸半边白纸拼起来，红纸上写现在的‘现’字，白纸上写亡故的‘故’字。”

如果你家婿女健在，天宫里挂号添阳寿。

假使婿女已亡故，地府里赎罪早超升。

王老爷一听，喜之不尽：“真是有志不在年少，无志空长百岁。”

你家师父六十三，及不到你这麻利小和尚。

王老爷将合家人等的年庚生辰开好，对小和尚说：“这次道场你当手，你家师父在这吃现成酒。”小和尚走来对师父说：“怎样？年庚八字开来呱，好做‘故现’道场了。”老和尚说：“徒弟你来拜忏，他王老爷出难题目我做，让我来作首偈语趣趣他。”

颠颠倒来倒倒颠，颠三倒四诵真言。

黄叶不落落青叶，白发反来哭少年。

小和尚说：“师父，你年纪这样大，出门就惹祸。王老爷是四品太守，识字呱，等他见了同陆氏太太讲，两人前也哭，后也哭，明天早上想不到吩咐梅香烧粥，和尚道士只好歇搁。”老和尚说：“徒弟，你不要‘假’，看你门上的对联怎样写？”“师父，我有这个肚子吃这个泻药。上联是‘真经一卷，上透天堂之路’；下联是‘法鼓三通，震开地狱之门’。”

王老爷家做大斋，门对大字贴出来。

念经、拜忏，数日如常。这天王老爷前来吩咐——

僧道两班听清爽，明日午后要跑方。

和尚会飞铙，道士把阵跑。一个左青龙，一个右白虎，一个跑朱雀，一个摆玄武。你跑天门阵，他跑八卦图。和尚会站梅花桩，道士跑个剪刀钳。

僧道二班跑过方，吹吹打打又进忏堂。

又过几天，王老爷又来对僧道说：“今日点烛敬天，明天午后‘行香’。”第二天，僧道两班各做五色旗幡，和尚披八件大袈裟，道士穿八卦鹤氅。两班十六人，吹箫咏笛，锣鼓喧天，到各庙里行香。

宾州城里的庙宇总行到，依还又回转诵经文。

又过几天，王老爷又来吩咐——

僧道两班细听真，明天晚上要放灯。

到了晚上，“香火”人拉棚搭台，小道士忙搬站牌。

锣鼓一响惊天地，婆螺声声召鬼魂。

僧道两班唱对台，各显本领。你敲纱帽头，他敲鱼卜嘴；你敲浪子踢毽，他敲狮子滚球。

僧道今夜来“放灯”，吹打唱念到二三更。

锣鼓敲得不绝声，惊动一位女佳人。

这个女佳人是前村陈员外之女叫陈金定。那天夜上她端坐绣楼，锣鼓声听得入耳，就问梅香：“今夜哪里菩萨行香？锣鼓敲上半天？”“姑娘，你不晓得，你的心腹之人亡故啦，今夜为她做斋。”“你这大胆贱货，口出污言，我是闺门绣女，哪来心腹之人？”

你今若是还不出，五十皮鞭不容情。”

梅香说：“小姐你息怒。你的心腹之人不是北门王慈贞？她嫁到金相府六载未回门，听说挨金相府害死了，王老爷在家为她做斋，超度她哩。”

陈金定闻听这一声，止不住腮边泪纷纷。

整整一夜睡不着，金鸡三唱就起身。

金定小姐一早起身，来到高厅，拜见父母双亲——

未曾开口先流泪，叫声双亲听原因。

“女儿闻听梅香之言，极乐村上我干姐姐王慈贞亡故了，现在王府请僧道两班替她做斋，我念她当年对我传授绣艺——

我要到她灵前去悼念，表表当年传艺恩。”

陈员外说：“此言有理，你尽可去，但要速去速回。”随即吩咐安童上街备办三牲祭礼、银锭纸锞。小姐回转绣楼，梳洗打扮。此刻她就想了：我若穿红着绿，恩姐是个丧事；若是穿身素服，我又父母俱在，都是犯忌的。

金定小姐真聪明，里穿白来外穿青。

安童将祭礼备办停当，员外写好礼单，吩咐安童备轿，小姐来到高厅拜别双亲。

小姐身坐一顶轿，啼啼哭哭往前行。

陈金定小姐轿子一到，王老爷吩咐安童大开正门，问明来由，随手来到楼台对陆氏夫人说——

陈金定小姐来吊丧，快快接她到高厅。

王老爷没有想到会有人来吊他女儿的丧，一时手忙脚乱，无所适从，着急慌忙将羊绒皮袄反过来穿，羊绒帽子反过来戴——

枯竹子上绑红纸，反做磕头礼拜人。

陈金定小姐走出轿帘，一把搀住王乾，双膝跪下还礼。叫声：“伯父，小女经受不起。”

恩姐神位在何处，我要叩拜她亡灵。”

陆氏一把搀住小姐：“多谢你父母情重，多谢你小姐义深。”二人携手同行，来到慈贞小姐灵前，安童将礼品摆好，请小姐下拜。小姐先是拜过陆氏伯母，然后再拜慈贞灵位。哭叫一声——

恩姐呀，愚妹今朝来看你，你在冥府可知闻。

有灵有感来受课綰，地府里赎罪早超升。

恩姐哎，你当年教我绣花么，

山也高来水也弯，凤凰难飞九重山。

棚子上面咚咚响，绣花容易配色难。

恩姐哎，你叫我金元线配银元线，深桃红配浅桃红。

月白配上鹅黄色，豆沙色配燕尾青。

恩姐哎，你在世么，聪明过人，才智出众。

宾州城里你盖世，天上仙女也欠三分。

你教我一绣天上星拱月，二绣快马走高桥。

三绣玉兔衔仙草，四绣喜鹊登梅步步高。

五绣乌龙归大海，六绣花船浪里飘。

七绣八仙来过海，八绣王母赴蟠桃。

恩姐哎，你教我三针挑个梅花瓣，四针挑个桂花心。

六针挑个蚂蚁脚，九针挑个歇鹤亭。

你把凤穿牡丹教会我，又教鲤鱼跳龙门。

鸳鸯戏荷水中乐，万字栏杆靠池边。

恩姐哎，你教我绣个螳螂到山东去招亲，壁虎子领头做媒人。

暴眼睛蜘蛛墙上走，稳笃金刚捉苍蝇。

恩姐哎，你把百样花名总教会我，你怎就早早赴黄泉？

阴曹地府里等等我，奈河桥上好一同行。

陈金定小姐越哭越伤心。再叫一声：“恩姐哎！”

叫声恩姐叫声天，望你阴灵接纸钱！

王老爷听见这一声，止不住腮边泪纷纷。

父养女儿吃尽亏，嫁到夫家不曾回。

指望曾子养曾皙，谁知颜路哭颜回。

王乾伤心不过，叹道：“悲哉，天丧于我！”陆氏夫人想想不得过，倒也哭了起来了——

娘养女儿苦难当，好似雪上又加霜。

只说养女防身老，谁知倒过来哭儿郎。

我十月怀胎空带你，三年哺乳枉费心。

梅香在旁听听倒也哭起来了——

小姐哎，往常你叫陈小姐学绣花，我们端汤又送茶。

多多少少你不计较，冷冷热热也不骂。

今朝怎满碗端来满碗去，酒菜不动半毫分。

众位，这犹如——

桃之夭夭花正开，其叶蓁蓁长上来。

之子于归当堂坐，宜其家人哭哀哀。

陈金定说：“伯母，你不要过份悲伤，就是哭杀了，我的恩姐也不得活转过来唷，侄女今朝来么，一是怀念恩姐，二是劝劝伯父伯母，望你们二老保重身体。天光也短，我也要早些回转了。”陆氏夫人说：“小姐，我有心要留你住几天末，你家父母又不放心。

我家心肝又不在，独少随身作伴人。”

王老爷说：“外面辰光不早，陈小姐肚里不饱，你陪她到内房用饭吧。”陈小姐刚起身用饭，老和尚在旁边又闹起来了：“我们肚里不饱，烟囱管要倒。”立即叫香火人搬素盘供菩萨，盛斋饭供牌位。王老爷烧香点烛，小和尚敲家伙，老和尚拿铃具：“我来念饭。”老和尚走到王氏三代牌位面前气喘嘘嘘地念：请哎、请哎，咳、咳请哎，嘿、嘿……王老爷在那化纸钱对老和尚望好了的，见他吼气勃勃，牙齿不关风，念饭不成功，念不像念，唱不像唱，调子唱不上，就说：“老师父你年纪大气力衰，还让小师父来念斋。”小和尚赶紧从老和尚手里接过铃具：

“我做道场我当家，念斋要唱《浪淘沙》。”

生下离娘胎，铁树花开，哺乳在娘怀。不是龙天来供养，怎做人来。

老来白发催，渐渐衰萎。腰驼背曲步难行，耳聋听不见人言语，眼怕风吹。

病倒呀在罗帐，倒呀在罗帐，浑身疼痛骨酸凄。晓夜不语连声叫，妙药难医。

死去见阎王，苦痛难当，两眼珠泪落胸膛。哀告阎王慈悲主，早判生方。

苦了不顾妻，儿女难依，头南脚北手东西。万两黄金带不走，尸拌土泥。

一阵好清风，吹得江中，浪里逞英雄。如果天空收拾去，影迹无踪。

生铁炼成金，水底捞针，竹篮打水一场空。纸造舟船难过海，虚度光阴。

唐僧去取经，流沙河深，十万八千程。取得真经归东土，度尽亡魂。

召请来召请，召请亡魂，台前午斋化白钱。

当斋有灵来受领，早托升天。

召请召请三召请，惊动元阳小真人！

元阳真人在八景宫中坐立不宁，耳烦心躁。忙将慧眼戴起来对凡间一望，对师父说：“师父呀，我家岳父母当我同王氏魂归地府，不在人世，正请僧道两班在家做斋，超度我们哩！”三官大帝说：贤徒，你何不乘此时机下凡，劝他们也吃素修道呢？

劝你岳父岳母齐修道，同做龙华会上人。

元阳真人辞别师父，驾起祥云，先到北海浮山。王氏接见说：“三少爷，你说永世不到浮山来的呢？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？”王氏哎，无事不到三宝地，是来张张你可曾回宾州老家，豆腐、面筋、香干、百页吃得可惬意，铜钱银子拿得可烫心？”王氏说：“此话从何说起？”元阳将慧眼对王氏头上一套，她对凡间一照，看见父母在家像发呆，长声嚎啕哭哀哀。王氏问：“这怎生是好呢？”元阳说：“这又何难。我带一部《三官经》，送给你的老父亲；你把《观音经》交给我，送把我的老丈母。”

待我下界去化解，规劝他们齐修行。

王氏将《观音经》交与元阳真人——

飘飘荡荡归下界，极乐村去显神灵。

卷六 总兵失阵

到桥头，下钓钩。三结子，早回头。

元阳真人到桥头，身作渔翁下钓钩。

不钓鲤鱼三结子，单钓鲟鲸早回头。

却说王乾在京都皇城告赢御状，得到一千两银子打转，在家为婿、女设醮做斋，惊动元阳真人来到北海浮山，会见其妻王氏慈贞。王氏将《观音经》交给元阳真人，元阳又带《三官经》一部下凡，指点岳父、岳母修道去了。

元阳真人站起身，半夜子时下凡尘。

来到极乐村，元阳按落云头，对王府屋上一站，口中就喊：“岳父岳母醒来！岳父岳母醒来！”王乾说：“陆氏夫人，外面有人喊岳父岳母，不晓得可是婿女回来喊你和我？现在还不知他们是鬼还是人，我们不要随便答应他们。”过一刻，元阳又喊：“岳父岳母醒来！岳父岳母醒来！”陆氏说：“小婿，你可是只有来的盘川，没得去的路费？你不要半夜三更吓人，等到天亮以后，我来多化点银锭纸锞。

多带银锭早动身，速速回转冥府门。”

元阳又连喊几声，王老爷说：“陆氏，不像鬼喊。据说鬼的声音越喊越低，人的声音越喊越高。莫非是我小婿成仙了道打转？我们倒不如开门让他进来，看看究竟是底高一回事。”陆氏想想也对，就对外面说：“好的，我来开门，你进来吧！”这时元阳一想：“我是仙体道貌，不要让我岳父母吓坏了！”他立时就变，变作原来的读书公子模样——

头上梳的柳头角，身上穿件青背心。

若是有人不相信，三茅神轴上看分明。

元阳一进门，王乾一把搀住他的左手，叫声：“贤婿，你如今在哪里安身的？还有我慈贞小姐呢？”“岳父大人哎，我现在已修成仙，上了天。小姐她也在北海浮山修道，也有半仙之份了，你们不必为她挂念在心。”“贤婿，我想你想得肝肠断，哭你哭到眼泪干，你从此不要走，就在这里陪我们吧！”元阳说：“岳父岳母，我万万不能在你家。你进京告我父亲私杀儿媳，他已经被削职回乡，等我父亲晓得在你家么，他不告你窝藏婿女，反诬他杀子害媳？你怎得了哩！”“小婿，你胆放宽心！”

天塌下来由我顶，王法下来我担罪名。

只要你贤婿在王府，我披肝裂胆也甘心！”

元阳说：“岳父，你丢手。”王乾将手一松，元阳一阵仙风，站到半虚空。叫声：“岳父，我送你一部《三官经》，慈贞送岳母一部《观音经》，都放在你家暖阁厅。你们将僧道打发走，安童，梅香也都遣散了吧！”

房屋改作三宝殿，装金塑佛来修行。”

王乾同陆氏夫人睡到天明醒来，才知是南柯一梦。王乾问：“夫人，你今夜可曾看见小婿回来？”陆氏说：“看见了。他说是送经书来叫我们修道。”王老爷对暖阁厅上一望，两部真经黄纸黑字，新鲜堂堂，放在桌上。王乾说：“夫人哪！”

只说贤婿遭杀害，谁知他已成了仙。

梦中之事恐有假，经书在面前总是真。

不如就依小婿的话，一心吃素办修行。”

这边，王老爷来到经堂先回僧人：“和尚师父，不要敲，不要念，你们收收经挽回寺殿。”老和尚说：“我们是写错了，还是念错了？你家功课还未满，怎又回我们打转？”王乾说：“不

错归不错，我家佛事已不要做。”“格么，你回我倒好回，对客师怎样打发？”王老爷说：“把工钱如数算给你们。”僧人师父一想：这样倒也合算的。你当我们从早到晚台子脚好拜啊？这边就吩咐众僧人收收经担，回转寺院。

总算银钱不吃亏，一斋一衬转山门。

一班道士见王老爷将和尚回走，就嗓门放放高，木鱼出劲敲。有个道士说：“王老爷家识货哩。和尚拼命念别字，明明是‘南无’，他念‘那摩’。不怪王老爷发火，他们走了，功课全部归我。”话犹未了，王老爷来到忏堂说了：“各位先生，你们也回转，工钱我王某如数照算。”这遭，一班道士也收收经担回山门。佛家、道家有个矩规，叫得人钱财，与人消灾。他们拿了王老爷的钱，依还在寺院里又摆起忏堂，各自把经忏拜完。

经也完来忏也完，神也喜来佛也欢。

王老爷将和尚道士打发散伙。陆氏说：“老爷，说了修，就要修，万贯家财一齐丢。”

安童梅香都解散，鸡鸣骡马齐放生。

王老爷对安童说：“从今以后，我一不做官，二不放债，三不做生意买卖，一心修道了，你们也各自回去吧！”安童说：“老爷，我们不回去。在你家是饭来张口，活来动手，我们回去上无片瓦，下无寸土，遇到天阴落雨，安身的地方都没得。”“安童，你们不要愁，我不亏待你们的。

你们在我家好几春，决不让你们走空身。

每人铜钱三千三百三十文，银子三两三钱又三分。

米麦三石三斗又三升，卖身契退了转家门。

槽里所有驴和马，众位弟兄大家分。”

这边，秤称银子手数钱，米麦黄豆用斗量，骡马畜牲对外牵，一齐摆到大门前，听从王老爷赏赐。一个安童想拈尖，尽拣好的东西捡，嘴里唠三叨四，心上得意洋洋：“这遭不用受人管了，没得‘三代’落在哪个手里，开口安童，闭口安童的。”王老爷一听：“啊依喂，虽说那人不中用，还不曾把‘三代’退给你哩，你倒逞凶啦！”旁边的安童说：“我原说的，你人还不曾走，倒摆起架子来吓人。”王老爷来到那个拈尖的安童面前：“安童，你们回去么，心地要善，‘六品’要良。

遇事要说公道话，不可尖刁坏良心。”

王老爷又把众安童喊过来——

你们大家听我言，春天要勤辛苦力摇摇棉。

夏天要起早带晚种好田，寒冬腊月要领着儿女早点睡。

不要上街下乡赌铜钱，弄成个败家子沿门乞讨站街檐。

种田要锄草，读书要赶考。

开店要起早，养鸡莫养鸟。

节俭又勤劳，日脚自会步步高。

安童呀，我句句说的肺腑话，切莫当作耳边风。

安童遣散以后，陆氏又对梅香说：“从此我们修道，不要你们侍奉我，你们也替我回去。”“太太，我们不回去。安童哥哥是男子汉，他们上有肩膀，下有脚板，我们是妇道之人，鞋尖足小，路总跑不动多少。

手不能提来肩不能挑，回家只好拉拉老棉条。”

陆氏说：“梅香，你们不要发诈杠，我也不轻欺你们。

你们在我家好几春，也不让你们走空身。

正因你们是女流辈，要比安童拿双份。

铜钱六千六百六十文，银子六两六钱又六分。

米麦六石六斗又六升，卖身纸退了转家门。

还有多少鸡和鸭，梅香姐妹大家分。”

这边，一众梅香忙捉鸡，鸡子吆得篷篷飞，总要想捉新母鸡。有个梅香手脚不慢，捉的鸡子还在窝里生蛋；有个梅香驼呀驼，捉住一对鹅；也有梅香鞋子一搭，捧住一只好籽鸭；一个拐子梅香跳呀跳，鸡鸭鹅儿一个总不曾捉得到。她就发火，赖在老爷家不走。陆氏夫人说了：“拐丫头，你不要发诈杠，张口畜牲也不是好养的。鸡三合，鸭半升，鹅儿一顿要吃二三升，你收到点五谷也不够喂鸡哩！你么，慢人有慢人福，烂泥菩萨住瓦屋。你家老爷上了几趟沙，收到几担板白花，用部车子送到你的家。

摇摇翻翻做本钱，锭子头上出细纱。”

拐子梅香说：“主母太太，我晓得了，棉花堆在你家地板上，受不到潮气，我家里没地板，堆在地上怕霉烂，我好将麻包口翻了朝上的。”“你这个二百五，不是这样翻的。你回去要把棉花绞成棉皮。你在我家看不到，到了乡下就看到的。一部绞车两只脚，两个耳朵两边插，手一摇，脚一踏，绞起棉皮白刷刷。再用弹花弓把它弹松开来就好了。”

弹花弓来三尺高，腰里插根枯竹梢。

枣木榔头拿在手，敲一记来雪花飘。

“棉弹成功，再用棉条芯，棉条板，搓起棉条七寸长，拿到棉车上去纺。”

棉车生来十根楞，一根弦线串中心。

摇两转来压一槿，锭子头上出黄金。

拐子梅香说：“主母太太，你给我一张切饼刀和一个小畚箕。”“做底高？”“锭子头上黄金多哩，我用刀出劲刮。”“二百五哎，你到锭子头上刮煞得也刮不到黄金，你要翻哩。”

朝也翻来夜也翻，赚到铜钱三千三。

买它一匹好“宝兰”，请个裁缝做衣衫。

赶庙会，上戏场，省得跳东跳西借衣裳。

“格么，人是衣装，佛是金装，穿身新衣裳，人品也变得体面多哩。你也这么大了，身上穿戴也好葺理葺理。

外面加个盘底肩，四周钉点桂子边。

到龙华会上烧炷香，谁不称赞你这伶俐的大娘娘。”

安童梅香总打发走了以后，陆氏夫人对王乾讲了：“老爷，我们作得孽呱。”“怎？”“男子无女不成家，女子无男乱如麻。他们单身独汉回去怎样过日子？”王老爷说：“这样，他们不曾跑多远哩，我来替他们匹配成夫妻。”王老爷对门口一站，口中就喊：“安童，梅香来呀？你们慢点走，我来替你们配成伙。”一个梅香一跑脚一踏，一双好小脚，满头青丝发，梳头不用菜油塌，体面得像个活菩萨。这时她正和管账先生打鬼杠子：“管账先生，如果配夫妻，我们二人在一起。”“好的哩。好配好，丑配丑，我们二人在一起再好也没有。”王老爷看出了她们的心，就想：如果好的配好的，他们回去要开典当；丑的配丑的，回去讨饭也寻不到路。就说：“安童站东边，梅香站西边，我站中间，闭着眼睛从两边对中间背，背到一双就配成一对，没得更改。”管账先生同体面梅香站在面对面，只等王老爷去背。王老爷的眼睛可闭？嘿，他半睁半闭。看准了，好的丑的牵搞牵搞，配得蛮好。

背一个体面梅香赛观音，配一个驼里驼巴的瘌花精。

那个体面梅香性子躁，对王老爷身边跳：“这个人我不要。他又没得蒂都蒂，我跟他上哪去？”这个瘌子又不是瓦檐草脊瘌子，是光头雪朵瘌子。王老爷对他说：“你怎不好找个西瓜皮遮遮头的？”瘌子急得没法，去找西瓜皮。寻呀寻，找呀找，找到一只土布袜子对头上一

套。啊唷，早先是雪朵瘌子，现在倒变成鸡冠瘌子了。

雪朵瘌子虽难看，鸡冠瘌子要啄人。

王乾说：“梅香，我在中间为媒证，更改没得半毫分。”

你们到南山同栽鲜桃果，恩恩爱爱过光阴。

王老爷接着又背——

背一个梅香是“萝卜花”，配给管账的小当家。

管账先生很气恼，把那梅香对那一撂：“老、老爷，我不要，就让我一个人过日子倒也爽快。弄这个‘萝卜花’，到夜又认不得家；相起人来像木匠弹线，跑起路来像船夫背纤，说起话来像演武场上射箭。老爷，我、我不要！”“安童，没得更改！”

丈夫不可嫌妻丑，妻子不可嫌夫贫。

就从王老爷把媒做，直到如今总配不平。

王乾说：“安童、梅香，我们从今以后，就不再是主仆关系了。

下次路上来相遇，婶母叔叔两相称。”

王老爷说：“我既然替你们配成家，也给你们有个生财之道。我家说要修，就要修，万贯家财一齐丢。我还有九典当，八钱庄，十二个庄房，另外还有——

水旱良田几千亩，安童弟兄大家分。

各自当家过日子，各支烟囱各开门。”

年轻的安童、梅香走了，还有两个年老家佣没处去。他们头发花白，拐杖一戳，似西天的太阳，等等险要落，他们说了：“主公主母，我们不回去！”

主公主母来修道，我做烧香点烛人。

王老爷说：“你们年纪大了，就不要回去吧。替我上街，把‘六匠’请家来。”众位，底高叫“六匠”？就是木匠、瓦匠、铁匠、彩画匠各种各样做手艺的。老安童就问了：“主公，请‘六匠’回来是砌房还是造屋？”“安童，房子不要砌了，是将房屋改造改造。我来开口，你叫他们动手。”

大前门，小前门，重新油漆，

正厅堂，改造成，九梁翻轩。

两旁边，一长廊，改造十殿，

棋盘板，格子窗，拆下重装。

桁条上，要彩画，朱雀玄武，

屋脊头，换一双，对口金龙。

前门改成山门屋，后堂改作念佛厅。

房屋改造好了，王乾说：“安童，还要塑佛装金。我开口，你叫他们动手。”

塑如来，和释迦，殿前设供，

塑东岳，和城隍，左右分陈。

塑文殊，和普贤，二大圣像，

塑善才，和龙女，朝拜观音。

塑十殿，老阎君，掌管生死，

塑夜叉，和小鬼，出票拿人。

塑哼哈，二大将，一左一右，

塑韦驮，朝北撑，看管山门。

正厅上，塑三尊，三官大帝，

后厅上，塑一座，泛海观音。

王府改成了三宝殿，一心一意来修行。

一一如一，把六匠的工钱算得冰清玉洁。王老爷一看，这个府门改殿，有点不大像样。又请工匠在照墙上刻起十六个大字：“皇图永固，帝道遐昌；佛日增辉，慈航普渡。”这边大殿上登起钟鼓木鱼，挂出长幡宝盖。

朝念千声弥陀佛，晚拜南海活观音。

再说元阳真人知道这件事，在八景宫中对三官大帝说：“师父，我算有功之人了。家中岳父岳母都被我劝回了心。”三官大帝说：“你倒算有功之人啦？还早哩！你大哥在朝为谏议大夫，左右君王，要人生就生，要人死就死；你二哥是边关总兵，刀剑又快，杀人如切菜。”

你也要把他们劝回心，陪你一起办修行。

元阳说：“师父，我再去劝两个哥哥好了。”

先到京都劝大夫，再去边关劝总兵。

为了劝说大兄长，大罗山上借妖精。

元阳一阵仙风，来到大罗山中。叫声“野狐虫前来见我！”众位，何谓狐虫？就是多年狐狸精。野狐虫立时磕头：“呼小妖前来为的何由？”元阳问：“你可会变女子？”“真人，我变男子不会，变女子老内。”元阳说：“我要你变一个绝色美女，到皇宫里托梦给皇上。说他三十六宫，宫宫脱空；七十二妃，生不到太子登基，要纳七十三妃，才生太子登基。”“真人，我不去。京都有外罗城里罗城，千军万马守皇城。

况且张天师神通大，小妖不敢进皇城。”

元阳说：“这你放心，我可以把你藏在袖管里带进去。”“好的，我一定依你。”

元阳真人站起身，带了野狐进皇城。

元阳一阵仙风来到午朝门口，将云头一收，把妖精对午朝门里一丢。妖精使阵风，钻进皇宫，一变二变，变作彩女模样。对万岁龙床边一站，口中就喊：“高祖皇醒来！”天子睁眼一看，见是一位绝色美女，心中好不喜欢。只听她说：“万岁你三十六宫，宫宫脱空；七十二妃，还没得太子登基。”

万岁呀，纳得七十又三妃，才生到太子坐龙廷。

万岁一想：果真不错，我到现在还未生到太子。就说：“格么，你就不要走，蹲在宫中陪我。”“万岁，千万不能！明君不做暗事。你明日早朝坐殿和众朝臣商议，问他们可容你纳七十三妃？纳得，我就来；纳不得，我就不来。”万岁问：“朝中可有哪个认得你？”“万岁，金大夫是茅国的根基，我是茅国之女，与他同宗合祖，你问他，他总会知道的。好的，我去了。”

妖精去又一阵风，惊醒天子梦一场。

次日一早，天子坐殿，东华门撞钟，西华门击鼓。

文听钟声朝皇驾，武听鼓响拜明君。

众文武二十四拜，口呼：“我主万岁，不知召臣上殿有何要事？”高祖皇将梦见美女入宫之事，向众朝臣说了一遍，就问：“众爱卿，你们看，是纳得还是纳不得？”众朝臣心里总觉纳不得，但不敢开口进言。只有金大夫对皇上忠心耿耿，跟手奏本——

万岁呀，梦里的美女好姿容，醒来原是一场空。

这如同灯草撞铜钟，皂纸上画乌龙。

灯草撞钟钟不响，皂纸上画龙影无踪。

“万岁呀，你如不信，我将古人比你听。

纣王为了妲己女，万里江山一旦丢。”

天子一听，龙心大怒：“你这大胆逆臣，孤王纳七十三妃，原想生个太子登基。你别的不比，竟将我比作商纣，我害过满朝多少忠良的？嘿！我知道你肚子里装的底高货色的。”

以为你金家权势大，起了谋王篡位心。

万岁随即传令：把金乾推出午朝门外，放炮三响，摘下官袍，扯下纱帽。

把他官职削得干干净净，东天牢里去做罪人。

他诽谤皇帝非小可，六十天杀罪不容情。

大夫出午门，啼哭泪纷纷。

披枷又带锁，送进天牢门。

天子又下令把金大夫的朝房一封。安童一路啼哭，来到东天牢里会见金大老爷说：“现在朝房挨封锁，我们都挨赶走了。”金大夫说：“我坐罪也连累了你们。去替我请礼房官写封书信送回家吧！”安童就到朝房拜见礼房官说：“我家大老爷说的，请你帮他写封书信让我送回家。”礼房官说：“他老早说我们是‘瘟司’，他是财神，现在也来求我们这瘟司菩萨了？没工夫！这几天旧官入牢，新官上任，人总忙坏了，哪还有工夫替你写信？要写么，等一百天再来。”安童没法，依还又去告诉金大夫。金大夫想了：“我是六十天杀罪唷，等一百天写信回去有底高用？”就说：“安童，再替我跑一趟，向他借文房四宝来我自己写。”安童仍旧又跑到朝房见礼房官：“先生，我家老爷说向你借个文房四宝，他自己写信。”礼房官把眼睛朝安童翻翻，慢条斯理去找了一支秃头笔，到窗台上寻一段墨蒂头，又拿了巴掌大一块白纸，对安童手里一塞，说声：“去、去、去。”安童将笔墨送到天牢，金大夫将手上链子对上抹抹，哪晓得金大夫将笔握在手，两手只是抖，写不起来唷。就说：“安童，你替我写。”安童说：“老爷，你把难题目我做了。我家父母手里穷，沿小不曾开蒙。”

我人倒像冲天棍，不曾读多少“上大人”。

金大夫说：“安童，你不要客气，我晓得这几个字你能写的。”“老爷，我来试试，你说我写。”金大夫就说——

告诉我爹娘和贤妻，为我切莫来悲怜。

我犯诽谤皇帝罪，活期只有六十天。

告诫后代休读书，宁可在家苦种田。

安童：“老爷，为底高书总不好读呢？”金大夫说——

我磨穿铁砚苦读书，天牢里哭瞎眼乌珠。

人生识字忧患始，得糊涂来且糊涂。

安童：“老爷，我替你再添一笔。

三十六行总好做，不要在朝中伴君王。”

安童收好书信，打入包袱，拜别金大夫，又招呼牢头禁子：“我家老爷在你们手下，要望你们多多照应才好。”“安童哥哥，请你放心就是了。”

安童连忙站起身，背了书信转家门。

众位，安童在金大夫身边的时候，与他讲讲说说倒不心焦；安童一走，金大夫坐在牢里夜长更深，越想心里越难过。更鼓打一次，他就叹息一次——

一更鼓打“哗啦嘣”，天牢里面暗通通。

扁螂又要咬，虱子又要攻。

脚又不得散，手又不得松。

身子一点不能动，只好尽他喂蚊虫。

想起父亲在朝中，高官厚禄一时红。

只因为了三弟弟，一跤跌到“水晶宫”。

二更二点鼓声闻，天牢里面闷沉沉。

风又不得进，气又不得伸。
肚子饿得咕咕叫，没得哪个问一声。

想起我自身，朝中做大臣。
昨日还提笔判生死，谁知今日入牢门。

三更三点月正明，翻来覆去不安宁。
眼又不得闭，耳又不能静。
屋梁上的老鼠猫能大，跳上爬下要扒眼睛。

想起二弟做总兵，昼夜里都操心。
有朝一日失了阵，就怕也没好收成。

转眼之间已四更，越思越想越伤心。
伴君披肝胆，无事不忠诚。
只要一点言不慎，肩披枷锁进牢门。

三弟一番话，值得细思忖。
他说做官没好处，不如吃素修前程。

五更天，东方晓，耳听鸡鸣鸟雀叫。
身在囹圄多苦恼，不如一只天边鸟。

堂前父母不知情，楼上妻室不知晓。
我的天啊我的佛，几时才能出天牢！
不提金大夫叹五更，再讲安童转家门。

安童肩背书信不分晓夜行走，回到宾州相府，拜见太师说：“大老爷有书信回来了。”
太师拆开一看，如遭晴天霹雳！

太师将书信看完成，浑身躁得汗淋淋。

熊氏听安童说大老爷有书信回来，就来到高厅，见过公公。太师叫声：“长媳，我家遭了横祸了！”

金乾犯了弥天罪，眼看性命活不成。”
熊氏听见这一声，如同天雷击脑门。

熊氏用手一指，叫声：“三叔三婶哎！”
只要你们有一个在金相府，这本账算不清。”

熊氏跟手拿股香到佛前焚起来，跪下祷告——

叫声三叔三婶呀，你们在则为人，死则有灵。
有灵有感保住你大哥有条性命回家转，我夫妻情愿办修行。

桂氏一看，暗中欢喜。心想：“往常大哥一回来你摆架子，说底高文官动动嘴，武官跑断腿；文官动动笔，武官忙了不得歇。我晓得文官做不长的。我家老爷做武官虽然苦一点，倒是吃苦人常在。”元阳在虚空听见，说：“二嫂你不要笑张笑李，晦气星马上临到你了。”元阳一阵仙风来到八景宫中，拜见师父说：“我家大哥犯了诽谤皇帝罪，挨打入天牢，他们夫妻

俩像是回心转念，立意修道了。”三官说：“你家大哥是文官，容易劝化。你二哥是杀戮星临凡，我看你要想去劝他，是乡下人读祭文——难字在头。”“师父，我有办法。这叫文用文策，武用战略。我可用战书一封，送进中原，挑起我二哥领兵出阵与我交战，让我在战场上将他擒获，自然叫他就范。”元阳随手修好战书一封，仙风一吹，飘进皇城。正好被巡街御史捡起，送给天子观看。

天子把战书看完成，拨起心头火一盆。

跟手撞钟击鼓，召集文武。三百文官，二百武将，八大朝臣，九卿四相，一齐上殿参见万岁。天子说了：“众位爱卿，终南山无名大王有战书打进皇城，要孤家领兵与他交战。能胜，他愿意年年进贡，岁岁称臣；若败在他手下，他将杀进紫禁城，江山与他平半分。有哪位爱卿能领兵出征，剿灭高山无名大王？”

得胜班师回朝转，官上加官重封赠。”

这遭，文官背背武官的手，瞅总不敢瞅。就怕多多言，先向前；多多嘴，要变鬼。

三百文来二百武，总像泥塑木雕人。

天子一看，无人回话，长叹一声：“可怜呀！”

国家将兴必有祯祥，国家将亡必有妖孽。

朝中没得忠勇将，总是些贪生怕死人。”

众朝臣见天子发怒，一齐跪下来奏本：“万岁，金总兵武艺高强，要得平定叛乱，只有请他出征。

他一人能抵千员将，单刀能退百万兵。

我主要得江山稳，金总兵召进午朝门。”

天子立即准本，随差皇命官肩背圣旨，急速上路。

皇命官跨上银鬃马，连夜行走召总兵。

金总兵见到圣旨，满心欢喜。他想：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剿贼灭寇，哪肯疑迟！

急速跨上高头马，领了圣旨上皇城。

金总兵上殿见驾。天子说：“爱卿，只因甘肃特道州终南山无名大王兴兵作乱，所以召你回朝领兵出征。你如能剿平叛乱，可以子赎父过。”总兵一听，喜之不尽，当即说：“万岁啊！”

随他叛贼多厉害，只要我到总太平。”

万岁问了：“金爱卿，你要多少人马！”“万岁呀，将在谋而不在勇，兵在精而不在多，我只要三千精兵，数名勇将。”万岁一听，龙心大悦，随手传令——

金坤爱卿听封赠，征西元帅你当身。

赐你精兵与良将，择日祭旗就出征。

金总兵帅印到手，赶紧策马来到校场。

马点山东龙驹马，兵点河南御林军。

老者不过三十岁，少者二九十八春。

老兵弱将总不要，个个是擒龙捉虎人。

会用刀，刀一把，会用枪，枪一根。

件件武器寒光闪，杀气腾腾吓坏人。

金总兵接下去又点起探信官、旗牌官、解粮官、押阵官……。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还点起长刀手、短刀手、钢枪手、弓箭手……再点一龙旗、二凤旗、威虎旗、百脚旗、十面大堂旗……

擂鼓三通咚咚咚，顿响三声狼烟炮，

队队兵马出皇城。
红旗如同烧山火，黑旗好似暴头云。
乌鸦难从枪林过，蛇虫钻不过马蹄边。
兵马来到白沙滩，离终南山还有一百余里，金总兵传令安营扎寨。三里一小营，四里一大营。

营盘扎得如铁桶，水线不漏半毫分。
总兵领兵出皇城，元阳真人早知闻。

元阳真人晓得二哥领兵出阵，随即来到八景中拜见三官大帝：“师父，我二哥武艺高强，还有精兵勇将，我这仙体道骨怎敌得过他呢？”“徒弟，正是你仙体道骨，才能与他匹敌。”三官大帝说声“变”！元阳就变成丈八金刚模样。牙齿像板凿，脚膀像辘轴，眼睛像铜铃，一手举千斤。元阳说：“我没得兵啊。”三官说：“你在终南山不是有三千灵鸟？叫它变三千精兵，就好与你二哥交战了。”元阳真人一阵仙风来到终南高山，唤出三千灵鸟，说声“变”！这些灵鸟个个梳毛衣，拍翅膀。拍呀拍，梳呀梳，变得差不多——

斑鸠身穿十样锦，喜鹊穿的黑背心。
孔雀生来茄花色，野鸡身穿燕尾青。
三千兵衣不同色，真似草寇杂牌军。
一阵仙风来得快，云端里落下对阵兵。

元阳真人离开终南山，领了三千兵马来到白沙滩。双方埋锅造饭，打发探马打探军情。金总兵得知无名大王的兵马来了，随手用战书一封，约定日期到沙滩交锋。这天，元阳披盔挂甲，来到沙场。金总兵用手一指：“你这大胆魔贼，竟敢窥视我汉室山河！”

等我今朝捉住你，剥你皮来抽你筋。
元阳也用手一指：“你这中原庸将，竟有吞天大胆敢与我比手，还不下马归降！”
等我今日来动手，叫你一个也活不成。
二人说话“当当响”，脸嘴一变动刀枪。
一回二合无胜败，三回四合没输赢。
五回六合龙争宝，七回八合虎翻身。
大战交锋数十合，胜败不分半毫分。
一打金鸡独立，二打古树盘根。
三打众星拱月，四打海水奔腾。
打得山崩地裂，杀得天地昏昏。

元阳真人想：二哥的武艺真不丑，我虽是个仙人总不能取胜于他。金总兵也想：这个草寇本领确是不小，怪不得敢向中原下战表！

一个越战越有劲，一个越战越精神。
杀得乌鸦停了翅，杀得百鸟不开声。
大战一天一夜整，谁也不肯让三分。

元阳就想了：仗打了一天一夜，二哥还不曾有滴水下肚，将他饿坏了怎对得起父母双亲呢？

同胞兄弟看娘面，千朵桃花一树生。

元阳故意用手一指：“金总兵，我你交战已一天一夜，腹中饥饿，各自回转用过点心，明日再战如何？”金总兵一听，正中其意。心想：我腹中原饿哩！于是各自鸣金收兵回营。元阳一阵仙风，来到总兵营中，对营帐上一站，听总兵吩咐小兵做饭，说吃饱了明日再去打仗。元阳想：哥哥你好无道理。我倒肉麻你，不让你饿坏了，你倒准备吃饱了好杀我哩！随即到

当方土地那里借来一对睡魔虫。元阳手一松，睡魔虫对金总兵鼻孔里一攻，总兵顿时瞌睡蒙忪，头朝西，脚朝东，呼呼大睡。小兵见总兵睡觉，一个个也跑去睡了。元阳就把沙灰对营盘里一撒，营盘处处着火。火越烧越旺，吓得小兵魂不附体，大叫：“总兵大人，火烧兵营啰！”总兵睡得糊里糊涂，没有听清：“不要吃烧饼，明天打了胜仗吃大肉。”小兵一听不对劲：“主将不问，就怕要失阵，我们倒不如挂冠逃走吧。”众位，底高叫挂冠逃走，就是把号衣号帽脱下来溜之大吉。

兵将顿时乱纷纷，各奔东西去逃生。

元阳见哥哥的兵马跑掉了，他也把鸟兵全部放掉。明日天亮，金总兵点兵出阵，一看，兵营里空无一人，心里一慌：“啊呀，我的兵马怎不见了，今朝怎好出阵迎战？倒不如闭营自守，料他总不敢到我营盘里来厮杀。元阳想：哥哥，你倒刁哩！随手就单枪匹马来到总兵营前，高叫一声：“金总兵，我你今朝不准带一兵一卒，杀它个高低如何？”金总兵一听，正中下怀。

总兵跨上银鬃马，杀气腾腾出营门。

骑马一阵风，两手不带鬃。

手提生铜棍，总兵逞英雄。

来到沙场就比手，个个杀得眼睛红。

金总兵，朝上杀，雪花盖顶，

元阳仙，对下杀，鳌鱼翻身。

金总兵，朝山杀，山崩地裂，

元阳仙，对海杀，海起灰尘。

总兵越杀越有力，元阳武艺欠三分。

元阳真人看看杀不过总兵，口中轻轻叫喊——

师父哎，徒弟在沙场吃败仗，你在灵山可知情？

假使我哥哥得了胜，要想他修行万不能。

他仰面朝天叹口气，惊动观音大士身。

观音晓得元阳杀不过他二哥——

跟手念起真言咒，捆仙索一根下凡尘。

大悲观音从天上“嗦嗦落落”撒下一根捆仙索，把总兵捆得紧腾腾。

元阳用刀柄一梗，金总兵从马上对下一滚。元阳对他身上一跪，刀对他颈项上一搁，喝声：“看刀！”金总兵吓得连忙求饶——

将军哎，猎户也不打笼中鸟，好汉不杀败阵兵。

你今饶我一条命，一重恩报九重恩。

元阳说：要我饶你容易的，不过么——

把卖国文书写给我，方可饶你命残生。

金总兵虽不是卖国之徒，但他心里已经糊里糊涂，身不由己，也就答应写卖国文书。元阳真人取出文房四宝来——

总兵笔在手，书写卖国文。

上到青云顶，下到黄土根。

卖尽中原十三省，又卖万岁紫禁城。

卖国文书写好了，元阳说：“我不用手接，你对后面撂。”金总兵把文书对后面一撂，正好被皇城派来的探信官接到，他就速速回转向万岁一报。元阳真人一阵仙风来到虚空，将捆仙索一收，把金总兵对沙场上一丢。金总兵站起来看看，四周寂静无声，一个人也没有，

他很觉奇怪——

人马兵器全丢失，满腹狐疑进皇城。

金总兵来到金殿拜见天子：“微臣请罪！”天子一见，龙心大怒：“你这大胆逆臣！兵马丢失干尽，卖国卖到紫禁城，贪生怕死留狗命，有何面目见孤君！”立即吩咐左右殿官，将金坤推出午朝门外——

把他官职都削尽，西天牢里做罪人。

只等六十天期满，开刀问斩不容情。

安童听说金总兵犯了卖国罪，就到西天牢里来张看。总兵说：“安童，我犯了卖国贪生罪，难有性命转家门。你替我送封书信回去，好让我父母妻子晓得。”“二老爷，书信怎样写呢？”“安童，我说你写。

拜上我父和我娘，再拜桂氏我妻房。

只因兵败强敌手，逼我辱国又丧邦。

圣上定我卖国罪，难有性命回家乡。”

安童写好书信，打好包袱立即动身。临走时又对牢头伯伯打了招呼：“请大伯照应我家二老爷。”

安童赶上阳关路，凶信二次送进门。

安童送书信回家，不必细表。再提元阳真人来到八景宫中拜见师父：“我大哥犯了诽皇妒帝罪，关在东天牢里遭难；二哥犯了卖国贪生罪，押在西天牢里受苦。只等六十天期满，就要挨杀啰！”三官说：“你可有办法去救他们出牢？”“师父，我有办法。”元阳真人一阵仙风，来到万岁宫中。一变二变，变作东海龙王模样。对天子龙床前一站，口中就喊：“高祖皇醒来。”天子在睡梦中只见是东海龙王。就说：“啊呀，龙王老爷，你到我宫中有何贵干？”“吾非为别，只因你东天牢里关了金大夫，说他诽皇妒帝，有谋王篡位之心；西天牢里押了金总兵，他写下降书，有卖国贪生之罪。我问你，你梦见妃女，现在妃女何在？说金总兵卖国，你江山可曾少了一角？这两件事情，全属子虚乌有，所以我来替他们伸冤，望你即速将他们赦出！如若不然——

大水淹到你金銮殿，看你怎样坐龙廷？

天子记住南柯梦，早朝坐殿论吉凶。一班文武大臣说：“万岁，就赦了他们吧！”万岁说：“君无戏言，不能赦罪。”众大臣叩头，跪下来帮求：“梦中之言虽然不可全听，但也不可不听。金大夫下狱是陛下信了梦中之言；金总兵坐牢，是信了终南山大王一纸无名战书。终南山乃佛门之境，素无强寇占山之说。万岁呀！”

这两件事情出得奇，伏望陛下细思忖。”

万岁一想，此话在理，随出赦文二道——

东天牢里赦大夫，西天牢里赦总兵。

赦文来到东天牢，金大夫说：“要赦，将我弟弟也赦出来，我一个人不出去。”赦文来到西天牢，金总兵说：“要赦，将我哥哥也赦出来，我一个人不出去。”传令官说：“不错，赦的就是你们弟兄俩。”

大夫总兵全赦免，回转家中做良民。

大夫从东天牢里放出来向西，总兵从西天牢里赦出来向东，两人对面一碰。大夫说：“人多不碍路，何人往我身上撞？”总兵说：“船多不碍港，何人同我碰肩膀？”总兵抬头一望：“啊呀，是哥哥。”大夫用手一指：“啊呀，是弟弟。”二人是哑巴吃黄连——有苦说不出。既是胞兄胞弟，又是难兄难弟。二人路过金殿，总兵说：“哥哥，我们既然蒙恩得赦，要到金殿去谢恩哩！”大夫说：“我们虽然得赦，总归是犯人，怎好上殿？再说，你金殿还不曾爬得够

啊？

往后是个白衣人，不必上殿去见昏君。”

总兵说：“哥哥，我们回宾州老家去，身边没得盘费哩。”大夫说：“这不要紧。俗话说，船到浅处，人到急处。身边没钱，一路上我唱莲花落，你打卖拳，带跑带唱，譬如讨饭。”

兄弟二人说得轻，元阳在云端里听分明。

元阳想，我两个哥哥没有回家的路费，如果让他们沿路卖唱，以后他们修炼成神，人家要笑他们是叫化子菩萨，那将是贻笑千古。”随手用拨金关一道——

将两个哥哥拨到云端里，飘飘荡荡往前行。

一阵仙风，飘到宾州城下。总兵立起身来叫声：“哥哥，我们才翻一个跟头，怎就跌到宾州？”“弟弟，你少说点，若是两个跟斗，不要跌到‘冻州’！”总兵说：“哥哥，你如不信，我们听听这里人说话可是宾州口音。”众位，各地方的人说话的口音不同，当然是听得出来的。二人静心一听，这里人说话真是宾州口音。总兵说：“哥哥，我们日里不回去，夜里回去。日里回去，人家看见要笑呱，笑我们往常回家骑马坐轿，威风凛凛，今朝回来怎裸头素服，战战兢兢。”大夫说：“我们在城里玩它一天。我记得从前西门最闹热，听说现在东门、南门最繁华。”总兵说：“哥哥，你要晓得——

三十年富贵轮流转，六十年河东转河西。”

弟兄两个没得事，跑跑转转来到东灵寺。只见庙宇倒塌，香火冷落。大夫说：“老早这里闹热哩。前后房屋簇簇新，菩萨身上总装金，来来往往烧香客，昼夜不熄长明灯。如今怎倒霉到这种功程？”总兵说：“哥哥哎，

神明也有兴和败，何况我你两个人。”

兄弟二人，挨到黄昏，才敢进门。总兵用指头敲门。管门安童问：“你是何人？”“是你家大、二老爷回来了。”安童赶忙向里通报：“老太师，大二两个老爷回来了。”老太师一听，喜欢得老泪纵横，随手吩咐安童大开正门。弟兄二人来到高厅——

双膝跪倒尘埃地，父亲连连叫几声。

老太师问：“啊呀，我儿怎得回来的？”“父亲，我们是跑家来的。”“啊，逃家来的？”

等到皇上捉逃犯，连累全家不太平。”

金大夫说：“我们是皇上赦回来的。”太师叹了口气：“儿呀，我们真是漏屋偏遭连夜雨，破船又遇顶头风。我被革职才几载，你们怎又弄到这光景？”

大夫对父亲，仔细说原因。

为儿把官做，耿直又忠心。

只因皇上纳妃事，稟陈利害给他听。

谁知忠言反逆耳，诬我起了篡国心。

总兵对父亲，一一说分明。

为儿守边关，忠心保朝廷。

谁知高山出强贼，沙场上面来交兵。

不幸为儿被打败，写下降书求活命。

万岁知道龙心怒，弄成现在这光景。

老太师说：“都不怪你们，只怪我一个人。”

我一不该答应王门招嗣婿，二不该将王氏强行娶过门。

三不该毒棒毒棍打儿媳，惹得王乾告状上京城。

如今身败又名裂，亲生骨肉两离分。

大夫叫声：“爹爹呀！”

三弟年纪虽然轻，说话做事很聪明。

他说做官没好处，不如他吃素来修行。”

老太师说：“我们现在是车到山前已无路，只好陪三儿修行了。”大夫和总兵说：“我们也愿遵父命，不知熊、桂二氏是何心？”熊、桂二氏正在旁边，一听就说：“我们早就许了三叔的愿了——

只要二位老爷有幸回家转，我们情愿去修行。”

大夫说：“我们说修就修，到三清寺抄部《三官经》，一面诵经，一面做好事。”可是没有想到：

他们修道三载整，粮草没有半毫分。

大众一听，不大相信。金相府万贯家财，堆金积玉，修几年倒没吃啦？众位要晓得，全家闭门只顾修，人家少他的粮钱不对家收；贫苦人家向他借，还照样对外发。父子三人没俸禄，三年下来还不穷光啦？

烟囱成天不冒烟，锅子盖得紧腾腾。

大夫说：“弟弟，家无营生做，吃尽斗量金，坐山山吃尽，坐海海吸枯。我们既然奉佛修道，何不出门化缘？”总兵说：“好的，我们一同去。”

兄弟都做化缘人，跑遍宾州一座城。

弟兄两个来到陈三庆员外家门口，对那一站，口中就喊：“龙奔沧海，道奔善门，斋僧布施，布施斋僧。斋斋我出家道人，功德无量，南无阿弥陀佛！”管门安童一听，用手一指：“大胆道人，五忙六月的时候，黄汗淌来黑汗流，看不见和尚、道士的脚趾头；才只钉耙上梁口，到上我家来化缘呢。依我性子搬起门杠宰了你们！”总兵说：“哥哥，可要霉煞得！宁可人求己，不要去求人。”弟兄两个气塌塌打转。在半路上遇到陈三庆员外。陈员外说：“啊呀，文武二位老爷，你们倒难得出门，做底高的？”众位，金大夫顶要面子。就说了：“哦，我们收账的。”总兵说：“哥哥，你还死要面子活受罪哩。要饭就说要饭，腾腾空怎说要账？”员外说：“啊呀，你家怎穷到这种样子？好吧，你们先回去，我即刻打发安童送粮送草来。”这遭，三三两两，谣谣言言，说金家落难了，有从前得过他家好处的，都纷纷对他家送粮送草。

粮草送了三天整，家里堆得密层层。

老太师一看：“不对呀，我们在家烧香念佛，让大家送现成的给我们吃，修到点功劳还不够抵罪孽！”随手写了斗大的“谢”字对府门上一贴——

谢谢乡亲不要送，我今生今世还不清。

原先送来点粮草能吃多少时啊？

时间不曾过一载，粮草倒又用干净。

熊氏说：“大老爷，屋望里响了。”大夫问：“底高叫屋望里响？”“断粮呢。”桂氏对总兵说：“二老爷，屁股头响了。”总兵问：“底高叫屁股头响？”“断顿（凳）呢。”弟兄两个说：“我们还是出去化缘。这次我们借修东灵寺为名，化缘既是为修东灵寺，也是为修我们的‘五脏庙’。”

大夫叫总兵，听我说原因。

来到东灵寺，你我罚心愿。

弟兄两个来到东灵寺一看，庙宇倒塌得不成样子。

东庙山墙对下壅，西庙山墙直隆通。

柱棵脚子半腾空，菩萨坐吃西北风。

屋面上头开天窗，椽子根根荡叮当。

行坛菩萨少袍帽，坐坛菩萨少金装。

大夫、总兵走进山门，拜见当家师父说：“东灵寺倒塌到这种样子怎没人修的？”“二位老爷，从前只有你金相府能修，现在哪修得起唷？”大夫、总兵说：“我家现在没这批银本修末，我们倒有心化缘来修的。”当家师说：“有你们二位大人出面修末，何愁修不起来。”总兵说：“哥哥，我们倒问问菩萨看，到底可修得起来？”大夫来到东灵菩萨面前，双膝一跪，不知怎样问菩萨的话。总兵说：“哥哥，这里有个签筒，求堂签诗问问。”大夫手捧签筒摇，口中忙祷告：“东灵神明有灵有感，我们有心化缘修寺，求你老人家付堂签诗。修得起来付上上签，修不起来付个下下签。”大夫捧住签筒摇三摇，筒里跳出一根签条来。总兵捡起来一看，是第二十八签。总兵说：“哥哥，拿签诗簿翻开看看是好是丑？”大夫翻开签簿一看，是上上签。签诗这样说的——

八中秋月正明，长空时刻起乌云。

可喜狂风吹散去，一轮圆月伴繁星。

总兵说：“哥哥，签诗的意思是好的，可能我们要遭到些磨折，最终还是修得好的。”当家师问：“你们化缘么，算是哪一教的？”“师父，你看我们算哪一教？”当家师说：“如果你们算释教，出门要念‘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’。”总兵说：“道教怎么念法？”“道教念‘志心朝礼三清三境太乙救苦天尊’。”总兵说：“这个调口我们不会哼。”当家师说：“这样，我教你们儒教夹道教，再和点释教，就叫三教并一家。口念‘三洲感应，护法韦驮天尊，斋僧布施，布施斋僧，斋斋我们出家道人，南无阿弥陀佛’。而且空身出去是化不到的，必定要肩背韦驮，口念弥陀。”总兵一听，浑身来劲，捧住韦驮两只脚，对夹肘里一夹，准备出门。小和尚说：“你偷我寺里的韦驮。”总兵说：“你家师父叫我背的。”老和尚说：“不是背这个泥塑韦驮，它的斤两重，你也背不动。我庙里有纸韦驮哩。”总兵说：“活的不背，背死的有何用？”“不是死的是纸的，是用硬板纸画的韦驮像。”总兵对大夫说：“哥哥，我们走千家不如走一家，扯豇豆不如拾棉花，挑野菜不如挖萝卜。我们寻到哪家大富户，募化他独修东灵寺。”大夫说：“弟弟，哪家修得起啊？从前，只有我相府马马虎虎修得起，现在哪家能出这些银子？”总兵说：“让我爬到城头上去望，哪家富就上哪家去。”兄弟二人爬到城头上一望，只有皇亲刘驸马家最富，房屋层上层，树木紫腾腾，决定就到他家去。

兄弟二人往前行，白虎厅上化皇亲。

大夫说：“我们到刘驸马家去，数目不要开小，如果问我们要多少，开口最少要化一吊；如果他肯出一吊，我们要他出一挂。”众位，当初的一吊是几钱？是一千个钱。一挂是多少？是十吊。总兵说：“如果他答应一吊一挂末，我们就要说，‘老爷，我们两个人，每人要一吊一挂’。这样，钱就多了。”

讲讲说说走得快，不觉来到驸马门。

一到刘驸马家门口，弟兄两个用引磬木鱼一敲，对门里就喊：“三洲感应，护法韦陀天尊，斋僧布施，布施斋僧，斋斋出家道人，南无阿弥陀佛。”一阵顺风，这声音送到白虎厅上。刘驸马就问安童：“外面说底高三斗干面，腌菜塍塍，做点馄饨。可是这话？”“老爷，不是的。是两个道士在府门外面化缘。”“喔，是道士。安童，道士不能从正门进来，将耳廓门打开，叫他们从那里进。”安童把耳廓门一开：“道士先生，我家老爷叫你们进去！”大夫说：“可霉煞人。过去我们不管到哪家总从正门进去，驸马公架子倒不小，叫我们从廓门进去。”“哥哥，这叫人在矮檐下，谁敢不低头。就从廓门进去吧。”

弟兄上前来施礼，拜见驸马老人。

驸马一见就问了：“二位先生家住哪里，姓甚名谁？”金大夫上前一步，叫声：“驸马老爷！

若问我家家不远，不是无名少姓人。”

“我们住本城北门金相府，父亲是当年文宰相，母亲是皇封正夫人。

我们二人职不轻，一大夫来一总兵。”

刘驸马一听，用手一指：“你这大胆逆贼，自己丢官革职，正事不做，反而沽名钓誉，想发我的钱财。我晓得你们今朝一吊跑不掉。”“老爷，一吊不够。”驸马说：“一吊不够再加一挂。”“老爷，我们弟兄两个，每人要一吊一挂哩。”刘驸马说：“是的，就照你说的办。安童，替我拿根麻绳来！”

大夫吊个扳弓样，总兵吊成老鸦飞。

刘驸马一双势利眼，将大夫总兵当犬欺。

这叫人情薄如纸，金钱重如山。

为人一倒运，认钱不认亲。

大夫说：“弟弟，我们今朝是人落陷阱铁落炉，还不晓得挨吊到何时？”总兵说：“我的喉咙比你大，我来呼救——皇亲刘驸马家吊杀人啊！刘驸马吊杀人啊！”一阵顺风，送进公主娘娘香房。公主娘娘问梅香：“梅香，东边哪家吊杀人？”梅香说：“公主，不是东家吊杀人，是两个化缘道士挨驸马爷吊在屋梁上。”公主想，驸马公怎这样待人无理？

打僧骂道多作孽，诽谤佛法罪不轻。

公主说：“梅香，搀我下楼去看看。”公主娘娘跑去一看，两个道士连声口喊：“救命啊，驸马宫里吊杀人啰！”公主说：“安童，替我把两个道士放下来。”哪晓得两个狠心安童，用刀将麻绳一割，“叭嗒”一声，大夫和总兵从梁上朝下一脱，命总没得。公主倒是好心好意，叫声：“梅香，替我给点钱他们，请他们出去买顿饭吃。”弟兄两个一听，吓得没命。就说：“公主哎，不要请我们吃饭啰！”

我铛铛明杖总不要，只要留我命残生。”

嘴里说话脚下走，快做逃灾躲难人。

弟兄两个离开驸马宫已是鸟雀归窝的时候了。总兵说：“我们今夜不要回家。”

东灵寺里过一宿，等到明朝再定章程。

弟兄两个仍旧来到东灵寺，找到两个拜凳，就对上一困。大夫就与总兵讲了：“弟弟，看来化缘不是件容易事，必定要学前人做点苦戏。”总兵说：“哥哥，你就是性急，这里八字还不曾见一撇，怎又想到做土基？”“不，兄弟，不是做土基，是做苦戏。”“底高叫苦戏？”“兄弟，你不曾见过？从前化缘的和尚、道士，先是善募，口念弥陀；后是苦募，穿腮、割耳，甚至也有剁手募化的。”“格么，我们也就剁手募化吧？”“兄弟，看来只有这样了。不过，哪里有刀呢？”

二人虽然说得轻，元阳却已听分清。

元阳真人一想：我家两个哥哥是一片真心要剁手募化，若用凡间钢刀把手一剁，将来是接不起来的唷！他随手扯片柳叶，呵口仙气，变作柳叶钢刀一张，对东灵寺门口一撂，弟兄两个吓了一跳。大夫说：“兄弟你困里边来点，外面落刀了。”总兵说：“不是落刀，凡人不知仙人知，我们说要剁手没得刀，天上送刀来了。”大夫说：“你要剁哩，你先来呀。”总兵说：“是的，应该我先来。小时候穿衣末，我穿新的，你穿旧的；书房读书末，我用新书，你总用旧的。”大夫说：“兄弟，你不要说气话，我就先来。”大夫将刀拿在手，浑身只是抖——

针尖挑刺肉还疼，何况钢刀割自身。

大夫打算动手了。总兵就对哥哥说：“你不要着慌，我们二人，一个剁左手，一个剁右手。你留住握笔的手，将来好写缘簿。”金大夫是文人，拿张刀准备对下剁，想想又不敢。元阳真人一想，哥哥他自肉割不深，还是让我暗中帮忙。只见大夫手指一掀，“咔嚓”一声，一只手剁下来了。鲜血像筛酒，跟手抓把香灰对创口上一按，权作止血灵丹。

也是当年留俗例，香灰止血到如今。

金总兵问哥哥：“可有点疼呀？”大夫硬住头皮说：“还好哩，有点麻辣酥酥。”总兵是常常杀人的，手狠胆大，拿过刀咬紧牙齿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倒喊起来了：“啊依喂，哥哥你骗我的，人总痛煞得了。”“兄弟，我早先说痛，你怎肯剁？”总兵也抓把香灰一按，血就止下来了。耳听鸡鸣报晓，东天放毫。总兵说：“哥哥，天快亮了，我们要上街呀。这剁下来的手放哪里呢？”大夫说：“天井里有稻草哩，我们搓根稻草绳系起来，将它挂在颈项里，随身带上街。”“哥哥，早说要搓绳么，我们不会把绳搓好了再剁手？现在没得手怎样搓呢？”“不要愁，我们一个用左手，一个用右手，二人合起来搓。”

弟兄两个忙搓绳，寅时动手卯时成。

辰时三刻就动身，街坊上募化有缘人。

卷七 捉拿驸马

问萧何，佛如何？黄金贵，值钱多。
昔有韩信问萧何，问他楚汉佛如何？
人人总说黄金贵，我看是欢乐值钱多。

却说大夫、总兵在东灵寺剁手募化行苦计，忙了一夜，眼睛闭都不曾闭。抬头一望，东天发亮。

东天日出宝莲开，弟兄两个就上街。

上街遇到哪个？木匠店的老板起身开门探阙，喊店里的客师：“你们这些师傅还起身？乡下上街修牛额头的人总到门口了。”店老板再仔细一望，啊依喂，这两个道士剁手募化修东灵寺的，鲜血淋淋，岂不伤心。“道人，你这双手挂在脖子里很吃力，我送一只木盘给你，既好让你们放铜钱，又好伏在这木盘上写缘簿。”总兵说：“哥哥，你帮他上缘簿，我来替他求忏悔。”

木匠店老板发善心，将这木盘斋道人。
布施重修东灵寺，韦驮菩萨有感应。
保佑你，手艺越做越精明，四方买主涌上门。
砧砧研来研研砧，做出东西冠全城。

弟兄两个肩背韦驮对前撑，前面募化有缘人。又遇到哪个？木行里的老板。“道人，你们募化修东灵寺么，吃这么大的痛苦！要三排五排木头到我家来放，不收你们分文，算是我来斋僧。”“哥哥，上缘簿：我来替他求忏悔。”

木行老板发善心，成排木头斋道人。
布施重修东灵寺，韦驮菩萨有感应。
保佑你，货色卖得干干净净，账目算得笔笔清。
生意兴隆通四海，顺风顺水上南京。”
他们肩背韦驮站起身，再去募化有缘人。

前面是砖瓦石灰行，老板也慷慨得很：“要多少砖瓦石灰，用船到我家来装，我不要你们付铜钱。”“哥哥，上缘簿！我来帮他求忏悔。”

砖瓦石灰行老板发善心，砖瓦石灰斋道人。
布施重修东灵寺，韦驮菩萨有感应。
保佑你，砖瓦烧得四角方，石灰烧得白如霜。
引来千万买卖客，财源茂盛达三江。
他们肩背韦驮对前撑，米行老板也斋僧。

“道人，修东灵寺开工到完工要吃多少米，用船到我家来装，我不要铜钱的。”“哥哥，上缘簿！我来帮他求忏悔。”

米行老板发善心，将雪白大米斋道人。
布施重修东灵寺，韦驮菩萨有感应。
保佑你，柜台像个紫禁城，店先生是活财神。
乃积乃仓库连囤，南城门堆到北城门。
肩背韦驮对前撑，油作里老板也斋僧。

油作坊里的老板说：“道人你们剁手募化修东灵寺么，真是千诚意来万诚心，我也诚心诚意来斋僧。你们算一算，开工到完工木匠要吃多少油，到我家来挑，我不收你们的钱。”

“哥哥，上缘簿！我来替他求忏悔。”

油作坊老板发善心，成作的豆油斋道人。

布施重修东灵寺，韦驮菩萨有感应。

保佑你，磨子口里出黄金，生铁榔头檀木柄。

油砧煞得紧又紧，一作出油廿八斤。

肩背韦驮朝前撑，水面店老板也斋僧。

水面店老板看见这两个道人剁手募化，随口喊出了声：“啊喂，罪过哩！道人，修东灵寺要吃多少水面到我家来称，我不要你的钱。”“哥哥，上缘簿！我来帮他求忏悔。

水面店老板发善心，将龙须水面斋道人。

布施重修东灵寺，韦驮菩萨有感应。

保佑你，磨子口里出黄金，箩具下面堆白银。

头铺二铺擀面卖，三铺四铺做烧饼。

五铺六铺做汤饼，七铺八铺做酱饼。

九铺十铺没处吃，老板用它洗面筋。

锁面如同神仙手，跳面如同活财神。

切的切来称的称，面篮子活像舞龙灯。”

他们肩背韦驮对前撑，烧饼店老板也斋僧。

“道人，修东灵寺要吃多少烧饼，到我家来搬，我也不要铜钱。”“哥哥，你上缘簿！我来帮他求忏悔。

烧饼店老板发善心，烧饼馒头斋道人。

布施重修东灵寺，韦驮菩萨有感应。

保佑你，个个馒头包白糖，只只烧饼葱花香。

蒸的蒸来煎的煎，买客涌到炉子边。

人头上面接烧饼，夹肘缝里收铜钱。”

肩背韦驮对前撑，豆腐店老板也斋僧。

豆腐店老板一见：“啊依喂！昨天是个假道人，今朝是个真道人，剁手募化是真道功。道人，修东灵寺从开工到完工要吃多少豆腐百页？到我家来称，我也不要铜钱。”“哥哥，上缘簿！我来替他求忏悔。

豆腐店老板发善心，豆腐百页斋道人。

布施重修东灵寺，韦驮菩萨有感应。

保佑你，珍珠进磨出银浆，点起花来像白玉霜。”

肩背韦驮对前撑，前面募化众考生。

一班童生进城赶考，见两个道人剁手募化就说：“道人，我们有盘费银子，布施你重修东灵寺。”“哥哥，上缘簿！我来帮他求忏悔。

赶考童子发善心，将盘费银子斋道人。

布施重修东灵寺，韦驮菩萨有感应。

保佑你，考场上遇文曲星，宗师大人来照应。

榜文高挂城门口，不是秀才也举人。”

肩背韦驮对前撑，上学公子也斋僧。

一班上学公子对两个道人说：“我们买书笔纸墨多到几个钱，也来布施修东灵寺。”“哥哥，上缘簿！我来帮他求忏悔。

上学公子发善心，省下铜钱斋道人。

布施重修东灵寺，韦驮菩萨有感应。
保佑你，上学公子好记性，又伶俐来又聪明。
背诵诗书如流水，不用先生打手心。”
肩背韦驮对前撑，高楼上小姐也斋僧。

高楼上小姐对下一望：“啊依喂，两个道人剁手募化，鲜血淋淋，岂不伤心。梅香，替我撂点钱下去。”梅香拿钱对下一撂，总兵说：“哥哥，天上落钱了。”抬头对绣楼一望，原来楼上小姐也斋僧。“哥哥，上缘簿！我也来替她求忏悔。

高楼小姐发善心，撂下铜钱斋道人。
布施重修东灵寺，韦驮菩萨有感应。
保佑你，绣起龙来龙摆尾，绣出虎来虎翻身。
绣个姑娘要出嫁，壁虎子也赶来作媒人。”
肩背韦驮对前撑，前面募化种田人。

乡下农民上街看见这两个道人剁手募化，也摸出钱来对木盘里一放。“哥哥，上缘簿！我来替他求忏悔。

种田老爹发善心，拿出铜钱斋道人。
布施重修东灵寺，韦驮菩萨有感应。
保佑你，种田田出谷，养猪猪发禄。
“回头青”上秀小麦，“癞宝草”根长萝卜。
丝瓜不长筋，黄瓜不长钉。
豇豆长得像竹节鞭，茄子结得像油瓶。
种它一园扁白菜，一棵称称有七八斤。”
肩背韦驮对前撑，前面盲人也斋僧。

弟兄两个遇到一个瞎子，用明杖在街上“秃、秃、秃”摸路跑。听说有两个道人剁手募化，也站下来说：“道人，我也有钱斋僧。”“哥哥，上缘簿！我来替他求忏悔。

盲人先生发善心，也将铜钱斋道人。
布施重修东灵寺，韦驮菩萨有感应。
保佑你，‘报君子’一敲叮呀叮，穿街过巷来算命。
东家请你排八字，西家请你合婚姻。
修修来生做好事，眼睛睁得像晓星。”
三十六行我说不尽，略表几句散散心。

再讲元阳老祖在八景宫跟师父说：“师父，我这遭可算圆满功德，合家都修心念佛。”“贤徒，你还有三件大事不曾做哩！一，要报你父母养育之恩，度他们脱胎换身；二，要替你两个哥哥在七天之内把手接起来，过时血脉凝固，医治无效；三，——

捉拿皇亲刘驸马，罚他独自造东灵。”

“师父，要我做好这三件事，我就即刻临凡。”元阳老祖一变二变，变做小时候坐马房修道的模样，随身带了接骨丹——

仙风闪闪就动身，再到宾州来度善人。

元阳多年不曾回家，连金老太师总不认得他，说道：“你这小道士，我家五载之前大做好事，斋僧布施的时候你不来，现在我家穷下来了，与你做一样个营生，你到我叫化子碗里分饭吃，我哪有钱来布施你呢？”“太师，你没得缘分把我不关事，你可认得我？”“唔，人倒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，就是不认得你是哪方道人。”元阳说：“太师，你不认得我，我就少陪了。”元阳真人一去，太师就同夫人讲了：“夫人哪，才间这个小道士，走路的走相、说话的声

音倒跟我家三儿差不多。”元阳真人一听，喜之不尽，随即来到太师跟前——

双膝跪倒尘埃地，爹爹连叫两三声。

太师说：“这倒稀奇，你叫我父亲就有缘化把你？”“父亲，认错衣裳好穿，认错帽子好戴，还有哪个认错父母拾到老子叫啦？”太师说：“你如是我三儿，你把我金相府二载之前的事说给我听，我才相信。”“父亲，要谈家中情况，我了如指掌。”

我在小书房里读“五经”，读读文章闷在心。

奉了母命游春景，三清寺里遇道人。

送我一部《三官经》，小书房里办修行。

满门家眷劝不醒，一封家书送进京。

父亲一见怒气生。

父白：唔，当然不欢喜。

你就别驾转家门，

父白：高楼训子无效验，

将我押进马房门。

父白：你想想看，可怪我老头子？

马房遭磨难，玉清下凡尘。

度到终南山，到底修成真。

白鹤驮我进天门，玉皇大帝重封赠。

我在天宫接表文，三茅祖师我当身。

从此脱凡登仙界，永做逍遥自在人。

太师说：“冤家，你既然修仙了道么，又回家作甚！”“父亲，我从南天门经过，遇到个瞽目大仙，说我不好离开祖基，离了祖基，父母要成嗝气。我回家来——

一来张看我双父母，二来会会王氏女千金。”

太师一听就生气：“你这冤家把王氏带走，又家来害我！”“父亲，我被度出马房后，你对王氏下狠心。我的王氏年纪轻，背了父亲行‘短径’。”

若不还我王氏女，不怕你是宰相身。

太师叹了一口气：“冤家，还宰相宰相，宰相在哪里？这总是为了你这个冤家！

从你冤家出马房，我告示贴到四城门。

寻找儿媳人两个，音不通来讯不闻。

你岳丈从广南回家转，揭下告示进皇城。

当皇天子告御状，圣旨捉拿我老身。

一场御状输绝得气，革职回家做修行人。”

“父亲，你革职在家，我大哥总该接你的相位了吧？”“不要提了。他犯了诽皇妒帝罪，被打进了东天牢。”“我二哥总该封侯了吧？”“还提这个霉话，他六月初三在白沙滩上吃了败仗。

犯了卖国贪生罪，西天牢里做罪人。”

“父亲，我少陪了。”“冤家，你上哪去？”“我啊？

哥哥天牢里遭磨难，我要做提茶送饭人。”

“儿呀，他们不在牢里，被赦出来了，与你做一样的营生，在家吃素修道哩。”“这样么，我就上老陆地。”“你有底高陆地买在哪里？”“我早先修道在马房，我到马房去看看。”“他们不在马房，在街坊募化修东灵寺哩。”“嘿嘿，父亲，好的，好的。

我们弟兄三个同是父母生，你待我怎有两条心？

我当初修道你把我对马房里一押，两个哥哥修道就让他散手散脚，不受你一点处罚。”

父子两人正谈论，大夫总兵转家门。

弟兄两个进门，看见有人在与父亲谈话。只听两人一问一答，十问十答，但又不知是从哪来的贵客。弟兄两个也就问他是否是僧人，将断手对半墙上一撂，对高厅上直喊：“父亲，你与哪个七谈八嚼？”太师说：“三儿呀，你快点躲起来，你家两个哥哥回来了。”“父亲，小时候我怕他，现在我还怕他不成？”元阳真人对屏风后面一隐，大夫总兵来到高厅问父亲：“你才间跟哪个讲话？”“儿呀，我没有跟哪个讲话。”“父亲，我们要搜查的，搜到请他吃木棍。”“儿呀，你们不能打！”

他不是张三并李四，是你三弟转家门。”

两个哥哥说：“提到三弟我更加要打。他是全家的祸根，把金相府弄到这个功程！”这时元阳真人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：“哥哥，请罪请罪。”大夫说：“请底高罪？”元阳说：“哥哥，我们难得会面，今朝回来一齐向父母双亲请罪。我们兄弟三个能够团聚，也是祖上的德气，父母的福气。”两个哥哥说：“要请罪你去请，我们在家天天向父母下拜的。”元阳说：“你们天天在家拜，我又不在家。今朝难得爷儿父母同堂，一齐叩拜父母岂不更好。”这遭，揪呀揪，两个哥哥每人少只手，就怕要现丑。他们三人并排排，来到父母跟前：“父母双亲在上，孩儿有礼。”元阳看看两个哥哥，对太师说：“父亲，小时候我不懂礼，现在他们长大了怎么也不懂礼？我作整揖，他们为底高只作半揖？”总兵说：“不要乱说，还有底高半揖整揖？”“哥哥，不相信我站中间来，让父母亲看看清。”元阳对中间一站，两个哥哥对两头一分：“父母双亲在上，孩儿有礼。”元阳看好两个哥哥手一舞，只有一只手着地，一只手套了一个空衣袖。“啊，你们两人只有两只手，还有两只手挨皇上剁掉啦？”“三弟，还提这个祸场头哩！不是被皇上剁掉的，是为了募修东灵寺，我们自己剁的手。”“啊呀，修东灵寺剁手，修西灵寺倒要剁脚，修北灵寺还要剁头哩！”

只见三头六臂马灵王，不曾看见独臂菩萨坐庙堂。”

元阳又问了：“哥哥，你们的手呢？”“手在外头半墙上。”“快点拿来让我替你们接起来，不要被馋狗偷去吃掉。”“兄弟，你小时候溜东溜西，到现在还虚天虚地。他哪里是台子脚、板凳腿，断了好接？”熊氏听说接手，就问：“叔叔，可要买点鱼胶、广胶？”桂氏也问：“可要买点红绿麻线？”元阳说：“买这些东西做底高？”“用鱼胶、广胶粘起来，红绿麻线捆起来。”“嫂嫂！”

鱼胶广胶总不用，只用清净水一盆。”

熊、桂二氏一听，不晓得多高兴：“我们去取水，单看三叔叔变的底高鬼。”“嫂嫂，你们把眼睛闭紧，不好偷看。

如果你们用眼睛瞟一瞟，接起来是一肩低来一肩高。”

妯娌两个被他一说，当真把眼睛闭起来。元阳真人就想了，大哥哥是文官，手指头是尖的；二哥哥是武官，手指头是秃的，不好接错，接错了就要成笑话。他用净水一盅，大显神通，画符念咒，步罡踏斗，用符咒灰和接骨丹一拌——

法水连连喷三喷，两手接得紧腾腾。

元阳修成仙，两手接上肩。

道功深如海，神法大无边。

元阳说：“嫂嫂，你倒来看看，手接得可好？”熊、桂二氏说：“我不相信。”“不信，你好来看的嘛！”这遭，你一背，她一掀，根根筋络通到心，当真接得蛮好。

你一背，他一拉，没痕没迹没伤疤。

熊氏忙烧香，桂氏忙点烛。

谢天谢地又托福，拜拜我家活佛三叔叔。

元阳问：“哥哥，我才间看到你们背上好像背个底高东西？”“啊，是背的韦驮，出门募化用的。”“哥哥，你何苦唷，你们初办修行，怎好将韦驮背出去骗人？”

你将菩萨带出门，污了神明罪不轻。

“哥哥，我还看见你们有个竹爿爿的那个东西作何用？”“啊呀，底高竹爿爿？是敲琴锣的竹板。”“哥哥，琴锣敲起来乒乓乓，远听起来像保方，大户人家失了窃，你们若是查不到——毛竹板子有你打，问你们保的哪一方？”

元阳又问：“哥哥，我看你们夹肘里好像夹的是缘簿，给我望望看。”元阳拿起来一望，上面记的砖瓦、石灰、木头、水面、豆腐、烧饼、馒头等等。“啊依喂，三十六行，行行都出钱的。哥哥，我看你们其它东西不要备，倒要打起几双铁草鞋，穿在脚上去要钱呢。我说啊——

你们千家万户总不要走，只走宾州一大家。”

两个哥哥问：“兄弟，你对宾州城里情况可熟悉？”

元阳说：“嘿嘿，这总不晓得？”

宾州城有个刘皇亲，比我金相府还胜三分。”

大夫说：“兄弟，我们领教过了。”“化到多少？”“化到一吊。”“哎，一吊钱也不算少。”“哪里是一吊钱，是一根绳啊！”“绳也好的，长的结络绳，短的做担绳，修东灵寺也用得上的。”“弟弟，刘驸马拿出一根绳——

把我吊做扳弓样，二弟吊作老鸦飞。”

元阳说：“哥哥，他只好吊你。对我，碰总不敢碰。让我去！”两个哥哥一听，不晓得多高兴：“好哎，我们也跟三弟一同去。”兄弟三人跑到半路上，大夫说：“我不去了，我看见他家旗杆就怕的。”总兵说：“我也不去。现在我无官无职，只有挨他欺侮。”元阳说：“你们不去就回转吧，让我一个人去。”

元阳真人站起身，到了皇亲大府门。

高喊三声刘驸马，远山里来了小道人。

今朝是刘龙、刘虎弟兄两个看门。刘龙、刘虎说：“你这个鬼道士，黄鳝没四两——就一条声。你在吵底高？”元阳说：“你赶紧替我向刘驸马通报。”刘龙、刘虎说：“我们不替你报，如果让驸马公知道，惹他发躁，你又是三十杠发跳。”元阳说：“你真不报假不报？”“真不报。”你再说三声不报，惹我发躁，把你家石头狮子捧起来对你脑壳子上一撂。”“你这个鬼道士，口出胡言，你晓得狮子多重？”“这总不晓得？称总称过了。”“你何时来称过？”“三天前头，我在东门外面唪经。

唪经唪到二三更，走到你家门口撑一撑。

犬儿咬得不绝声，手里拿把戥山秤。

把两个狮子称一称，左边狮子千斤重。

右边狮子九百斤。

两臂轻轻举一举，狮子托到手掌心。”

刘虎说：“鬼道士，替我滚远点。不要说用手托，你就用两只手捧住撼，也撼不动它。”“你不信替我取杯水来。”刘虎、刘龙说：“他用脱身法了，叫我去取水，背了我们他就溜走了。这样，我们两个人，一个去取水，一个看住他。”一歇工夫，刘龙把水取来了：“道人，水取来了看你会变什么鬼。”元阳得到净水一杯，嘴里就念：“嘛咪嘛咪哄。”眼睛一闭，哈口仙气。用水对狮子眼睛一抹，狮子眼睛直眨；对狮子毛衣上一洒，狮子毛衣直抖。

法水连连喷三喷，两个狮子总动身。

狮子一声叫，对元阳手上一跳，元阳托在手掌就撂。

右手撂到左手来，活像加官出戏台。

越撂越高，狮子倒看不见了。

一个撂到天宫去，一个撂入九重霄。

元阳说：“狮子呢？”“啊呀，看不见了。”“成仙去了，上天去了。你这遭可报？”刘虎说：“要我报你叫狮子喊把我听听，我才相信。”众位，石头狮子可会成仙？不会成仙。可会喊？也不会喊。格么，要劝刘驸马独修东灵寺，多少菩萨在暗中帮忙啊！提天大王捉住得，托天大王托住得，四大金刚捧住得，哪吒太子挑住得。元阳真人站在府门口，用手对虚空一指：“狮子，驸马家安童要你喊，你就喊呀！”哪吒太子在空中答应——

“嘟嘟嘟嘟”连喊七八声，吓坏了安童两个人。

“安童，你可报？”“道人，我报，不过要把狮子归到原位。”元阳真人用手一指，狮子对门口一抛，“扑秃”，打坏了门厅一个角。狮子横七竖八对门口一拦。元阳说：“安童，我少陪了，改日再见。”刘龙、刘虎说：“道人你一走，不是害了我们么？我家驸马公明天要行香，轿子从门口通不过，我们怎得了呢？”元阳真人说：“你对里报么，我叫狮子归到原位。左边的还蹲左边，右边的还蹲右边。”两个安童立即奔到白虎公堂，双膝一跪：“驸马爷，府门外有个鬼道士化缘，要我们向里通报；我们不报，他就把狮子对天上撂。”“安童，你怎信他的？他是跑江湖出身，有遮眼法的。他骗我骗不过，只好哄哄你们。唤他进来！”刘氏两兄弟领命而去。刘龙对刘虎说：“我们对小道士要客气点，不要说驸马爷唤他进来！就说驸马爷请他进厅。”二人走到门口：“驸马公有请！”元阳真人手一伸，刘龙问：“你向我要底高？”“唔，他请么，要有请帖。”“哦，不是请，是叫你进去。”元阳又用手一伸：“他叫，要有叫票，拿叫票来。”刘虎说：“你到底进去不进去？”“不进去我来作甚的！我晓得，你家驸马爷不是请我进去，也不是叫我进去，而是唤我进去。”刘氏二兄弟悄悄说：“这个鬼道士长弯耳朵，驸马说的话他都听见了。”

刘龙、刘虎前引路，元阳真人紧随跟。

元阳进府就不像两个哥哥的懦弱样子了。底高样子？他一跑一挺，像个当朝一品。刘驸马一见心想：唔，这个鬼道士架子到大哩？我来趣他一下。

小犬嫌路窄，

元阳想：他打趣我哩，我必定要还他一句——

大鹏恨天低。

刘驸马一惊：这个鬼道士可能来头不小！但还要跟他比才，两人就你一句我一句地比起来了。

刘：我是青峰白玉石，泼水不进。

元：我带朱砂红丹果，点石成灰。

刘：吾乃老君炉中火。

元：我搬黄河水来浇。

驸马公比不过他，就喝道：“鬼道士，为何进门不行礼？”元阳说：“驸马公，你要我行官礼、行佛礼、还是行道礼？”“鬼道士，官礼怎样？”“驸马公，你白虎公堂坐坐好，恐怕吓得你要倒。论官礼，你大不了是个皇亲国戚，占了皇上的光，吃点太平粮，你没有生杀大权。我呢？”

父亲是当朝文宰相，母亲是皇封正夫人。

我们拍拍肩膀一样高，无须对你把官礼行。”

驸马问：“佛礼怎说？”“佛礼呀，我与观音姊弟相称，十八尊罗汉与我结拜兄弟，我对你也沒有佛礼可行！”“那道礼呢？”“论道礼呀——

三官大帝是我先生，我是元阳小真人。

你驸马见我要下拜，跪请我真人进府门。”

驸马说：“你这个鬼道士，说话不从心上发，信口乱塌。你怎晓得我这白虎公堂好坐不好坐？三天之前东门外面有个举人在这堂上坐了一歇，回去就头痛发热。”元阳走上去一坐，巍然不动，稳稳重重。这遭驸马更加不敢小看他了。停了一歇，驸马又问：“道人，你既是宰相之子，为什么头发这么长，像个死囚犯？”“驸马公，这就是你的无知了。我是带发修，终生不剃头。

耳披青发长念佛，留个沙门那摩头。”

“道人，你既是宾州人氏，还没有通名报姓呢？”“哦，你要问我名和姓，我不是无名少姓人。

现住北极陀罗国，我名就叫‘度众生’。”

“你这个鬼道士，你晓得我属牛，有意来侮辱我，度我这属牛的中牲哩！”元阳说：“我不是将你比作中牲，我是度众生。众者是众多的人也。”元真十问十答，九问九答，驸马挨他缠得没法。就喊：“梅香，替我到厨房里弄点素茶素点，让他吃了好早点走。”梅香就想了：驸马爷也是欺善怕凶，三天前有两个道士拙口钝舌不会说，挨驸马爷一吊，对家溜得蛮哨。今朝这个道士有张能说会道的嘴，还骗到一顿吃哩。驸马公又对安童说：“替我称点银子给他，让他早点回家。”安童说：“驸马爷，三天之前来的道士挨你一吊，银子也不曾弄得到，今朝怎舍得给银子这鬼道士的？”“安童，我有这样的好处待他？出家人是不爱财的，我今天要试试他。

他如果受了我的银，我磨磨钢刀杀道人。”

一歇辰光，安童将五十两银子用钱盘托到高厅。“道人，我家驸马公有五十两银子送把你，说你山遥路远，让你好早点打转。”元阳说：“银子我不要。你家驸马公说我出家人不好爱财，我如果拿了他的银子，要挨他杀的。”安童把这话回禀驸马。驸马说：“你们这些冤家，这两句话怎好去告诉他？”“啊依喂，老爷，我气总不曾叹，不晓得这鬼道士从哪里听到的。”

主仆两个正谈论，公主娘娘早知闻。

公主娘娘多时不见驸马上楼，就问彩女。彩女说：“娘娘，今朝驸马爷遇到一个厉害的道士，同驸马公辩嘴，驸马还辩不过他哩。

你如不去帮驸马爷，就怕他今夜不得上楼门。”

众位，按规矩公主娘娘是不轻易下楼的。她要是不下楼，又怕驸马爷对出家人胡来，所以——

她急急忙忙下楼门，一帮彩女紧随身。

驸马见公主一到，立即起身相迎。驸马对公主把嘴一撇，公主对驸马开口一笑，也不理睬元阳。

元阳说：“你们两口子到合得蛮好，恭贺你们。

恩爱不过小夫妻，未曾开口笑眯眯。

随你夫妻多恩爱，阎王一到两分离。”

公主一听，道人话中有话，也不生气，反而叫梅香倒杯香茶给道人解渴。梅香连忙把香茶捧来，元阳真人又说了一——

公主送我一杯茶，茶杯里面泛兰花。

驸马把你当珍宝，出家人当你是烂冬瓜。

梅香说：“公主，此人可识抬举？你好好赐他一杯茶，他反过来将你比作烂冬瓜。”元阳说：“要我把你比作好冬瓜也容易的。

头上去掉两枝花，换掉罗裙穿袈裟。
陪我元阳去修道，功高德满坐莲花。”

公主说：“我陪你这鬼道士出家？”元阳说：“不是陪我出家，是学我吃素修道哇！”刘驸马挨他一羞，这个面子哪里肯丢？但又没得办法对他，就跟他扯淡，出难题他答。“道人，提到修道，我倒要问你：你晓得我们前世里是底高人投来的？”元阳说：“你取杯净水来，我只要用净水对屏风板上一喷，就现出你们夫妻原身，看见你们前世里究竟是底高根。”“安童，去取水。看这鬼道士变底高鬼？”元阳真人得到净水一蛊，大显神通——

吸口法水喷一喷，屏风上现出两个人。
也是一男并一女，一个尼来一个僧。

元阳说：“驸马公，这就是你们前世里的样子，望望可像？”驸马公一望，他前世里是个和尚，公主是个尼姑。一个在寺里诵《法华经》，一个在庵里唪《金刚经》。两人平时不得相见，要到大年初一才会上一面。这年大年初一，正好一个进山门，一个出山门——

二人对面笑一笑，结下姻缘海能深。

元阳说：“驸马公，你可相信？”“我不相信。前世里的事情是渺茫的。你晓得我现在过的底高日子？”元阳跑去用手一抹，将屏风板上的人影抹掉了。

法水再来喷一喷，屏风上现出两个人。
也是一男并一女，荣华富贵两个人。

元阳说：“驸马公，你再来望望可像？”刘驸马一望，与现在景象一模一样。他头戴乌纱帽，身上穿蟒袍，脚蹬粉底靴，手执象牙笏板。公主一望，她头戴凤冠，足蹬御绣花鞋，身穿金丝霞帔，走起路来摇摇摆摆。元阳打趣地说：“驸马公，公主在那现世呢！你前世里的丑总把她现出来了。”驸马又问：“道人，前世不谈，你晓我来世里可以过底高日子？”“我晓得的。”

法水再来喷一喷，现出来世两个人。
也是一男并一女，沿途乞讨度晨昏。
元阳用手一指：“驸马公你来望望看。”驸马公一望，两个人个子不高，沿街钉刀，强讨硬要。公主娘娘一看，张嘴就笑，笑驸马公沿街乞讨，元阳说：“公主你不要笑，你到来世里是双目不明的女瞎子，在街上用明杖‘秃、秃、秃’，口喊：‘先生们呀！少爷们呀……
做做好事把点我，救救瞎子落难人。
有眼胜在天堂路，无眼似在地狱门’。”

驸马说：“你这些鬼法子都是假的，快点替我抹掉。人也看霉了。”“驸马公，你不要不信，我将你三天之内的晓谕现把你看。但是你要走前三步，退后三步，脱脱帽子升升冠，才看你出的五行凶吉哩。”刘驸马依元阳真人，走前三步，退后三步，脱脱帽子升升冠。元阳一看：“驸马爷，你进是乾巽水，退是坤离木，三天之内要遭回禄。”“道人，这个不要你说。皇上给我的俸禄，今朝不到明朝到，明朝不到后天断定要到！”“嘿嘿，不是皇上有俸禄，是你家要遭回禄之灾。”驸马说：“烧那块？”“烧马房三间。”“你这个鬼道士赖在我家不走，咒我家失火。你说烧厨房我也有点相信，你说烧马房，火星星总不得进去，怎烧得起来？全是一派胡言。安童！”

把他关进夹墙内，外面封锁紧腾腾。
三天之内如失火，相信这个鬼道人。
三天之内不失火，将他身首两离分。”

刘驸马开口，安童动手，把元阳关进夹墙，外面封锁起来。元阳真人道功深，哪怕他这夹墙啊！

只听一阵砰砰声，飞身来到南天门。

元阳真人来到南天门拜见师父，三官大帝问：“徒弟，东灵寺修到底高样子？”“师父，不要提唷，我劝刘驸马用尽多少花样经，他毫无半点从善心。我又预兆他三天之内马房要失火，他又不信，将我对夹墙里一关，用我抵押，他说三天之内话不应，磨磨钢刀杀道人。”“徒弟，这事在我。”三官大帝随时来到御宰台前参见玉主，打发火德星君下凡。火德星君说：“哪家要起火，只要请到我。”随手带上火种火苗，火尺火球。火种撒到哪里，火苗透到哪里，火尺量到哪里，火球滚到哪里。又吩咐火兵火卒，带上水龙。火兵火卒说：“既然要烧，还带水龙去帮他救火？”“不，要护住他的正厅。”

火德星君下凡尘，火水二龙紧随跟。

火德星君说变就变，变作斑斓猛虎模样。头像笆斗，脚像锄头，尾子像扫帚，眼睛像铜铃，张嘴要吃人，毒气对外喷，哪个敢上身！一阵虎风，对花园里一攻。一班安童看守马房哩，看呀看，看到第三天，看见一只老虎进来，连忙向白虎大堂通报：“驸马爷，这个鬼道士，作兴是老虎精，饿了三天现出原身啰。”驸马说：“安童，有点小财发发哩。捉到活的我有赏。捉到死的拿起一剥，皮是皮肉是肉。皮给我做虎皮毯子，骨头熬虎骨胶，肉到街上去卖，一千个钱只割巴掌大一块。人家说怎这么贵的？你们就说，‘这是老虎肉’！”驸马又说：“安童，你们不要放松，替我带鸟枪去轰。”安童说：“驸马爷，不可。鸟枪一轰，惹火的祖宗。烧了马房，还怪我们安童。”“那怎么弄？”“只好带钉枪钻角去戳。”一班安童带了钉枪钻角来到花园。这里站一个，那里蹲一个，一眼不眨，等老虎进闸。老虎进来了，这里也喊打，那里也喊捉。一阵虎风，对马房里一攻。安童说：“该死畜牲，不要说打，将马房门一关，饿就要饿死你了。”有个安童说：“不要让它饿，饿瘦了一斤，少卖不少钱啊！”这遭，安童搬梯的搬梯，上屋的上屋，脱掉几片瓦，开个天窗，对下一望，照准虎头，用钻角对下一戳，老虎颈项一缩，钉枪对磨砖上一戳。“扑秃”，火星冒了满屋。这遭天火夹凡火，火星越来越大。开始菜籽大、绿豆大、豌豆大、团圆大，后来就斗样大、箩筐大。安童连三喊救，火苗对屋上直透，三间马房就怕不够。只听——

乒乓崩来乒乓崩，马房就在火当中。

元阳真人呼唤一阵鬼头风，瓦灰总吹得空打空。安童朝里通报：“老爷，烧了马房三间，正厅没得焦斑。”驸马跑去一望，瓦灰星子总没得半点。“安童，这地方干干净净，哪个把马房搬到别处去烧的？”“啊依喂，还有哪个搬到别处去烧呢，火还不曾熄，遇到一阵鬼头风，瓦灰星子吹得无影踪。”刘驸马想：“这倒惹鬼，真是该我倒霉。”

吩咐安童开夹墙门，放出那个小道人。

元阳真人来到白虎堂磕头到底，就像鸡子啄米，驸马老爷天，驸马老爷地，叫总叫不及。说：“驸马爷，恐怕预料不准，你就磨刀杀吧！”“道人，烧掉马房不是你能算到的。我这马房本来作孽不小。先是做厨房，后来开糖坊，再又做马房，触犯了东厨司命，糟蹋了九龄灶君，该要挨天火烧。烧掉了就算啦！”驸马公找个借口又说：“道人，再替我看三天之内可还有底高晓喻？”驸马又依元阳走前三步，退后三步，脱脱帽子升升冠。元阳说：“驸马公你不要见气，你眉心上面暴青筋，露红筋——

就怕在这三天内，阎王要请你去谈心。”

驸马公想：你这个鬼道士，先是咒我家失火，现在又咒我要死。我吃得蛮饱，脸上红堂堂，身上肥胖胖，伤风咳嗽总没得，三天之内就有飞来之祸啦？我不信。“安童，再替我把他关进夹墙去！”

我三天之内命归阴，相信道士有神灵。

三天之内不归阴，我要剥他皮来抽他的筋。”

驸马开口，安童动手。把他关进夹墙门，外面封锁紧腾腾。元阳真人就想了：两个哥哥还不曾脱凡胎呢？我不如趁此时机把他们弄到这夹墙里来，替他们脱凡胎吧。半夜辰光，呼的一声，元阳走出夹墙，对自家门前一站，口中喊：“大哥，你开门唷，你家三弟回来了。”大夫对总兵说：“二弟，我们同去开门，三弟回来了。”门还不曾开，弟兄两个先问：“三弟，你从哪里来的？”“我从刘驸马家夹墙里回来呱！”总兵说：“啊依喂，你从刘驸马家逃出来呱！三弟，你快点走！”

不要等刘驸马家捉逃犯，连累全家不太平。”

大夫说：“二弟呀，同胞弟兄看娘面，千个桃子一树生，开门让三弟进来。”兄弟二人将门一开：“三弟，三弟，你人在哪里？”人影也看不见。两个哥哥以为三弟已经死了，是魂灵回来的。心上一急，倒哭起来了——

三弟呀，你偏偏要去化皇亲，真是到老虎头上拍苍蝇。

三弟呀，你挨刘驸马处死夹墙内，阴魂不散来显灵。

这时，金太师也来了，说：“儿呀，你们也不要急，等天明你们弟兄两个去探听探听。如果你家三弟弟在他家，我与他一笔勾销；如果挨他处死夹墙里——

我到衙门去告一状，替你三弟把冤伸。”

一夜五更不必表，金鸡三唱又天明。天刚放亮，弟兄两个起身洗脸，用过早茶点心，辞别父母双亲——

弟兄两个站起身，张看三弟一个人。

众位，他们弟兄两个去过刘驸马家，路是熟悉的。穿街过巷来到刘驸马家门口，引磬木鱼一敲，直把嗓子对里喊。刘龙、刘虎赶得俏，连忙向里报：“驸马公，今朝又来了两个道士。”刘驸马说：“今天是月半，明朝十六是旺汛潮，一定有道士船到了。安童，随他多少，唤他进来。”安童来到府门口说：“驸马公有令，唤你们进厅。”

刘龙刘虎前领路，弟兄两个紧随跟。

弟兄两人转弯抹角，来到白虎堂——

双膝跪到平地上，驸马连叫两声。

刘驸马问：“道人，你们家住何方？姓甚名谁？”“驸马公，你倒不认得了？我们是六天之前在你家化缘的，挨你一吊，一个钱也不曾化到。今朝来问问：三天之前可曾有个小道士到你家来化缘？”“有的，是你家什么人？”“是我家三弟。”“喔，蟑螂虫同灶蟋子，是一个灶头上的。安童，替我动手！——

把他们关进夹墙内，三人一道共死生。”

弟兄两个也关进夹墙里了。两人对里一望，乌漆墨黑——

伸手不见五个指，面东不见面西人。

元阳真人想：“啊呀，我的两个哥哥进来呱！让我来叫他们：“上大人，孔乙己，为了我，又连累你。”总兵说：“哥哥，三弟在西边哩。”大夫说：“在哪头？看不见啊！”二人手挽手捉迷藏，从东对西摸。元阳从西头跑到东头：“重重叠叠上瑶台，两个哥哥又寻得来。”“嘿，三弟又到了那头啦。”弟兄两个又对东摸。元阳真人脚一伸，对地上一困，混身冰硬，弟兄两个捧住他就哭——

三弟弟呀，你今坐死夹墙内，连累你哥哥也不太平。

三弟弟呀，我们弟兄三个死在夹墙内，绝掉金家后代根。

弟兄两个哭呀哭，元阳伸手对哥哥脸上摸。“啊依喂，三弟你好坏，装死吓我们。”元阳说：“那个叫你们来的？”大夫说：“为了寻你这冤家。”“你们可要出去？”“三弟呀，来倒来了，去怎么去得？”元阳说：“我来放你们出去。你们用劲向前攻，攻到尽头就可以出去的。”这

遭，大夫、总兵用劲向前攻，只听“碰叮咚”！一个倒栽葱，一个头朝西，一个脚朝东，鼻子管里没得风，呜呼哀哉命送终。元阳说——

归去兮，归去来，夹墙里面脱凡胎。

元阳真人呵口气，两个哥哥又活过来。

元阳说：“从此以后，大哥叫凡阳，二哥叫回阳，我叫元阳。”

三阳从地起，五福自天来。

修成花仙果，同去会如来。

真人将两个哥哥带出夹墙，用手一指，面前现出三条大路：“哥哥，你们上哪条路？”“三弟，这三条路各通哪里？”元阳说：“这一条路通天，那一条路入地，还有一条路回金相府。”大夫、总兵就说：“三弟，上天嘛，我们现在还没有这道功；入地嘛，我们也不愿去，还是让我们回去修道吧！”

元阳真人显威能，又送哥哥转家门。

大夫、总兵回家不提。再说元阳真人仙风一阵，来到地府，拜见五殿阎君。五殿阎君问：“你是哪里来的？”“我从宾州来的，向你要张勾魂票好捉人。”“捉那个？”“捉皇亲刘驸马。”五殿阎君将生死簿扳起来一看：“啊呀，刘驸马还有十八年阳寿哩。地府里不好错捉，勾魂票我不借。”元阳说：“你真不肯，还是假不肯借？”阎君说：“这个不好开玩笑，我真不好借。”元阳说：“好的呢，你真不肯，我少陪了。这遭，我就找我的师父，向他借根生铜棍，对阴阳界上一撑——

不准死来只准生，吵得你阎王做不成。”

阎王一听，大伤脑筋，就想了：“格么，龙王管水，阎王管鬼。我鬼总没得管，还做底高倒头阎王呢？”

阎王老爷站起身，拱拱双手问来人：

你可是三官大帝的门生，应化元阳小真人？

“岂敢，岂敢，你猜着了。”“真人，我只听到你的名，还不曾见过你的人哩！”

麻布洗脸初相会，烧饼不熟面又生。”

阎君道：“早知是你借张票子么，哪要你亲自上门，只要带个信来，我就将刘驸马捉了送去的。这样吧！”

你在逍遙宮中等，我叫鬼使去拿人。

三天之内交还你刘驸马，汗毛总不少半根。”

元阳一走，阎王就想了：刘驸马寿延未满，就是捉来还要送他打转，不可在此久押！就想个办法，将刘皇亲的名字颠倒过来写：阳间亲皇刘，打僧骂道，罪孽不小，配他午夜子时到案！勾魂票交给无常鬼。无常鬼是执票的，晓得刘驸马威光大，要带点鬼使去才捉得住。这遭，无常鬼就点鬼。先点牛头马面、夜叉小鬼，后点高子鬼、矮子鬼、摸壁鬼、吊杀鬼、车口鬼、缩节鬼、冒失鬼、鲜翻鬼、瞌睡鬼……

阴风闪闪就动身，拿捉驸马一个人。

无常带着众鬼，来到刘驸马家，喊门神开门。门神问了：“你是哪个，做底高的？”“我们来捉人的。”“捉那个？”“捉你家当家人。”“啊呀，我家当家人还有十八年阳寿呢。阳寿一满，我开门迎接；阳寿未满，这门我不能开。”无常说：“你真不开门？”“不开。”无常想：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。走哪里？走后门。一班鬼使走到后门口喊：“钟馗老爷，开门哦！”众位，钟馗是哪个？是看后门的门神。钟馗问：“外面哪个？”“我们来抓人的。”“捉哪个？”“捉你家当家人。”“啊呀，我家当家人还有十八年阳寿哩。阳寿一满，我开门迎接；阳寿不满，我不开门。”

日里只准活人走，夜里不准鬼上门。

这时冒失鬼对无常说：“我为底高不开口？开到口总叫我‘冒老九’。当方土地当方灵，你不用当方土地，到哪里捉到人？”无常说：“这倒是真的。你出的好主意，我们再去寻土地。”

土地菩萨本姓张，住在村头角落上。

上山先要拜土地，他是保长先生管当方。

鬼使还不曾到，离老远就闹：“八老爷可在家？”众位，土地老爷不在家，上街点卯去了，只有莲花夫人在。她问：“是哪个？”“哦，我们来捉人的。”“啊，是你们，进来坐坐。我听我家八老爷说，往常他上街去点卯，你们待他蛮好，烧饼馒头尽他咬，还有带给我老嫂嫂。啊喂，你们早点来呢，我也好去切点面，买点蛋，给你们烧点小夜饭。我锅里倒烧了东西哩。”鬼使问：“烧的底高？”“土物毛芋头。”无常鬼就说：“好的，是时鲜货，我们城里人平常吃不到。”鲜翻鬼说：“我来烧火。”馋嘴鬼说：“我来上灶。”才只烧了两把草，锅里才有点响，馋嘴鬼掀开锅盖来就先尝。鲜翻鬼看见就吵：“还不曾圆气，你怎就先祭。”馋嘴鬼说：“不问，带点生才香呢。”格么，无常鬼个子又高，不得进去，在外面就喊：“也好给两个我吃吃！”鲜翻鬼又刁，就捡几个最小的芋头塞给他。无常鬼一望：“该死，这个八老爷天天上街赌钱，头总输昏了，芋头总不种种好，倒有螺蛳大，一把抓到几十个。”莲花夫人说：“我家芋头长得不小，不信我把个你望望。”无常鬼对莲花夫人手里一望：喔，像小猫。“哦，他们作弄我的，让我进来。”无常鬼又高，头对庙里一躬，腰顶到屋脊，头顶到北壁，身子动也不得动。他倒骂起来了——

土地土地实在刁，收到锞锭上腰包。

舍不得把衙门造造高，顶头顶脚又顶腰。

正是那七谈八嚼，土地菩萨回来了。无常说：“啊唷，八老爷回来了。”土地问：“城里有公事到的？”无常说：“是的。捉皇亲刘驸马。”土地连忙说：“走、走走！”无常说：“唔，这倒稀奇，往常来么讲讲说说大半天，还招待我们几袋烟；今朝怎像退鬼似的，不打等就赶了走？”土地说：“不要提，我几次要找他的岔子呢。他有二亩六分六厘田，种在我这庙门前，年年世世哄骗我，‘土地菩萨，你保我五谷丰登，我为你买猪头哩。’我不怕你们笑，就贪祭个猪头肉。我总保他棉花拾拾几滚包，棉桔拔拔动担挑。啊唷，他早也思量不到，到大年三十深更半夜，才打发安童打盏灯笼买了三个钱肥拍肉，一块豆腐水落笃，一对笔杆烛。我还不曾动筷呢，安童嘴一吹，‘拍秃’，说驸马拿回去照小麦。我有多恨！”

这叫地头无鬼不生灾，土地领鬼上门来。

连夜捉拿刘驸马，阎罗面前好交差。

卷八 登山显圣

付东流，弹弓钩。霜怕晒，出票勾。
大江滔滔水东流，鸟怕弹弓鱼怕钩。
嫩菜怕霜霜怕晒，人怕阎罗出票勾。

却说当方土地带领一班鬼使去捉拿皇亲刘驸马——
阴风惨惨来得快，前面到了张家墩。

一众鬼使来到张家墩。土地说：“大众慢点走，我有桩东西漏在家；回去拿下子。”“八老爷，你忘记底高东西不曾带？”“有个拂帚漏在家。刘驸马威光大哩，要用拂帚扫他的威光。”“好的，你快走，我们在这块等你。”土地去拿拂帚，一班鬼使蹲在张寡妇的屋后等他。这个张寡妇家婆媳两个总是寡妇。老奶奶年老手勤，天天积麻纺纱，赚到几个钱，买买油和盐。媳妇筋总懒皱起来，天天睡到日高三丈，总要婆婆起来烧早饭。这天，婆奶奶精神不佳，有点寒涝涝、热暴暴，就对媳妇说：“今朝我没得劲，你去把锅碗洗掉吧。”一催不动，二催不动，真正挨催得没法，媳妇才从床上爬起来，丧声丧气地说：“洗嘛就洗，人家没得婆奶奶还不要过日子！”婆婆说：“你这个懒鬼，难得洗一次锅碗，嘴里不干不净对哪个？”格么，媳妇才跟婆奶奶吵嘴，总有点气咕唠叨的。她把锅碗用水荡荡，扯以抹抹，用洗碗布揩揩。要刷锅子啰，可寻不到洗锅把子，就问婆婆：“洗锅把呢？”婆婆说：“可在里灶？”“没得。”“可抛在灶脚下？”“也没得。”“水缸板上可有？”“总没得。”婆婆说：“这也没得，那也没得，鬼吸去啦？”一班鬼使说：“人也霉煞得，又不曾有哪个进她的门，倒栽害我们偷她家洗锅把哩。”无常鬼说：“土地倒有点贼嬉戏呱，不晓得他可曾偷哩！”一歇辰光，土地摇呀摇走过去了，鲜翻鬼又鲜翻，促狭鬼又促狭，连忙跑到土地身边，背住他的衣袖一捋，拂帚对地上一脱，无常鬼走上前去给土地一个耳光，说：“你这个贼保长、贼土地！拿人家洗锅把你偷在身边，还害我们鬼使偷的。”土地说：“人也挨冤枉煞得，这不是洗锅把，是拂帚。”“哎，该死该死，才闹打你冤枉了，你不要见气，我来赔礼。”

一班鬼使又动身，驸马府到面前呈。

来到驸马府门前，无常说：“八老爷，我们不是不曾来，来过一趟了。前面门神不开门，后面钟馗不许进。人家说要想进门只要寻土地，所以请你来出主意。”土地说：“这样，前门是双岗，一个叫神荼，一个叫郁垒，这二神是要吃鬼的，你不要想进去；后门是钟馗看门，虽然他也捉鬼，但他的头老是仰面朝上，不对下看，你们不要声张，轻手轻脚从他夹肘窝里攻进去。”无常鬼说：“这倒是个好办法。”这遭，一班鬼使跟在土地后面，“嗦落嗦落”来到后门口。土地说：“你们不要作声，等我先进去。”土地正对里跨，有个下作鬼真下作哩，见到土地要进去，他一欢喜，“哈拉”一笑，惊动了钟馗。钟馗拿起鞭子一豁，本来是吓鬼的，哪晓得下作鬼对下一压，压得土地的肩兜。土地的肩膀一塌，所以人家说“土地菩萨的肩兜——塌的。”

也是当时吃一鞭，当方土地是塌肩。

土地说：“不是你这下作鬼一笑么，我进去了。这遭怎得进去？”大家想想没办法。无常鬼捉不到人啊，着急，只是顿脚。土地说：“有办法，走陈家弄。”大家问：“有多远？”土地说：“这个地方你们总不认得？就是灰尘弄。东厨老爷姓陈，从东厨老爷家烟囱里进去，他家没人管门。”一班鬼使说：“这真是土地老爷死儿子——绝庙的主意。”土地说：“不好了，出了主意还挨你们骂，下次哪个肯帮你们忙！”格么，骂归骂，笑归笑，公事要紧。刘驸马家屋檐高哩，怎上得去？无常鬼说：“不要紧，他家屋檐头高，我的个子也不矮。”他对下一蹲，鬼使

对他肩头上一站，一个一个送向上。送到最后剩一个下作鬼。他对无常肩上一站，嘴里喊：“高高哩！”脚下一塌，对前一滑，“扑通”一个倒栽葱——

跌得鼻肿眼又青，下作鬼又成了丑妖精。

无常说：“不能怪我，怪你下作。”下作鬼说：“不好了，我这遭脸上破皮，可有底高药医？”无常说：“来呀，吐口馋沫你抹抹。”“呀，我稀罕你用馋沫塌？”“啊，馋沫不是药，处处用得着。”土地催了：“你们快进去呀。”鲜翻鬼说：“我先进去。”土地说：“你先进去，嘴里要念咒语的。”“念底高？”土地先念一遍——

尔一旦，豁然贯通焉，霍落落站在灶面前。

这遭，一个接一个——

尔一旦，豁然贯通焉，霍落落坐在汤锅上。

尔一旦，豁然贯通焉，霍落落坐在水缸上。

尔一旦，豁然贯通焉，一个个进去坐灶上。

无常鬼人高块头大，坐在烟囱上不得进去。土地说：“你进去啊，你带班的不进去，叫他们在里面怎好下手？”无常说：“只怪我块头大，灰尘弄里通不过。”调皮鬼说：“你试试看呀？”无常鬼下去了，对里一攻，不紧不松。本来通得过的，哪晓得他家请个冒老九瓦匠砌的灶，烟囱束腰的，到了中间对里一卡，上不得上，下不得下。土地说：“不着躁，我来用拂帚对下拂。”调皮鬼说：“我们背住他两只脚往下拉。”这遭，上头拂，下面拉，无常对锅堂里一脱，身上弄得墨漆烂黑。从前的无常鬼穿白袍——

就从当年捉刘驸马，白袍无常换黑袍。

一班鬼使进去，东厨老爷签了字，家堂总圣画了押。来到驸马房前。刘驸马在做底高？夫妻两个在高楼上饮酒。一班鬼使说：“我们动手。”土地说：“慢，不曾好哩。要等他家阴阳人开口，才好动手。”底高叫阴阳人？就是女人，公主娘娘。刘驸马边吃边说：“安童，前天鬼道士说我三天之内要死呱，今朝已经第三天，又到这辰光，不会死的了。他说话不灵，明天替我拿三把刀磨磨快，把鬼道士统统杀掉。”公主说：“驸马公，不要这样。凡事看淡点。一个人在世能活几十年？今朝穿了鞋儿袜，未知明朝着不着。”土地说：“唔，阴阳人开口了。”馋嘴鬼嘴馋哩，看见他们在那吃酒，馋沫只对下流，要想弄他们的酒吃。怎吃到呢？促狭鬼说：“不要紧，我包你吃到。你靠近他身边，躲在他下巴底下。”刘驸马端起酒杯来正朝嘴里倒酒，馋嘴鬼用手对上一托，杯子底朝上，刘驸马不曾喝到酒，被馋嘴鬼吃去了。刘驸马说：“这倒奇怪，才间明明白对嘴里倒的，嘴里又没得，身上又不湿，这酒倒哪去了？哪里被鬼吸去了！”一班鬼使说：“明明是馋嘴鬼一个人吃的，驸马他一棒打十八个桃子，连我们都说到内。”众鬼使不服气，总对驸马身边靠。驸马的威光也减弱了。腾腾空“阿呸”，打了一个喷嚏。

“阿呸”一声惊动了台下的狗，
“啊呜”一大口咬了馋嘴鬼的脚趾头，
鲜血淌来紫血流。

为了馋口酒，惹出这种祸场头。

土地拿起拂帚就扫。一扫天光，二扫地光，三扫威光——

连扫三扫不好了，驸马毛病上了身。

皇亲刘驸马顿时头昏脑胀，毛骨筋酸，大叫一声——

公主呀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
才间我们讲讲说说好得很，怎腾腾空毛病上了身？
公主呀，我头痛如刀砍，心疼似箭穿。

一阵寒来一阵热，寒寒热热分不清。

公主呀，我太师椅上坐不住，搀我到牙床去安身。

公主对驸马说：“不要难过，哪个吃了五谷不生灾。”就扶驸马上床。驸马来到牙床，坐卧不安，公主倒害怕起来了。说：“安童，替我请个名医来替驸马看看。”安童说：“要得好，到郑洛桥请郑大先生。”“好的，替我快点去。”

安童奉了皇姑令，急急忙忙往前行。

安童来到郑洛桥去请郑大先生。郑大先生不只是个名医，而且兼开药铺。他出门看病与别人不同，他将药草随身带的。底高病吃底高药，随手配好随手煎，等病人把药汤吃下，毛病见退，他才回去。郑大先生见是替驸马公看病，哪敢怠慢，随即——

三步改作两步走，一只药箱紧随身。

郑大先生来到驸马府拜见千岁娘娘。公主娘娘说了：“乌星黑夜，有劳大驾。先生，请你帮驸马公看看是底高毛病？”郑大先生走到驸马床前，将被头掀开来对他看看，问：“驸马，你哪里难过呀？”“先生，我现在头疼，疼起来不知神；肚痛，生姜汤总不中用。”“啊，头疼、肚痛。”

头疼肚痛请到我，我来替你开药方。

川芎治头疼，肚痛用砂仁。

紫苏能发汗，补药用人参。

郑大先生跟手把药配起来，用紫铜吊子煎起来，随手一灌，驸马吃了一半，病好了呱。一班鬼使一看：“啊依喂，这个先生厉害哩。”促狭鬼说：“等我来。”用手一撩，驸马的牙齿一突。“啊依喂，我的牙齿又痛起来了。”牙痛不是病，痛起来痛断命。郑大先生说：“这个毛病移动的？不要紧，有我哩。

牙痛毛病请到我，我来替你点药名。”

金铃果子一点红，长在草上像灯笼。

人家说它没用处，拌和冰片好治牙虫。

用它一塌，驸马牙齿一点总不痛。淘箩鬼说：“我来。”淘箩底是圆的，放在他肚子上几转，痛得他浑身冒汗。驸马说：“不好了，我肚子又痛起来了。”“驸马，你熬住点痛。肚痛毛病请到我，我来替你开药方。”

花椒拌大黄，红糖共生姜。

再用两枝葱，服用葱姜汤。

驸马的肚子痛刚好，吵报鬼又上去到他身上乱搔，他浑身就起水泡。驸马说：“不好了，我身上痒煞了。”郑大先生把被头掀开来一望，浑身是水泡疖子。公主说：“郑先生，我家驸马怎害这种毛病，治到哪里害到哪里，可是小时候多吃了芥菜，发芥菜癩？”“不是芥菜癩，是小本钱客人贩大麦的。”“啊呀，是痒疮，怎害这个东西的？痒疮痒起来没法，恨不得要用刀上去刮。先生，可有底高药替他医？最好用种药一擦，一世总不发。”“千岁，你放心！”

痒疮毛病请到我，开箱倒笼来点药名。”

申药和硫磺，山楂共槟榔。

香附蜻蜓蛇床子，搽搽擦擦一扫光。

痒疮才治好，驸马公又喊：“公主，我又不好了。替我用被头盖盖脚。”才只把被盖好，驸马喊：“快点拿掉，人总要热杀得了。”公主问：“先生，驸马怎得这种病，一刻寒一刻热？”“唔，这是个好呆艮——鬼毛病。”

乌珠用七只，桃条用三根。

白钱纸用七张半，“三日子”好了休做声。

促狭鬼说：“让我来！”用手在他脚膀上一捏，驸马喊：“不好，我这脚膀发肿了。”公主叫安童把被掀开来一望，驸马的脚膀发光刷亮。问：“先生，怎这古怪病，又跑到脚上来的？肿到这功程，可是结毒火丹？”郑大先生说：“不是火丹，是倒头流火。”“流火哇？”公主娘娘嘴里不说心上想：流火破皮，就怕要下泥；流火发紫，就怕要死。先生说：“千岁，你不要愁。不要说是帮驸马公看病，就是替一般人看病么，我也不肯马虎。前年在山东峡，医只流火脚，中午时候还肿得像灯笼，到了下晚就消肿。”郑先生嘴上说好话，心里也在想：俗话说，头肿三年，脚肿眼前。驸马的毛病未知可得好哩！但还是要开药方的唷。

流火破了皮，冒失鬼郎中不会医。
一把龙胆草，六钱海蛰衣。
要得消肿块，绑块冬瓜皮。
马脚合，癌铃铛，既不圆，又不方。
人家说它没用处，手心拍拍敷烂膀。

无常鬼说：“这个郎中倒真厉害哩。让我来！”他人又高，块头又大，走上去一脚，把他的煎药吊子踢爆掉了。安童喊：“先生，药吊子爆掉了！”郑先生不信，说：“我这吊子是紫铜的，半世郎中做过来，从来也不曾坏过，今朝到你家来怎煨爆掉的？”回过头来对公主说：“千岁娘娘，我最说得爽直，看来我只能医到他的病，医不到他的命了！”

千岁娘娘呀，驸马的毛病我不看，你另请高明好先生。”
公主听见这一声，急得死去又还魂。

公主说：“先生，多谢你为我家用掉这许多药，费了这许多心。你说，要补你多少药本？”“千岁，这不要放在心上，我与驸马不是一日之交。只怪我本事丑，如驸马公毛病好转，我还要买点东西来张张他哩！”“先生，如此说，我怎得过意呢？你真正不肯收钱么，我这里还有件衣裳料子送把你，表表我的谢意。”旁边有个会做裁缝的能作安童说：“我也要巴结巴结郑大先生哩。郑先生，我来替你缝成衣裳带回去，省得你回去再请裁缝。”先生说：“那又烦劳你了。”安童说：“我和你郑先生蛮要好，替你做件适用的时式衣服。”郑大先生说：“底高时式？”“右边衣袖长，左边衣袖短；前面甫头长，后面甫头短，适合你们行医的穿。”

右边衣袖长，正好拢药包。
左边衣袖短，号脉不用撩。
前面甫头长，医杀小孩兜起来就好跑。
后面甫头短，到公堂上挨打板子不用捞。

郑大先生说：“说你的梦话！”把衣裳对那一撂，拔脚对外飞跑。

郑大先生回家转，公主更加苦伤心。

安童说：“千岁娘娘，不要哭。郎中先生说的，医到他的病，医不到他的命。最好请个瞎先生来算算看，他的命根可牢，可有药医。”公主说：“好的，你去请。”

安童奉了公主令，哪肯耽搁片时辰。

元阳真人一想：这个命别人不会算，只有我去。一变二变，变作瞽目先生模样。左手拿根“护身符”，右手提个“报君子”，瞎头闭眼，在府门外面用“报君子”一敲，“啞、啞、啞。”安童问：“瞎先生，这么晚你到哪去？”元阳说：“我是瞎子磨香——没晓夜。你是哪一位？”“啊，我是驸马府里的安童。”“哦，安童哥哥，你这么晚上哪去？”“请你去帮我家驸马老爷算算命。”“好的。不过，你家不是平常人家，门槛高哩，我没得眼睛，你要搀住我哩！”安童将瞎子搀到楼上。瞎子说：“哪位是千岁娘娘？”公主说：“是我。请你帮驸马公算算命根可做主？”“千岁娘娘，驸马公今年多大年纪？”“多大年纪？这、这我倒不记得了。”“不记得他的年纪么，可晓得他属底高？”“这我记得的。驸马公属骆驼的。”瞎子说：“十二生肖之中，没有属骆

驼的，只有属牛的。”“对的，是属牛。先生，我都气昏了，驸马的年纪都忘了，属相也忘了，我又吃不准，不知他是属黄牛还是水牛？”“哎，属牛就属牛，不管他黄牛、水牛。我要问的是多大的牛？”“大概五十上下。”“几时生日？”“吃馄饨的日子。”“是底高季节吃馄饨的日子？人有三节，鬼有三节，早烧清明晚烧冬，七月半馄饨不到中。是清明、七月半节，还是过冬呀？”“这我记得的，是最热的天气，七月十五日。”瞎子又问：“底高时辰生的？”“黄昏头”“哦，是戌时。”大众一听，又不相信：好好的皇上公主怎这样糊涂的？俗话说：家里有个病人，外面有个罪人，愁昏了。元阳真人眼睛一闭，掐指头就替他算了：“驸马属牛，五十二岁，七月十五戌时降生。算来乙丑年、甲申月、癸亥日、壬戌时，生男命八个字。男看三方，女看四正，排定时辰八字。生你的年代其年闰月，腊月十六交春——千岁娘娘，他家父母可好？”“先生，你照命算。”“戌时生得强，派他先克老子后克娘。驸马可有哥弟？”“先生，你照命算。”“有哥弟要派隔胞生。驸马是铁公星，山头上开门独家村，校场上旗杆独一根。千岁，驸马无哥无弟是独子。”“对的，是独子。”“驸马六岁行根，儿子多大？”“先生，你照命算。”“戌时生得真，没得后代根。千岁，你属底高？”“我和他是两条黄牛合张犁——同耕（庚）。”“两造同庚好，夫妻倒不绞。说你不要见恼，你们命里子孙没多少。”

刘驸马，大流年，五十二岁，
乙丑年，甲申月，壬戌时生。
夫妻俩，同年庚，不绞不克，
到后来，只好是，你送他终。
去年有点小灾星，直到如今未太平。
今年又得罪小道人，派他死绝流年在命根。

“先生，你帮他排排流年星宿看，可有救星？”“好。正月罗纪，二月太岁，三月太阳，四月血神，五月灾煞，六月文昌，七月白虎，八月飞廉，九月岁破，十月月德，十一月五鬼，十二月勾绞星过年。嘿嘿，千岁，我不是没双眼睛瞎嚼，驸马的领头星宿不好。罗呀罗，要挨磨；纪呀纪，只口气。倒要当点心哩！”

正月二月星宿好，三月四月总太平。
五月六月交好运，秤称银子斗量金。
“七月里不好了哇。七月是白虎当堂坐，非灾即是祸。”
八月里，飞廉星，飞来之祸，
有道人，进府门，要募金银。
九月里，岁破星，失时倒运，
小道人，要你家，独修东灵。
眼下又交勾绞星，绞得驸马不安宁。

公主说：“驸马流年星宿不好，再请先生帮起堂文王课。”“好，你到家神面前烧三支香，朝门外作三个揖。”公主依瞎子烧了香，作了揖。

元阳真人拿课筒在香头上绕三绕，又“笃笃笃”摇三摇，念道：“天何言哉，地何言哉，求之则诚，祷之则灵。奉请伏羲文王鬼谷先师，袁天罡、李淳风先师问卜：信女皇亲公主，为夫驸马，行年五十二岁，七月十五戌时降生。奈于即刻得染寒热疼痛等症，未知祸福凶吉。谨此，祷祈八卦大神，八八六十四卦大神，抑或命根短限，抑或鬼使作祟，有凶断凶，无凶断吉，赐予仙方灵散，驱邪祛逆。掌卦神君、翻课童子断定凶吉。”瞎子拿课筒里的卦筹对外一摊，假意用手一摸，“啊呀，是单单册内三爻兑卦，册册单外三爻艮卦。艮为山，兑为泽，合成一卦。”元阳将课筒又摇三摇，将课钱对下一倒，是“三爻”两字，又摇三摇对下一倒，是两个字“三爻”——

单单册来册册单，驸马不得过难关。

单单册来册册单，查查“鹿马”看如何。

公主问：“‘鹿马’怎样查法？”“用八仙台子放在堂屋正中，每个台角上摆一只碗。一碗棉花一碗米，一碗泥土一碗水。摸到棉花有衣裳穿，摸到米有饭吃；摸到泥土要下坑，摸到水要变鬼。”安童把台子摆好了。四样东西放好了，元阳用手摸呀摸，瞎头闭眼用手对水碗里一戳。公主问啰：“先生，你查下来鹿在哪里，马在哪里？”“千岁，我告诉你。

马在刀上走，鹿在滚汤锅。

妙药医不好，一命见阎罗。”

虎追病马过竹桥，纸造舟船浪里飘。

滚汤锅里煮冰片，驸马有命总没毛。

公主闻听这一声，只是啼哭泪纷纷。

安童呀，你拿出铜钱五十文，好让先生转家门。

元阳说：“千岁娘娘，你不要哭，我劝劝你。”

千岁呀，你不要哭来不要哀，快替驸马买棺材。

少要哭来少要啼，做它几件送老衣。

不要哭来不要哼，一心替他办前程。

元阳一走，一班鬼使来火。拿铁链子对前一套，拖起来就跑。哪晓得链子套错了，不曾套到驸马，是套着了土地。土地喊：“搞底高鬼，我不是刘驸马，我是当方。”“啊，壮胖？暴病死的本来就不瘦。”“不，我是土地。”“啊，你上古溪，还早哩，先要到县主城隍身边过个堂，才解你上古溪。”“不是的，我是八老爷。”“啊，是八老爷，我们弄错了。”这叫——

东厨老爷撕灶星，灯草拼命吸油瓶。

海水冲倒龙王庙，自家人捉了自家人。

这遭，鲜翻鬼上去在驸马肩膀上钉了两拳头，驸马肩膀上马上就是盆样大两处铁青。驸马喊：“皇姑，不好了，我肩膀上痛哩，困不住，背我起来坐坐。”刚刚才坐起来，一般鬼使用铁索链子绕个扣扣对他枕头上一放。促狭鬼到他腰里又是一拳头，驸马喊：“腰里痛哩，让我困下来。”头才对枕头上一搁，套进了铁索，鬼使背起来就走。驸马他——

两手只是伸，两脚只是蹬。

喊喊不做声，眉毛根根竖。

牙关骨咬得紧腾腾。

一班鬼使作弄他了——

你在阳间做官贪呀贪，背你到荆棘丛中钻一钻。

不提鬼使把刘驸马拖走。再提公主娘娘见驸马不哼声，就问：“你现在可要好过点？”好过底高哩，驸马眼睛一闭，馋沫一滴，一点也没气。公主不得过哇——

亲夫呀，你怎走得这么快，丢下我苦命好忍心。

驸马呀，现在我们日脚正好过，谁知阎王真无情。

公主在那哭得伤心，有个呆头呆脑的梅香牙齿一呲说：“公主呀，人心总同的。在生离不得，靠皮靠肉舍不得，死么已经死啦得，买口棺材置啦得，抬到田里窖啦得，你不要在家哭杀得。”皇姑说：“你这冤家，你懂底高？梅香呀！”

我要将驸马的尸体放家七天又七夜，表表夫妻结发情。

梅香呀，你替驸马头脚上边点盏火，好让他亮亮堂堂往前行。

安童呀，你也替他供碗倒头饭，白钱纸盖脸遮死神。

给他左手浮棉饼七个，右手桃木棒一根。”

不提公主看守驸马尸体。再提一班鬼使把刘驸马真魂背到鬼门关。元阳真人一变二变，变作在他家化缘的模样，口中就念——

东岳酆都地藏能仁，可有铜钱斋斋我出家道人？

功德无量，阿弥陀佛。

哎哎，这个道士三教归宗。驸马抬头一望：啊呀，他曾在我家化缘的。横相竖相，可真是的。“师父，你底高辰光死的？”“说你的梦话。只有你死，我哪家不去。天上玉皇家，地上凡皇家，阴间阎王家，海里龙王家，我家家总到。”

地府总共十三家，家家留我来喝茶。”

驸马说：“阎王怎待你这样好？”“待我好？十个阎王有九个是我的老表！”“啊，你和阎王是亲戚，可不可帮我说个情，带我家去？”“我认得你住哪里？”“唔，应该认得，你在我家化缘的。”“我就靠化缘吃饭，只有千个施主认得一个和尚，哪有一个和尚认得千个施主？”“师父，你在我家替我现世的呢！”“我八处里替人现世，哪记得许多？”“师父，你记性真丑，你曾关在我家夹墙里的呢。”“哦，慢慢慢，我吃过伤心苦是不会忘记的，让我来想想看。啊，你可是皇亲刘驸马？”“啊依喂，轻声点，他们在这里捉我哩！”“他们捉你，我也要同你算账。”

我们到阎王家去讲理，你打僧骂道可该应？

驸马说：“师父哎，

望你不要念旧恶，今朝带我转家门。

我一份家当千万贯，情愿用它来斋僧。

师父呀，你只要让我们夫妻会一面，情愿陪你办修行。”

“喔，情愿陪我修，一份家当总愿丢。你是真心还是假意？”“师父，我是真心诚意。”元阳说：“话是风，笔是踪，你要写出舍契文书来。”“师父，你写我来画字。”“啊，我写你画字？你现在好说话，等你还了魂，你比鬼还凶，我弄得过你啊？”“格么，你帮我向阎君家借枝笔，寻张纸，我自己写。”元阳说：“不对，我同你一对一，没中没证，你好赖的。”驸马说：“这怎弄？”元阳说：“去请县主城隍来写，十殿阎罗做证画押。”“格么，我不去请，我望见阎王就怕的。”“你怕就由我去请。”元阳随手将城隍老爷请来。城隍说：“往常坐堂主判，今朝只好做代书。”他笔头掭掭尖，就写了：“皇亲刘驸马，孽重愿回头。家有千间屋，金银并细柔。田地并树木，家产一齐丢。独修东灵寺，决无悔改由。”写过年月，驸马具名签字，十殿阎君做证画押。舍契文书写好之后，元阳对驸马公又敲弓击弦：“驸马，你可后悔？”“我决不后悔。”“你可修道？”“我一心修道。道人，你如不信，我——

双膝跪倒尘埃地，请师父做我领头人。

今朝当你罚誓愿，永世不开酒和荤。”

元阳说：“驸马公，你既然吃长斋办修行，弃产独自修东灵寺，就送你打转。不过，以后若有半点反悔，还是要送你到阎王家来呱！”“师父，决无反悔。”元阳说：“阎君老爷，请你送他打转。”阎君吩咐两个童子——

速速送他转还魂，不可耽搁片时辰。

童子问：“驸马公，山遥路远，你可认得打转？”驸马说：“我怎认得？”童子说：“你对西南上望望看，那一个大星一个小星就是你的家。”

大星是你头边火，小星是你足头灯。

步步对着西南走，立刻就到你家门。

阴风阵阵来得快，白虎堂到面前呈。刘驸马说：“童子哥哥，到了我家啰，这个地方我认得的。”驸马走进高厅，看见有一个人困在门板上。童子问：“你可认识他？”驸马说：“我不认识，这是哪个困在我家？”“你再仔细望望看。”驸马把头一低，童子一口还魂汤对驸马嘴上

一喷，只见驸马手之舞舞，足之蹈蹈。童子用力一推——

驸马真魂入了窍，苏苏醒醒还了阳。

驸马手一伸，足一蹬，熄了头边火，碎掉脚头灯，揩揩眼睛坐起身。安童、梅香一吓，命总没得。梅香喊：“安童哥哥，来打僵尸鬼唷！我原说买口棺材窖啦得，看呀看，看到这点好处。”公主听见赶紧走来说：“梅香呀，你不要怕。

也作兴阎王捉错了，今朝又送他转还魂。”

公主毕竟与他是夫妻，一点不害怕，一把将驸马捧住：“驸马哎！

你可是年纪轻轻不服死，丢不下我苦命一个人？

你可是缺少路费不得走，等我化点纸箔你再动身？”

刘驸马听得清的唷，不是少路费，是真的还了阳。只是口里说不出话，光用手在舞。公主说：“安童，倒杯茶来。”驸马喝到一口汤，眼睛有点光；吃到两口汤，身上热堂堂；吃到三口汤，说话声音响琅琅。叫声：“公主呀！”

千间房屋把我卖得干干净净，寸土没得半毫分。”

“驸马，你不要乱说，我家不是铜墙铁壁在这块。”“皇姑呀，算不到我家的了。才间一班鬼使把我捉到鬼门关，幸好遇到在我家化缘的道士，我就拜他为师，依他修身办道，愿将全部家产舍出去修东灵寺。舍契文书我总写给他了，字也画了。”公主一听：“啊呀，怪张怪李，只怪你自己。那个时候我说他是道士，不要得罪他；你说他是游方生，不要睬他；我说他化缘的，你说他舞鬼的。这个鬼舞得不大不小哩，总舞到阎王家去了！”驸马说：“公主哎，你不要怨恨了。

叫安童，到夹墙，开枷落锁，
将道士，放出来，再看分明。”

人放出来了。元阳真人对大夫、总兵说：“哥哥，我们跪他白虎厅上去。”弟兄三个来到白虎公堂，双膝一跪：“驸马公，你没有死唷？还望刀口饶命，笔头超生。”“师父，我才走阎王家打转。你们三人走吧，从今我吃素修道了。”元阳说：“你这才肯叫我师父？你既认我师父，我就收你为徒了。我来替你号法名。人无法名枉吃斋，锁无钥匙怎得开。你驸马叫端清，公主叫正直。”

端清、正直两个人，端端正正诵经文。

驸马说：“师父，你就来拆房子吧！不过要上半年暖和和的时候来，不要等下半年冷天风雪来。”“我上半年不来，下半年也不来。”“那你要拣月大来，月小不要来。”“我月大不来，月小也不来；亮星夜不来，暗星夜也不来。”“那你怎弄？总要等晴天来吧？”“晴天不来，雨天不来，起风也不来。”“你这也不来，那也不来，难道你不来拆了？要我写舍契文书是吓唬我的？”“唔，还有这服好药你吃？不来则已，要来立时三刻。”元阳离开驸马府，对哥哥说：“我到御宰台前禀奏玉主，准备到刘驸马家拆房子。”仙风一阵，元阳来到御宰台前启禀玉主：“刘驸马已愿吃长斋，舍出千间房屋，独修东灵寺院。我来求玉主派天神天将帮我去拆房子。”玉主说：“元阳功劳不小，依本准奏。”随即玉旨一道，交出点将簿子。

元阳手执点将簿，南天门下去点兵。

一点东方甲乙木，风伯雨师下凡尘。

二点南方丙丁火，雷公雷婆齐动身。

三点西方庚辛金，搬动哪吒二郎神。

四点北方壬癸水，托塔天王来压阵。

五点中央戊己土，八方天兵紧随跟。

众天兵天将下凡，腾腾空满天作变——

东南上方乌云起，西北上方紫云生。
白云过去紫云跟，轰隆轰隆响雷阵。
三个雷阵四个闪，狂风暴雨落凡尘。

驸马家夫妻二人欢喜哩：“师父说呱，起风不来，下雨不来，晴天不来，雨天不来。只要不来，哪怕天天落，落到过年，我家又不种田，又不是没钱。”元阳真人就在他头顶上，倒听见了：“啊，你们就这种心！”随手放出两条睡魔虫，对他夫妻俩鼻孔里一攻，只见他们眼睛发红，瞌睡朦胧，倒下来就困。

夫妻两个只是睡，人事不知半毫分。

观音圣母在洛迦高山，听到雷声隆隆，问声：“今朝哪个值雷？”二郎神连忙答应：“今日我临时值雷，帮元阳真人拆刘驸马的房子造东灵寺！”观音说：“小元阳瞧不起我，我倒要做不速之客哩。”随即仙风一闪，对元阳面前一站。“元阳真人，你真瞧不起我，怕我不会帮你扶柱棵？”“圣母，你说哪里话来。你身份高贵，我不敢惊动你啊！”“我倒跑上门来了，可多余我？”“我正要同你讲讲，这房怎么拆法呢？”“格么，你打算怎样拆？”“瓦末盘下来，望板砖搬下来，椽子挠下来。木是木，砖是砖，把它堆起来……”“哎，你这样啰哩啰嗦，倒要拆几年哩！”，

千间房子拆成功，不动万工也动千工。”

“圣母，依你怎说，你可帮我想想办法？”“啊，我来嘛，就是帮你动手的。依我之见，这千间房子用绳索箍起来，原封不动背走就是了。”“圣母，哪有这么长的绳子？”“我有。”观音老母将鹦哥索取出来。元阳拿起来望望，只有三尺多长。“圣母，这三尺绳子怎够箍房子？还不够系根柱棵脚？”“元阳，你别看这绳子短，长起来可以从南天门拉到北天门，东天门拉到西天门哩！”元阳说：“试试看。”观音说：“你是买主，照规矩你要先上房探掉三片瓦，我们才好动手呢。”所以，后来人家拆房子，总要让房主或者买主先上屋探掉三片瓦，这是显示尊重房主的权利。

也是当时兴此例，千古流传到如今。

元阳真人先上屋脱掉当门上面三片瓦，用根鹦哥索，先箍门厅屋；缠住正厅梁，再箍白虎堂；看看索子还有三尺长。这遭，将粮房库房、廡房厨房、台凳桌椅、家伙什物、锅灶火木——捆好，望望索子还有二三尺长。“啊唷唷”，大家打声齐心号子，托天大王托住，哪吒天王背住，四个金刚扶住——

鲁班用斧轰呀轰，风伯刮阵龙卷风。
大树吹得连根倒，小树吹成反扳弓。
磨子吹得调烧饼，石砾吹得舞流星。
老者吹得爬爬跌，少者吹得乱“打千”。
乌风暴雨了不得，驸马宫吹到半空中。

观音说：“房子腾空了，东灵寺的老房子可曾拆掉腾出空地啦？”元阳说：“那倒不曾想到这件事。”“何苦啊，你这没胡子宰相，嘴上没毛，做事不牢。”扫帚星说：“让我来。”他这遭用铁扫帚一扫，沙灰缭绕——

一扫帚扫到黄河北，飞沙蔽日到如今。

千间房屋落下云头，对那一顿，平平正正。大悲观音说：“元阳，像这个样子，香客不进来烧香的。人家不说东灵寺，还当驸马府。”元阳说：“圣母说的不错，要改装改装。”鲁班说：“要改装，我们来。”

白虎堂改作三宝殿，府门改作前山门。
暗楼改成明楼景，收藏经文劝善人。

青灰砖墙重新刷，姜黄色刷得亮锃锃。

不提元阳改寺院，再提驸马家两个人。刘驸马一醒，公主娘娘眼睛一睁，望望木皮皮没一根。倒又火起来了——

师父，你朝朝夜夜劝我修，修到这个好兆头。

你晴天白日不来拆，半夜三更做贼偷。

元阳真人用手一指：“驸马，公主，你们到底肯不肯拆？真心不肯，趁我背出去不远，再送它打转。”“啊呀，师父，你还在哪里？我是嘴上说说的，拆总拆掉了，我当真还要吗？”公主仔细望望，四周空空荡荡，凳也没一张，连床总搬走了。“驸马，我们房子没一间，牙床没一张，坐哪里修啊？”驸马说：“不要愁，我替你留好了的。”

“在哪里？”“我家坟堂不曾卖，我们上坟堂去。”

夫妻两个没处蹲，就到坟堂暂安身。

刘驸马夫妇二人才到坟堂，元阳真人来了呱。公主说：“师父，你怎又来了？”“啊，东灵寺少三间化纸炉，拿这三间祠堂去派用场。”驸马寻不到话说。公主娘娘毕竟是皇家出身，她见识大，就说了：“师父，你可讲理？”“我怎不讲理？”“既然讲理，就要凭据说话。——

你拿我家舍契文书摊一摊，我不曾卖去祠堂屋三间。”

元阳说：“你倒会找理哩。我再问你一声，你们究竟肯与不肯？不肯，我再找阎王去。”驸马听见阎王二字，命总吓掉了。说：“皇姑哎，随他去吧！”

我家满船芝麻总沉掉，不要再到糖边上剥芝麻。”

这遭，张班鲁班又动工，兴兴轰，搬腾空，一阵风，吹了上天宫，坟堂屋又拆走了。公主说：“师父，人有恻隐之心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我们蹲哪里？”元阳说：“有东西呢。我有块玉皇屏风板给你们，你们好遮风雨。”嘴里说话脚头走，元阳真人又上天空。元阳一走，公主说：“驸马你来呀，这块板怎样挡风避雨？”驸马说：“是这样：起东风遮东面，起南风遮南面，起西风遮西面，刮北风遮北面，落雨顶头上。从前我家是四关厢，现在有五关厢哩。”公主说：“你不要穷开心，给师父听见他又拿去的。”哎，提到曹操，曹操就到。元阳真人对驸马面前一站，说：“徒弟，你这个五关厢住不成了。”“怎的？”“佛老爷面前少一块搁手的板，我要拿去派用场。”驸马说：“师父，你真正要嘛，就拿去。”公主问：“驸马，这遭蹲哪里？”“坟堂里有大树哩，我们在树下修道。”夫妻二人才把树下刷刷干净，元阳又来了呱。“徒弟，东灵寺里少一个荫棚，我要把树搬了去。”驸马说：“既然东灵寺少个荫棚，我好事就做到底吧，你拿去！不过，你把我千间房子拆走，我总不曾看见你怎样拆法，这下子又要我这棵树，你是连根伐走，还是锯倒搬走？”“唔，不瞒你说，我一不伐根，二不锯断，而是拔桩。”“格么，怎样拔法，可让我看看？”“可以。但你们要离远点，不要挨风刮上天跌下地掼煞了。”啊依喂，驸马眼睛白呀白，只是对后缩。

张班鲁班兴呀轰，风伯老爷刮阵风。

大树摇摇就腾空，吹到东灵庙堂中。

炎天暑日香客多，省得再来搭荫棚。

驸马公主蹲哪里？只好蹲破窑。是当年造驸马府烧砖瓦的窑。二人来到破窑，暗洞洞没法蹲。驸马揩揩眼泪对窑里望望说了：“皇姑，我十六岁中新科状元，皇上爱我才貌双全，将我招为驸马；我现在穷到这种地步，怎对得起你龙胎凤骨？”

皇姑呀，我们从此两分手，你到皇宫去安身。”

公主说：“你这话错的。美男不可嫌妻丑，富女不好嫌夫贫。我不跟你分手。”“你真心不肯离我么，那就在外面等我，我进去倒倒刷刷。”这遭，驸马进去这里一揩，那里一轧，脸上弄得黑漆墨塌。公主一看：“驸马呀，你脸上怎忙得像锅底菩萨？我来替你洗。”嘿，不洗拉

倒，越洗越黑，黑得放光，就像黑脸玄坛赵公明。

后来驸马修成正，封为五路黑财神。

却说东灵寺改修成功，元阳真人谢谢各位天神天将，回转天空，把两个哥哥带到御宰台前。玉皇说：“善哉善哉，大有功德，我来封你们神职。

还阳前来听封赠，大茅祖师你当身。

回阳前来听封赠，二茅祖师你当身。

元阳前来听封赠，三茅祖师你当身。”

弟兄三个封了神职，谢过玉主，来到自己家门，先是拜见父母，随后会见熊、桂二氏。熊、桂二氏对元阳说：“三叔叔，东灵寺修好了吗，也好带我们去看看。”“嫂嫂，诸人好去，你们不好去。你们妇道之人不懂底高，到那里白话连天，废话连篇。”“我们去，只看不开口总好的呢。”“啊，既是如此，我带你们去吧。”叔嫂三人来到东灵寺，眼前焕然一新。她们哪肯不开口。熊氏说：“叔叔，到底你年纪轻，是没胡子宰相，菩萨的坐位总分错了，大菩萨坐在边上，小菩萨倒摆在中间。”“嫂嫂，我原说不带你们来的，晓得你们要说冒失鬼话的。要知道——

弥陀佛虽小当堂坐，金刚虽大看山门。”

桂氏也开口了：“叔叔，有哪家像这个庙里，把锅堂门砌了朝外的？逢到天阴下雨，烧火老爷岂不吃尽大苦。”“嫂嫂，你说的也不对。那不是锅洞，是化纸炉；那不是烧火老爷，是韦驮菩萨。”“韦驮？小气鬼菩萨。”“嫂嫂，你怎晓得他小气的？”“啊，他还不小气？他对这块一站，人家从山门外大担小担的东西对里挑，他望总不望，如有哪个从庙里拿根草叶子对外跑，他勒头暴眼看好你的。”“啊，怪道你说他小气呢。他不是小气，他在庙里只派站这个位子。”

韦驮菩萨是十世真童体，敕封三洲护法身。

手执一支降魔杵，望望泗洲可出小人。

嘴里说，脚下走，前面又是一重门。元阳说：“这是佛门，你们进去看吧。”熊、桂二氏头对门里一攻，元阳大显神通，喷出三昧真火，烧得熊、桂二氏没处躲。

归去来兮，归去来，二位嫂嫂脱凡胎。

元阳一阵风，回到父母修道的住地。点起南方丙丁火，草庵烧得火熊熊。元阳叫声：“父母双亲跟我走！”老丞相说：“孩儿，我们怎跳得过火坑哩？”元阳说：“你看得过，跳得过。”丞相对火坑里一跳，元阳念动真言——

归去来兮，归去来，火坑里面脱凡胎。

父母双亲朝前走，逍遙自在上蓬莱。

元阳真人又到北海浮山替王氏脱过凡胎，带上东灵；到极乐村替岳父岳母脱过凡胎，也带上东灵。再到破窑用脚一踏，窑对下一塌，刘驸马夫妇二人对窑下一压

归去来兮，归去来，公主、驸马脱凡胎。

元阳又来到太行山替四个安童脱了凡胎——

把他们度到东灵寺，个个成道坐莲台。

元阳一阵仙风，又来到御宰台前：“启奏玉主，我到哪里显圣？”玉主说：“既要显圣，我赐你三只黄鹤，你们弟兄三人各乘一鹤，寻找圣地去吧！”——

云雾腾腾就动身，三人骑鹤下凡尘。

仙鹤腾云展翅，一飞飞到通州太兴，对下一站，地对下一陷。“啊依喂，不好，这个地方不是我们蹲的，土地太软。”

太兴地方站一站，留下一座小茅山。

依还又跨鹤腾云，飞到靖江孤山。孤山三十六丈高，对下一站，陷下去十八丈。

孤山顶上蹲一蹲，留下一座“三茅峰”。

年年有个三月三，善男信女上孤山。

孤山地方不好蹲，飞过大江到秦王山。

秦王山上蹲一蹲，留下一个歇脚墩。

仙鹤展翅向西寻，来到丹阳句容山。这座山身跨三地，一边金坛，一边丹阳。仙鹤对下一站，一点总不陷。元阳说：“唔，这个地方才是我们蹲的哩。”走到半山，前面来了一位长老，白发苍苍，好似银霜。弟兄三个走上前深深一礼，一躬到底：“请问长老尊姓大名，主管何事？”那位长老对他们一看，眉舞眼笑：“三位不要见笑，老夫勾龙是也。玉皇派我替三茅看山的。”“啊，替三茅看山的？我们是奉玉主旨意来此修炼的，此山可否让给我们？”“可以，可以。不过，玉皇已封我为半山土地，但还未立个庙门，你要替我在半山上造座土地庙，让我有个安身的地方才好。”“要造多少房屋？”“多少不论，哪怕是一间，只要造得高些。”“要造多高？”“我会射箭的，箭射多高，就造多高。”元阳晓得勾龙是位水土英雄，箭法很好，就心存戒备。只见勾龙牵过马来，跨上马背，打马加鞭，在山上溜了三圈，而后拈弓搭箭。“嗖”，元阳用手往下一拍，箭离弦只有丈把高，“啪秃”，箭头对下一落。所以——

土地菩萨心高命不高，庙堂只有一人一手高。

句容山是座荒山啊，元阳登山显圣么，没得庙宇房屋怎办呢？大悲观音知道了，就想：此事还得我去帮忙。她用杨枝净水一洒，半山的枯井里就冒出木头来。三茅祖师见到井里对上长木头，就一手一根对上拔。左一根，右一根，山上堆得密层层，井里还在对上出。老古话：涨东西的时候不好声张，一声张就不再涨的。就在这时，大茅祖师跑来问：“兄弟，还有吗？”这一问，井里就不对上出木头了。所以，三茅大殿的正梁短二寸，也没有多余木头换下来。三茅祖师用手一招，张班鲁班下凡，把木头锯锯断，长的做柱子，短的做横梁。锯到最后，有一根正梁只差二寸长，就是搁不上。张班弄得没法，就用斧头柄对下一压。鲁班说：“哥哥，这算底高？”“你不要管它，就算梁脚。”众位，在这之前砌房子是不用梁脚的——

也是当初造三茅殿，梁脚沿用到如今。

这遭造起——

大茅二茅三茅宫，巍巍宫殿到顶峰。

一切安顿就绪，钱太夫人说了：“我们满门家眷总修炼成正，脱了凡胎，还有你母舅钱毛龙在镇守北荫山关，还未度他成道。”三茅说：“母亲，我去劝他。”大茅说：“让我去。”三茅说：“你要去就让你去。”大茅道貌岸然，来到北荫山关。他变呀变，变作米样大的一个弥陀佛像，躲在母舅的饭碗里。如果让他拣到，只要说声“佛”，那就度成功了。哪晓得钱毛龙在饭碗里扒呀扒，扒到一个鬼东西，说声：“饭碗里怎有这个鬼的？”大茅听见母舅说他是鬼，晓得度不成，立起身来就走。大茅回到句容山对三茅说：“兄弟，母舅无心念佛，我劝不动。”二茅说：“让我去。”二茅来到母舅衙门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二八青春美女模样，对他柴房门口一站。烧火丫环捧柴的，看到这一美女像观音活佛站在柴房门口，随手禀报钱老爷。钱毛龙说：“怪不得柴草不见烧？快点替我捉住这偷草鬼！”

二茅听见这一声，就怕母舅打外甥。

还是三弟道功深，让他来劝母舅转回心。

二茅回去，三茅又来了。三茅来到母舅门口，在手掌上写一个“雷”字，用两只手掌合起来使劲地搓，雷就在上空轰隆轰隆不绝声。雷越响越近，越打越响，几个耀眼闪电一闪，像蛇添子伸来直刺钱毛龙的眼睛，要把他吞吃下去。钱毛龙虽然是个武将，这时心里倒怕起来了：“天哪，我虽然杀人么，总是杀的敌手，没有杀无辜良民啊！”这一说，雷电渐停。钱毛

龙说：“阿弥陀佛，菩萨长眼睛的。”三茅祖师对他面前一站：“舅舅，你早念阿弥陀佛，就不要受这种惊吓。”“啊呀，还是你外甥唷！”“哎，我是奉母命来的。我家满门吃素修道，都已修成正果，你既晓得佛法无边，我也来度你成仙。”随手在衙门里烧起熊熊大火——

归去来兮，归去来，钱毛龙在火坑里脱凡胎。

仙风阵阵，三茅祖师又到宁都府。王将军当初在终南山跟他拍过手掌的。哪个迟修成正，要替早修成正的看管山门。三茅祖师来到宁都府替王将军脱了凡胎，带他到御宰台前。玉皇查出封神簿一看，王将军比元阳迟三天得道，封他为令官菩萨。

也是玉帝一句话，令官菩萨管山门。

三茅祖师仍旧回到句容山，安点神位，奏明玉主敕封。封到最后，全家满门男女老少，连四个在太行山修道的安童都有神位和座位，只有三茅的母舅虽有东岳神位，在句容山没他的座位。钱东岳问了：“外甥，我不愿修，你罚我修，修到最后座位总没得！”三茅祖师说：“母舅，你不要愁，茅山上没有你的位子，你到无锡惠山上去。”“外甥，我不去。你们一家都在句容山，香客总上你家茅山烧香；我一个人在无锡惠山有哪个去进香啊？”“母舅，你放心，如果没人敬你，就来找我。”

钱东岳菩萨没奈何，只好惠山去安身。

此话丢下不表。再提陈式金其人。陈式金家距凤凰山十里，是穷苦人出身，靠樵柴为业。他逐日樵柴逐日卖，卖到铜钱买米买盐买小菜。那天到凤凰山樵柴，看见一只五颜六色的彩鸟歇在一块石头上。他虽是樵夫，见识也不小，断定是一只凤凰。古话说：凤凰不立无宝之地。如今凤凰站在这块石头上，这块石头一定是件宝贝了。他的力气又大，扛起石头就上街。

急急忙忙朝前奔，扛上京都外罗城。

陈式金在外罗城喊“献宝”，外罗城的把关说他是骗子，他的脚挨斩掉了。又到里罗城喊“献宝”，里罗城的守将说他是呆子，他的手挨斩掉了。又到午朝门外喊“献宝”，值殿官说他是疯子，他的头又挨斩掉了。他的头滚在地上还喊“献宝”，皇上一想，这个人杀冤枉了，这块石头可能真是件宝贝。就吩咐御前校尉凿开来一看，果然里面有三颗金印。一颗“天子万年”，一颗“灵宝大法师”，一颗“三茅应化真君”。随手吩咐钦差将“灵宝大法师”金印交把张天师使用。“天子万年”印是皇帝的，由皇帝执掌。但是皇帝不信有“应化三茅真君”。恰巧有一天他游看湖景，四周一些妖魔向他要一颗宝印，皇帝就将那颗“应化三茅”的印对外抛。

三茅将金印一调，皇帝倒将“天子万年”印抛出去了。妖精吃了这颗金印，立时化为乌有。皇帝回转皇城拿出来一望，自己的金印没得了，只有“应化三茅”的印。想想没法，就将“应化三茅”几个字磨掉，刻起“天子万年”四个字来。哪晓得明明刻的是“天子万年”，用朱砂印泥打上去还是“应化三茅”。皇帝看看倒火起来，一剑斩去了一个角。所以茅山上的印是缺角印。你到茅山烧香——

打到一个缺角印，一年四季总太平。

后来皇帝一想，陈式金为献宝送命，杀得冤枉，实在对不起他，就追封了他的官职。

陈式金献宝遭冤死，一门九族受皇恩。

再提三茅祖师在茅山显圣，吩咐金坛地方来替他开青黛河，引水上山，给香客净身沐浴，煮饮烹茶，河开成功，腾腾空一阵狂风，将挑土的扁担吹上虚空。扁担对下一落，堆成一座扁担山。

青黛河里船来往，扁担山上毛竹多。

从此善男信女，扶老携幼络绎不绝地朝山进香。有个黑面武将，听说三茅菩萨灵验哩，

也就诚心诚意上山烧香了，而且三天之前就斋宿。底高叫斋宿？就是既不吃荤也不夫妇同居。黑脸将军心是诚的，就是到了半山，脚膀不得向前，一步也走不动。他就想了：“我是真心诚意来的，为底高不得上山？”左思右想，想起来了，原来他脚下穿的靴子是皮的。三茅祖师灵感真大哩，穿双靴子在脚上总不得上山！想想没法，就把靴子脱掉，赤脚向山上爬。一到山门，看见一个人挑整猪整羊来敬三茅菩萨。他心里就思索了：我穿一双靴子还不得上山，这个人整猪整羊怎准他进来的？再望望东殿上有只大鼓也是皮蒙的。他嘴里不语心上说：菩萨太不讲理了。人有蛮人，菩萨也有行蛮的？你这面鼓不是皮蒙的，怎好安在山上的？三茅一听，叫王令官走上去一鞭：“嘣！”鼓皮爆掉啦。当家和尚又用皮蒙上去，“嘣！”又爆掉啦。当家师没法，就用麻布蒙。

麻布蒙的茅山鼓，千古流传到如今。

三茅菩萨就托梦给黑脸将军：“你虽诚心斋宿三日上山，可为底高还穿皮靴呢？这叫知法犯法。挑整猪整羊来的是农妇村夫，只晓得礼越重心越诚，所以我不计较他。”黑脸将军一想，这倒不错。可是王令官已同他结了冤仇，盯住他三年。若是黑脸将军做事心意稍有不正，就要请他吃鞭。这年六月中心，天气酷热，黑脸将军领兵出征，口渴不过，走到一家瓜田里去买瓜。种瓜的人见到兵来，吓得逃离瓜田，没人看瓜，黑脸将军就摘瓜吃。王令官想：今朝要请你吃鞭了。不论甜不甜，你还肯给钱？就将鞭子执在手，准备往下打。黑脸将军倒底是清官，瓜摘下来不论甜与不甜，先称斤两，后估价钱。瓜肉子吃掉了，将钱放在瓜皮里合起来放在原地，等人家来摘瓜么，钱在瓜里。王令官拿不住他贪赃，就去看他的兵马吃饭可爱惜粮食？哪晓得黑脸将军的军纪很好，在饭里吃到稻子，一粒粒拣起来去喂马，一粒都不浪作。皇上要他到边关抵敌，他来茅山许愿，保住他抵敌得胜，他捐一条紫金槛装到三茅祖师的殿门上。后来他到边关抵敌，真的连打三个胜仗，把敌国犯兵赶走，回来就送了一条紫金槛。紫金槛嘴说是金的，实则是假的，是用紫金皮包在木槛上的。格么，茅山上三条紫金槛啊，还有两条哪来的呢？贺员外求子，到茅山偷了道士的一条旧棉絮回去，生到一个儿子叫贺石良，十六岁中了新科状元，也铸一条紫金槛送来，说是紫金的，实则是铅的，上面包一层紫金皮。等到后来皇上去茅山还愿，才铸了一条真紫金的。

茅山上三条紫金槛，两条假来一条真。

钱东岳菩萨在惠山上等啰，一等也没人来烧香，二等也无人来许愿，他到心急起来了，就下山去看望外甥。才出得山门，熊、桂二氏从茅山赶来了。“唔，说母舅在惠山显圣的呢，怎不在正殿的？”钱东岳听见喊母舅，晓得是外甥媳来了，赶紧回来。他不好意思对里跑，就脸朝外对后退。才只退到天井里，熊、桂二氏手里拿的香头，对他脚上一抛，他的脚像挨钉钉在那里拔不出来了。所以，惠山上的东岳菩萨不在正殿，站在天井里受香火。

蹲不蹲来撑不撑，娘舅不能怕外甥。

惠山有个钱东岳，站到如今脚可疼？

三茅祖师晓得无人到惠山娘舅身边进香，站在茅山上向众香客教诲——

惠山比我茅山高，我娘舅在惠山东岳庙。

不到惠山去烧香，茅山上烧香也没功劳。

惠山要从无锡过，无锡城里耍货真不少。

买上几个泥娃娃，带回家去哄宝宝。

无锡城里通草花，带给亲戚小姐家。

买块湖绉包头巾，带给你生身老母亲。

买些梳篦红头绳，绣花绒线绿沉沉。
务必嘴里别作声，带给你原配正夫人。

乡下人家小娃娃，五忙六月地上爬。
烧香经过无锡城，买部六角好栏车。

乡村许多老婆婆，腌菜搭粥真受苦。
惠山烧香来经过，无锡城里买好腐乳。

雷阵渥闪轰呀轰，一阵雨来一阵风。
无锡城里雨具多，买它几只大斗篷。

天阴落雨水滴滴，栽秧耥稻在田里。
要得不被雨淋湿，买件长毛好蓑衣。

散碎铜钱带得多，横一摸来竖一摸。
乡下人欢喜吃籼子饭，买只单鳌平底好淘箩。

东西买得成了堆，没法再朝身上背。
靖江人过江上了岸，叫部小车对家推。

车子推起来咿呀嗡，时也济来运也通。
保佑种田田出谷，行船出港遇顺风。

走到天妃宫转个弯，北门十里有座山。
三茅曾在这孤山歇过脚，就是当年三月三。

长江滔滔水东流，孤山像头小困牛。
劝你们弟兄莫淘气，妯娌不要结冤仇。

一席教诲真正灵，四海之内总知闻。
从此茅山与惠山，香火日夜不消停。

高祖皇帝晓得三茅祖师在茅山显圣，带了文武百官也来进香还愿，钦赐一条紫金槛。
回到京都又召集一班风流才子——

写出一部《三茅卷》，千古流传到如今。

再出榜文一道，张挂到各州各县，建造三茅殿——

塑起三茅金容相，普天同庆好烧香。

朱明春、陆满祥、陈子轩、王国芳 演唱
吴根元、郭寿明、缪炳林 搜集整理